

時事月報社叢書

# 新編白

編主 耿民 陳  
述譯 銜 沈

3C

33.7

正中書局印行

## 譯 序

這本書在一九四〇年出版於倫敦，當時緬甸尙是天堂，所以書內一片太平景象，到了緬甸已經淪陷多時的今天，當然有許多地方不能與事實相合。好在本書的格調，偏於文學方面，沒有多大時間性，所以受戰事的影響還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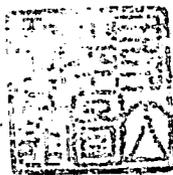
作者格蘭特 (W. J. Grant)，是一個英國人，曾經做過英文仰光時報的編輯，他以所謂「人身化」的筆法，游記的體裁，寫出了這一本書。「人身化」的結果，有些地方的確描寫得很生動，有些地方便很牽強，同時因為作者是一個西方人，所以對於東方的一切，都覺得很新奇，在這些地方用了很多的筆墨，可是由一個中國人的眼光看來，便似乎是多餘的。

① 本書的原文有些地方（大概是爲了加重文學意味）頗覺過於做作，作者還不必要地引用了許多北歐神話的事蹟來作譬。使譯者下筆時大感頭痛。曾經幾次擱筆，幸虧陳登鯨先生不斷鼓勵不斷敦促，纔終於提起勇氣，譯到了底。可是譯得特別的慢，從去年冬天開始，到了今年五月底纔告完成。

譯得慢，當然是爲了仔細，可是因爲手頭可供參考的書實在太少。有許多古典無法詳加考證，所以錯誤之處，恐還是很多，希望朋友們能夠不吝指教。

附帶要說一句話，作者對於高爾夫球似有特別嗜好，所以

( 1 )



在書中屢屢提到關於高爾夫球的種種，尤其以毛淡棉及塔瓦爾？章爲甚，這種運動在西洋很普遍，作者用了大量篇幅，或許不無道理。但在中國，情形就迥不相同，所以我就大膽地把這些地方大加刪削了一番。——雖然有已經化了很多力氣譯了出來的。

沈筠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MG  
K 932.7  
2

## 目次

第一章	緒言	1
第二章	概論	7
第三章	工業	11
第四章	地理狀況	17
第五章	緬甸的河流	22
第六章	西湯河	27
第七章	薩爾溫江	31
第八章	緬甸的都會——仰光	35
第九章	曼德勒	49
第十章	毛淡棉(摩爾門)	57
第十一章	塔瓦及米格	61
第十二章	邁美阿及卡佬	63
第十三章	普羅姆	67
第十四章	其他地方	71
第十五章	緬甸的歷史	76
第十六章	佛教——緬甸的宗教	88
第十七章	緬甸的人民	98
第十八章	教育	106
第十九章	農業	110



渝2392

第二十章	新句的新憲法	113
第二十一章	撰譯	117
第二十二章	節期	123

## 第一章 緒言

緬甸是大英帝國各子國中最年青的一員，她也許亦是最有興趣的一員，當然她又是最不爲人所瞭解的一員。自從最後一位緬甸國王將他的已經不穩定的各項特權奉送給住在曼德勒（Mandaley）的英國人以來，實際上，緬甸就一直附庸在印度的統治之下，而不大爲外界所知曉。原來的意思亦只是權宜之計，因爲下緬甸先此被英人征服，征服後，其行政權即由加爾各答當局司理。所以當上緬甸亦加入大英帝國的系統時，在行政上便依邏輯推論，也把它盡到印度帝國的系統中去了。但聰明的觀察家並不滿意。無論在精神上或在種族上，緬甸都與印度不同。她的宗教，不是印度教。而在傳統上，她與印度的親屬關係，正如鐵礦石與塗了牛油的面包之關係一般。緬甸人是勇敢、善良，而在重要事情上都依常識行動的人。印度人則是勇敢、想像與宗教哲學的結合體。最重要的，緬甸人是蒙古種，而印度人則是阿利安種。這許多歧異之點，能混成一種政治協調麼？即是印度政府亦毫無把握。但凡是政府，很少有未雨綢繆的。那種方便，到今天止，已經很夠了。緬甸已在印度的行政血統之中成長起來，而已經踏進行政血統中的事情，如欲把它放逐出來，則光是用類似治療的辦法，是不夠的；印度之繼續統治緬甸，僅僅靠着習慣的力量，緬甸之繼續接受這種統治，亦僅僅因爲這同一

的理由。當然這許多事情，過去在講壇上都說過，在報紙上都登過；但在民主政治斷氣之前，將來要在講壇上和報紙上發表的事情還多着呢！所以，官方並不注意。這不是官方所注意的場合，只要它還不能擊斷任何骨頭或拉卻太多的頭髮，則它尚不致跟蹤那政治煽動的可怖手段。

所以，緬甸依舊是印度的一省。有些人竟有勇氣說她是辛勒拉省(Cinderella)。他們說印度在緬甸毫無利益，因而為緬甸所做的事情，總是儘量的少。他們說雖然在司法上，緬甸是不平等的，但在國家會議中，她不是平等的。也許以前的事實確是如此，但那是因為緬甸既僅是印度的一省，便當然在世界大事上很少聽到她的名字了。嚴峻的專門教員，告訴學生說，緬甸的米，是一種世界商品，伊洛瓦底江不是斯底克斯河的支流，但我們懷疑是否人類意識的靜穆堡壘，是這樣容易受襲擊的。青年的頭腦，並不會遐想到甲狀腺所供給的能力以外，即常用金箍將知識燦爛地呈獻上來時，也是如此。所以，這是很堪懷疑的，是否上一代的男女兒童，都能肯定地說緬甸是在什麼地方，或是否通曼德勒之路，並非吉普林斯克(Kiplingesque)天堂中一種地理上的假定。我並不責備這些可憐的事情，它們不是必得加上些零頭碎屑與割裂的不定詞麼？甚至成人在因某些事情或別的緣故而得到一點暗示之前，也不知道他們是在什麼地方。要發現一個葬身在優波尼沙(Upanishads)的繁重推理之中的緬甸，實與在地震以後，要發現埋在底層的紅寶石同樣困難。就這樣，一頁平庸的歷史，在緬甸身旁輕易地逝去了。她依舊坐在她的辛特勒拉角落裏，一直到上帝慈悲為懷地把西門約翰爵士送到這東來為止。約翰爵士倒是個真正的「嬌媚王侯」。他看齊

楚了緬甸的地位，並且很加以稱羨，是一個親愛的、甜蜜的、單純的創造物，保有着精美的寶藏。因此他在報告裏便寫道，緬甸應與印度分開，她應在帝國系統之下，享有獨立的地位，因此就辛特勒拉而論，中央權力的命令應即停止。

關於整個局面，曾費過很大的力量。一種聰明而寬大的民主政治曾一度宣稱應付印度問題最公平與最光明的途徑，是獲得在這一點上的公正報告，但同是這種民主政治，不久便撕裂了那公正的報告，並進而與印度的偏激爭論者爭論。結果於是非常可怕。帝國因此成爲全世界嘲笑的目標。甘地先生是以山羊乳織成的一個倫敦草人，已故的麥克唐納先生與那些爭論者講話，彷彿他們是在祖父生日那天的一羣孩子一般。但爭論拖延未決，重要的會議，都一個一個地變成了各反對派的混亂角逐之場。

有些人抱怨着說，印度正受着帝國主義衰落之累，有些人則悲慟地張望着英國的未來，因爲英國太慷慨，地上都灑得是殖民地的珠寶，維多利亞女王的偉大的好名字，被譽爲一面高處的明鏡，而擁護那對中南美洲的崇拜者大唱解放高調的喬治康寧（George Canning）的，則有勞工黨徒、路合喬治的黨徒、絕望主義者及甘地黨徒等。

英國常識，這堅硬的巖石，依舊神奇地沒有移動，甚至在它臉上已經丟上了一條假定，說最近一次選舉，已經證明，毫無疑問地，緬甸並不需要分立，也還是無效。她很滿意地在印度的婆樹之下，等候神聖的啓蒙運動，一直等到東方透露曙光而黑影飛逸時爲止。

預見未來，並不是人的責任。所以鑒於在不久以後，當佛教

徒與回教徒因爲宗教方面一種莫須有的侮辱而拉出短刀，共灑碧血這一事實，誰又敢譏笑這種圓通的傑作？當我們將這類種族差異的徵象與現在歐洲戰爭的大龍比較時，或亦要同樣用到這類對於人類環境的寬大看法。事實是印度人與緬甸人，正如法國人與德國人一樣，都是一套大大小小的事情的承繼者，而這些大小事情，卻是凡作生命呼吸者，都一樣賦有的。當然阿利安種的印度人及蒙古種的緬甸人，各有各的不同的天賦優點，但每一個人在他自己的方式上，仍擁有一種快樂，這種快樂總是人性的。

所以，當辯論的濃霧瀰漫而我們能再度看到甘地先生的瘦削清修主義，及麥克唐納先生的蘇格蘭式社會主義時，有些頭腦活潑的人便發見經過投票而反對分立的緬甸宣言，實是一件傳奇式而很生動的神祕事情。因此在印度，擁護甘地的反對派，便能透過表面，進一層而看到内幕，即在仰光與曼德勒的反分立運動，只不過是恐怕割斷了與印度反帝國主義孱弱相聯繫的大動脈而已。

所以，到一九三七年春天，新的緬甸果然興起了，她以特著的整個性出現的。的確，這新國家與自阿那奧拉他(Anaolahta)時代以來的老國家，一樣地拿了她的遮陽傘，而使她的頭髮生光。在仰光市政所及某些吹喇叭的地方，有一點騷亂。但那大多是官員們的瘦瘠的熱誠而已。英王喬治第六在皇座還未坐熱的時候，就拍來了一通希望與祝賀的電報，並且由於上帝之賜，包括有上下兩院的新立法機關，在一個不完備世界中開始了完備的大事業，大家爭取高官厚祿，使犬儒主義者大笑不置，真正的好人乃會向宗教中尋求安慰，政黨都只收票在保衛森嚴的屏

風後面，互相以說謊爲能事，以求善良政府的神聖主張，得不受破毀，個人主義的祭壇，則受到純潔而哀求的自利之手所侵犯。

終於正義勝過了武力。理性的明光射穿了密雲，仁慈地照到了巴卯博士(Dr. Ba. Maw)及宇紀藍(U. Chit Hlaing)的身上。巴卯出任總理，宇紀藍出任衆議院議長。愉快的和平降到了這片土地上。有一個政黨名爲佛教協會聯合大會議，其領袖宇巴北(U Pa Pe)，爲唯一的肉眼不曾看到聖光的哲人。他陷入非非，竟至認爲他纔應該出任總理，而他的黨，纔應該主宰政府。如果他是宙斯神，他或已把巴卯博士及宇紀藍這一對學生火神丟出奧林波斯了。他確也在國會中利用一次選舉，向他們挑釁，他的辯護很動人。他指出就是在心裏純潔的人，也不一定常能看到上帝，他說柔和之人繼世的機會是極微極微的。但宇巴北卻仍失敗了。他的弱點是他不能團結他自己的黨。在大選時，他的黨曾獲得任何單一黨派的最大成功，可是因爲太有把握組織政府，結果乃失去了與它自己精神的聯繫。它開始在內部爲小事而起了爭執。這便是它的毀滅，小爭執的結果是大分裂。巴卯博士及宇紀藍這兩位左翼人士，乃受此鼓勵而團結一致在他們的團結之下出現的緬甸政府。是兩個極端的綜合，所以亦便是達成單一的溫和派之路。

巴卯博士在就職時，唱了一首帝國的抒情短詩，在它剛回到緬甸時，就有人告訴他說，他是個學者，而不是一個雲遊的詩人；說他在作候選人的時候嘲笑帝國，而當選爲代表時，卻又奉承帝黨了。博士對於這種曲解其守禮守法的行爲，極其憤怒。他說他在大帝國會議席上充任緬甸代表的時候，他對於黨的忠誠，正與他在毛淡棉演說時一般。在演說中，他說它的每一個兒

蠶，都應成爲一個索福克儂（希臘悲劇作者——譯者按），每一個農人，都應成爲有三畝田，一條牛的空閒紳士。緬甸便這樣被說服了，雖然她的四周全是新的創造性的進步，她卻仍穿着那感人的籠衣（loungyi）。

當然也還有許多繁重的問題，她並不忽視。緬印的商務很盛，而印度卻有一種美妙的習慣，即將失業者儘量送到緬甸去，印度向緬甸買石油和百分之七十五的緬甸米。分立是否就要削減這些孟加拉灣中的利益呢？緬甸希望不致如此。無論如何，政治是政治，而商務是商務。所以沒有一個世俗的理由，說明何以印緬不能依舊在商務上團結而同時在政治上則分立。於是印緬兩地代表冷靜地開會討論，議定在商務上，至少在三年之內應尊重現狀。

但在印緬關係的古典和平之中，卻插入了一聲野蠻的雷轟。就在分立的那一天，——是因千百萬人的喝采而更光采的那一天，——印緬之間的郵電費卻陡然高漲了很多。緬甸成爲極悲痛的萊奧孔祭司（Laocoon 按在古典神話中，萊奧孔爲託洛裏地方太陽神之祭司，招女神雅典娜之恨，女神乃使二蛇出自海中，殺彼及其二子。——譯者），爲什麼要求這一次毒蟒般的攻擊呢？是不是一定要把商業搗毀得如在大槽中的葡萄一樣，以使一個政府部門的酒，都成爲葡萄酒而流出呢？的確，對印貿易協定的精神，終於延長到一種貿易？大力量。報紙與講壇都怒吼着，政客們鼓噪大喊，貿易及商業則具鏗。

可是政府卻依舊像一段在聖誕夜大火中的溼木頭，進程完全相符合，現在，緬甸與印度間關係的密切，正如南非與新西蘭的關係一般，何以在帝國一致的名義之下，她所享受的郵電率，

與別的子國不同呢？再則，郵政最要，而最公平亦最合邏輯的唯一得錢方法，是本局的收入。政府曾說過這件事情，於是乃有了預算。因此，郵電費率提高到帝國的標準，實很合邏輯，而且是政府已經做過的事情。沒有事情能比這更明淨清潔的了。

但，緬甸卻有一種嘲笑她本國災害的慈悲方法。甚至在她賤視現在這災難時，她也加以譏笑。國會兩院議定薪水，而在權力方面則互相推諉。它們都做著錯事，它們都像騎着全身馬具的一匹完全的馬。衆議院可惡得無法無天，非法地取消了領卹銀者，而總督乃不得不使用其特權。但即使他們背後有很大的力量支持着，這些步驟亦很不穩定的。緬甸瞻望前途，自身充滿了希望與勇氣。她不已完全支配着那以前不得不繁文縟節地徵集後彙送到新德里去的大宗所得稅了嗎？在關稅及鹽稅方面，不有許多光榮的辦法麼？有幾大剛塔之下的財富，正與在聖保羅墓之下或巴黎聖母教堂塔下的財富一樣有力量。緬甸需要很多東西。她有許多路要造，有許多工業待開發。在會計制度獨立以後，她可以平心靜氣地同時造路與工業。在她的衆議院中，不有一百三十二個靈魂，而在她的參議院中，不也有三十六位議員麼？世界也許不相信這個，但辛特勒拉已不再是一個辛特勒拉了（按辛特勒拉為歐洲童話中之主人翁，轉意指司炊事的傭婦等，此蓋指緬甸地位僅如印度之僕傭——譯者）。

## 第二章 概論

在許多方面，要描寫緬甸很難。在地理上，她是一塊很不成樣子的區域，她的領土，有很多零星小塊圍在印度阿撒姆省緬

蠻荒邊境，她還與暹羅共一條極狹的山脊，她的故都曼德勒，乾而多灰，在北方；毛淡棉則溼而泥濘，在南方。在一個區域內很豐盛的莊稼，到另一個區域也許便枯萎。在某些邊區由地上的人民，以殺鄰居爲常事，唯一的充分理由，只是因爲他們所佩的綢帶標記，顏色不同。在仰光，曼德勒及毛淡棉這些城市中，人民很有理由地教授着卜巫法及古典的單一法。遠遠地在綠色的寂寞的維多利亞角，人們與橡皮有不可分離的關係；而八莫則靜靜地躺在伊洛瓦底江之濱，整天忙着白玉的買賣。在延安容（Yenanyaung）及巧克（Chauk），近代化的機器劈裂着深藏的油頁巖及其附產品；而在薩爾溫江滾滾入海的地方，我們都看到當地人民的精神，是正在征服那遙遠而陰暗的森林。

在緬甸，就有這許多相異的地方。佛教使它團結，舉國一致在追求清淨，但在這一致之中，也還有許多分歧。但在緬甸境內任何地方，你都不能尋出一點對於「米穀」的不敬。米已使緬甸得到了經濟地位。沒有米，她或者已成黑暗世界，與我們所稱繁榮完全絕緣。蘇彝士河落成，替她在西方開闢了一塊龐大的市場，而使她的稻田面積，增加了一百倍。受着伊洛瓦底江、西滂河及仰光諸河灌溉着的肥田，組成了也許是世界上產米最富的地區。緬甸每年的產米七百萬噸，其中有半數輸出國外。在米的生意興隆時，她便快樂而繁榮，若米的生意清淡，她便憂愁而貧窮。她的人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倚米爲生。她的耕種方法，雖仍古舊而無進步，但這是因爲傳統的阻礙者多，由於不求進步者少。多年以前，政府對於改良耕種方法，所化的錢並不多。它曾提議用肥料及一種改良式的犁。它甚至更進一步，甚至爲世界市場購有大家認爲最易推銷的米種，希望能始終使緬甸。

迎合各地人民善變的胃口。但這種事情全因環境所迫而發生，並非由政府的完美熱忱所推動。當米價高到一個程度，能造成一種有利生產的更緊張狀態時，農人的工作亦不會鬆懈，因為所多的都是自己的利益。但數年以來，米價都很使人傷心。它們只是以阿諛的方式來作欺騙的行為。印度的需要很可貴，但這卻不是一種作偽的需要。印度到緬甸來，只要買廉價的米。它並不重視買地的高下。它也不獎勵緬甸建立肥料理論，和接受新的耕種方法。從西方，只來了一個需要的暗影，自世界大戰以後，英國人對於米的嗜好已大變。她需要潔白，超等的米；那老的，豐富的，富於營養分的，變色的米種，已不為她所喜。渥太華協定對於把仰光米拿到英國市場上去拋售一事，幫了很大的忙。但義大利及歐洲某幾個別的國家，則已開始植稻，其產品卻僅在迎合西歐各國之所好。所以西歐的需要，對於緬甸依舊是未盡樂觀。她並不忽視這需要，但她知道得很清楚，也許這種需要會忽視了她。

有很多人，想以提倡芒果來救出緬甸的工業靈魂。芒果是世界上最甜的水果，在緬甸，其產量之豐富，正與南非洲海岸產金一般。政府受到請求後，即准許將大批芒果輸往英國。它們與肯特郡的蘋果及索默塞脫 (Somerset) 的莓子接枝，所得結果都比較冷而奇特。人民買取那些在運輸中尚未乾癟的芒果，覺得很新異。但就只有那麼一點。在仰光或在毛淡棉，都沒有大規模種植芒果的公司。緬甸依舊寧願貪婪地仰賴於米。她覺得在曼德勒附近的熱而燥的土地上，她可以種植玉蜀黍及別的穀物。但在印度洋時令風吹溼的平原上，米是她最親愛的朋友。

……緬甸的西北部邊境是阿拉干山脈 (Arakan Yomas)，這是

緬與印度間的天然界線，在她的東部，是撣高原；圍在她東南極限的，乃是忒那塞林山脈（Tenasserim Yomas），而在西方，則蕩漾着孟加拉灣。直到最近為止，在那蠻荒的華區（Wa）中緬兩國疆界的起訖，始終沒弄清楚。但由於兩國代表組成的委員會，在外交上的努力，已規定了一條能滿足有關利益的疆界。

緬甸的人口，增加極速，現在已近一千四百萬。其中約有四十萬人居於國都仰光。在伊洛瓦底江、仰光河及西撣河諸河口之間，有全國最平坦最肥沃的一塊平原，向北展開約有三百哩。在這裏，植稻幾乎是唯一的利益。其寬度自孟加拉灣以至撣部高原，共約五七五哩。就地理上來說，這大概是河道沈澱的結果，稻田、修竹及棕櫚樹，是很普通的風景線。村落四散在這一塊可耕區域上，外表上佛教色彩極濃，毫無塵俗意味。它們通常都藏在大羣棕櫚樹或柏桃葛樹之下，但在呆滯的池畔，或在叢林的一角，偶然也可以供你搭一兩間茅屋草舍。稻田的形式，皆無一定，它們有橢圓形的，有長方形的，也有正方形的，但最多的是三種形狀的結合，好像奇突的陰陽榫式的結合，而在分畫得小的地方，則特別顯著，人們都不用籬笆。佛教的緬甸，更加相信人類心地的純潔。譬如緬甸農人，共分張三李四的土地，或李四王五的土地，總只僅僅在中間放上一條爛泥條。這些狹小的爛泥條（只約二三吋高），實負着雙重的任務；他們不但要盡分地產，同時還要當作雨量調節器及排水區。

在四季之間，這塊地方的外表，不同之處極為顯然。當印度洋季候風從西南方帶來豪雨，掃洗大地的时候，一切都是碧綠，肥碩而繁榮。萬物爭着滋長，綠碧的稻穀，阡陌相連，一望無際。在田地上，在森林中，有一條纖細的水道，晶瑩發光；兩岸是

各種不同的綠色；牆垣在草木葳蕤中矗立；密層層的屋頂，與稻田競爭着繁密；竹枝則因載着太重的露滴而下垂。河道流經那些沒有人跡的地方，而空氣則刺激得喉頭很難受，因為所含的水分太多。

在每年的三月、四月及五月上旬，乾季來臨，雨似乎都跑到另一個行星只去了，地上乃幾乎現出了沙漠狀態，田裏只是一大塊乾燥的泥土。在印度洋季風吹來時，有水的地方，裂痕交叉，樹木雖依舊蔥綠，但草卻沒有了；甚至森林也似乎枯萎到快要死亡，而稻田與其創痕般的邊界，都乾癢得成為無血的灰色。空氣在一種殘酷的陽光幅射之下顫抖。道路熱得使人要生病。小川涸裂，變成大縫，卻是空無所有；湖沼則收縮得像一隻枯萎的手。大地是在極端痛苦中掙扎。你幾乎可以看到它在痙攣。它，看上去是如此的老邁與疲乏；生命已經變成了一種負擔；太陽已匍伏地乞憐的緬甸之最後一條肌肉也癱瘓了。母牛——上帝保佑牠們——從稻田搖擺到灌木叢；從乾川搖擺到無用的稻藁堆，可憐地想覓得些少食物。迷途的狗，帶着垂下的尾巴與嶙峋的肋骨，溜進了森林；蒨藍與無色的村舍，靜靜地，死滅了地躺著；偶然也有一個人影沿着一條小道爬着，他的影子，在他腳跟後面拖成長狹的一條；大地活着，但只不過活着而已，它也許隨時會在那原始的，灰色而帶點粉紅色風景線中消殞。

### 第三章 工業

伊洛瓦底江的主要支流是欽德文(Chindwin)河。沿着欽德文河道，可以找到薄煤的薄層，但在經濟上，發掘它們的問題至

今尚未解決。不過緬甸還有別的富源。她的柚木樹林，是世界上，最優良的一種建築木材。柚木，棕褐色，其可貴處是因爲由其自己的分泌物，能發生抵禦破壞的作用。其出口量，現在每年達六十萬載，應該可以更多一些，但近代的宣傳方法，已經使緬甸柚木在歐西國家的需要上，提到了相當高的位置。在美麗的小城，莫高克 (Mogok) 附近，有那出名的緬甸紅寶石礦。在這前寒武紀巖石堆中，人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淘洗着泥土，直到他們的脈搏因看見那寶石而加速時爲止。周圍的大自然，莊嚴萬象。錯落起伏的山巒，掩着落日，而在着腳上，則黑黝黝地平鋪着一片森林。是靜肅而單純的一塊地方。居民都是同胞，並無種族的區分。在莫高克俱樂部裏，男人都可以和別人的妻子跳舞；不問他們是緬甸人、盎格魯印度人、暹人、卡倫人或老牌英國人。你住在莫高克，你就有權加入他們，是他們之中的一員，但此外，則一切權利都沒有了。若某人離此他去，走到遙遠的仰光城，則莫高克爲他悲哀，爲他禱告。一旦某個游子回鄉了——離開的人通常終要回來的——莫高克便粉飾俱樂部，而快樂得忘了識那些小雞。結婚儀式是在草地上開茶會，在月光下舉行野餐。在殯葬時，人們的心裏都哭着，因爲天堂決不會有莫高克那樣好的。生命匆匆地在穿拖鞋的一雙腳上降生，花園、沖涼、娜娜里克 (Nanallick) 的嬰孩、學校運動及忒撒卡拉夫人的蒸香樹叢，都是莫高克人談話中的珍貴資料。這是一塊安詳，靜穆與芬芳馥郁的地方，人們都一致輕視飛機，和飛機第一次在那裏出現時所引起的瘋狂。這些人不就是活了一千萬萬歲的前寒武人麼？

在檳榔的包得羅 (Bawdwin)，有銀礦，近正由緬甸股份有

限公司在發掘。在這裏，維持生產的方式是很奇突的，礦石從火山巖迸裂出來，送到距離並不很遠的南都(Namtu)地方去溶化。每年從包得穩輸出的銀鉛礦石，達三十萬噸。包得穩與南都兩城，都是人爲的產物。裏面幾乎完全住着公司的職員，而且受該公司法規的統治。這些法規井然不紊而且完備無缺。對於全體居民的健康和幸福顧全得面面週到。那裏有俱樂部，有運動場，有蒸溜水，亦有太規模的公共衛生設備。歐洲人都住着涼爽舒適的無雙茅舍，別的種族住得亦很安逸。但關於這種環境，那裏依舊覺着不自然的痛苦。遙遠地在那揮部的叢林中，人們都覺得生疏、是充軍的地方。他們的生活，就是他們的工作，他們談話的範圍，正和那掘礦的器具一樣狹窄。足球比賽及網球比賽，稍爲在那萎縮了的興趣上，添了一些彈性。而一個人在今天可以是小兵，明天就變了鑼筆匠的這種瑰奇的大世界，卻還遠得很。在這裏，人類的精神就這樣牢牢地死釘住了。生命只是一個殘酷的婦女胸衣的製造者。當人們離開南都而未到仰光，他們就這樣逃避了一種感覺：就是山麓有一間茅屋，其蔭處藏着一具石油引擎。

在緬甸，車前屬植物及芒果樹，到處茂盛地長着。它們大多還在原生狀態，未經採伐。偶而有幾處地方，在計畫有系統地生產它們。不但緬甸人寶貴芒果，即歐洲人也很重視它們。仰光、曼德勒及毛淡棉，是當地生產供不應求的貪鄙市場，因而必須自印度及馬來聯邦輸入大量芒果。通常芒果總要到酷熱的天氣快完時纔上市，那時人們疲累而口渴。它們的上市，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常常因爲貪食無厭，不知節制，於是胃病大爲流行。但熟悉遠東情形的人士，當不會忘記，對於水果和水，都該十分留

心，一點不能大意。芒果的味道，實在很美。你一剝下它的皮，就可看到一團水溶溶的液汁，靈活地從你的手指上流滑下來。在晚餐的時候，女主人小心翼翼地處理它，特別是在她們穿得極漂亮的時候。而男人呢，在加以仔細端詳以後，再緊蹙雙眉，不偏不倚地在其果核的兩邊都切上一

緬甸藏錫的地區，是在毛淡棉之南。在這裏，開礦與挖泥的工作，都在進行中，且都有很大的成功。錫及其他附屬礦產，亦經發現，其量的多寡，各各不同。橡樹的種植，在西撈河谷與維多利亞角之間，最為繁榮。我曾訪問過幾處緬甸的橡樹園，覺得它們實在是技術與實業的好榜樣。其中大多數為歐洲人所有，但緬甸人與印度人對於這方面的興趣，亦都在日見增加中。橡樹種植成行，兩行之間，相隔約有數碼距離，主人看護它們的仔細，正如看護在一個處女花園內的玫瑰花一般。它們的顏色，灰而帶綠，長得不高不低，樹葉極其茂盛。欲使它們得到最完全的發展，所需要一種具有特別性質的沃土。但要得到好的橡樹生產，其巧妙還在善於處理橡樹。橡樹需要砍，但砍得太重，那是完全不智；打得不對，那簡直是罪孽。這種砍的程序，也有它本身的複雜性。我若詳加以描寫，讀者也許可以略為明白一點。先是用一種特別的器具，在樹皮上刻一個斜形記號，讓乳狀的液體流出來，流入一隻附栓在斜形記號上的杯子裏，盛滿再換。拙劣的手法，刻得太深，便不好。寶貴的液汁，當在樹皮與樹莖交接之處覺得。如果刻的地方太淺，便無效；如果太深，則對樹本有害；每天要有園丁去觀察杯子，把液汁倒空在他所帶的壺，這些園丁多半是印度人。然後把壺送到工廠裏（這些工廠多半位於橡樹林的中心），將液汁傾入叫做凝寄壺的大缸或大槽中。在

這裏要做幾件很神祕的事情，然後用很硬的木板或薄片插進一套隙縫中，而將大缸分爲許多狹小段落，每段寬僅數吋。最後，好像變戲法似的，那些白的乳狀液汁凝結起來，立刻成爲薄片而出，再一一地捲上像洗衣作裏的研光機似的機器，一直到它被壓縮到所需要的密度爲止，然後再烘乾裝箱，準備分送。

種橡樹者過着極寂寞的生活。他們的平房，寬大而且造得很好，但他們距離最近的白人，亦常有二十哩或三十哩之遙。有時候在最大的橡園中，有一名由英格蘭雇來的助理種植人，但通常總只有負責者獨自管理着。他可以結婚。如果他結婚了，則他的太太必須有一種極穩定的神經，而想像力則越小越好。如果他沒有結婚，則在酷熱，寂寞的漫漫長夜中，他只能常以酒瓶爲友。但，雖然一般的種植者常能豪飲，他卻不是一個酒醉鬼，他決不讓麻醉劑來干涉他的工作。如果他喝醉了，那他就不能繼續作種植者，因爲他的責任比許多企業家都要重。在橡園中，也許有兩百多名苦力。他對他們負責的地方，比預先想到的要多得多，這些苦力都是頭腦極單純的生物。他們的階級制度對他們略爲有點好處，但就一般而論，他們一切生活上的好處，都有賴於他們的雇主，他是他們的法官與君主。一隻貓死了或一隻碗被偷走了，他們就去找他。他得替他們解決糾紛和證婚，他常須採取各種強硬的辦法，但我從沒聽到一個種植者濫用過這些非正式的特權。他也許在晚上喝酒，但白天絕對不喝，而他的公平審判確是絲毫不腐敗的。坦白、和藹、誠實，一般的種植者實代表着我們對於英國筆路監護者的最佳觀念。

在緬甸境內，全是工業上的孤立前哨。礦業方面，我們便可找到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那東南方蠻荒地區的深處，有薩羅

緬江灌溉着，有大羣礦工卜居在原始的山麓，他們盡力爲自己及同胞謀福利，但過的依舊是一種頑固的生活。他們熟練地開着鐵礦，維持着社會生活的初期形態。散處着的西人平屋，常有遠客來訪，主婦則以原始的管家設備奮鬪着。有一個俱樂部，男人在裏面玩着遊戲，並交換着國內來的消息。跳棋、紙牌及彈子戲的大勢力，都被縱而無限制。但這裏卻有一種永遠的寂寞，從星期一到星期六，獨身男子除了就寢以外，極少離開他們工作時所穿的衣服，家書，是一星期內最大的愉快；會話是一艘繫在一個錫島上的憔悴破船；一隻老虎在隔壁村莊殺死了一頭牯牛這種新聞，乃是可怕的不凡中的受歡迎的調劑品。勇敢而可稱羨的人，住到這種蠻荒地帶來，並沒有別的理由，就是爲了：男人，就一定要有所成就！

在仰安塔、巧克及別的產石油中心，生活比較可以忍受一點。在這裏，主要的有關組織，是緬甸石油公司。緬甸石油生產的大部分，都在它的保護之下，鑿井與汲油的方法，也許並不如精煉及鑒別方法之過於深刻，但仍需要許多技巧及偉大的膽識。生活崎嶇而愉快。周圍的風景也許不是一個詩人所希望的，但它們卻不是不可能的。在許多情形之下，西人的平屋都很壯麗，而且很少會缺乏一個花園的點綴，即使在某幾個季節，草葉都枯焦了，也是一掙。有一項高爾夫球的節目，在季候風的刺激人的洗禮之下，豪勇對抗着豪勇，而網球則有其鼓勵的極大限。俱樂部很多，而且各色俱全，生活實不是一種東方的鬱悶。真的，它也許很甜蜜。從緬甸走到別的地方去的，每年有二萬八千萬加侖的汽油，而發展此項可貴出口貨的主要信用，則必須歸之於緬甸石油公司。我們要知道幾分此公司的普利小民的服務，

可以看下面一件事實，即它雇用了四萬以上的人員。

中國玉產於北部，而莫便在此種玉越過邊界而入中國的出口貿易上，占着一個重要地位。胡廣河谷 (Hukwang Valley) 中住着更勤勞的卡卿人 (Kachins)，開採着大批琥珀，但其質地的良窳，我不敢確言，在全部緬甸的河道裏，幾乎都產金子。煉鹽的地方，則偏布在薩加因 (Sagaing) 歇維博 (Shwebo) 牙美辛 (Yamethin) 諸區及揮部。鐵礦則在許多山裏都埋得有。但米糧是緬甸的主要支撐物。如無此項實業，它的入口便將減為極微。全國產米的輸出，幾乎都經過仰光，全部緬甸國外貿易中有百分之八十六，亦都是離開此城的碼頭而去。緬甸的交通，一年進步一年。但依舊顯著地缺乏道路。伊洛瓦底江是一條天然大通道，但緬甸諸鐵路的管理，日見進步，偏布全國，達二千哩之長。在季候風大起的時候，因為洪水氾濫，公司方面頗添了許多麻煩和支出。但鐵路的服務只代表全國出口貿易的一部分，約為每年八萬萬盧比，其所運輸的人口貨，則在每年四萬萬盧比以上。如以裝載旅客的媒介物而論，緬甸鐵路實在價值無量，因為佛教徒及其他人士之旅行在緬甸，在錫蘭及在印度的神聖寺廟者，實在很多很多。

## 第四章 地理狀況

緬甸在農業上的地位，是由其河道造成的。它們所形成的河谷及龐大的沖積平原，占了緬甸土地的大部分。整個國家好像夾在許多山脈的上下顎之中。阿拉干山脈是下顎，撣部諸山或雲南高原則是上顎。下到居間區域的中部，則有一條險舌頭

似的庇古 (Pegu) 山脈。阿拉干 山脈的最高峯 維多利亞 峯 (Mount Victoria) 拔海一萬呎。雲南 或擇部 高原之平均高度為三千呎，而在庇古 山脈中的一個死火山 博巴 (Mount Popa) 峯則高達海拔五千呎。伊洛瓦底 及欽德文 河谷，處於阿拉干 山脈及庇古 山脈之間，而西湯河 則沿着肥壤沃土 流下來，適在庇古 山脈之東，擇部 高原之西。薩爾溫江 僅限於廣大 的擇部，但亦流過了紅喀侖 (Red Karens) 人所住的地區，西湯河 及薩爾溫江 都流入了仰光 以東的瑪打拉灣 (Gulf of Martaban)，伊洛瓦底江 則與尼羅河 一樣，有許多河口，但都注匯於孟加拉灣。

從北端到南端，緬甸 長約一、二〇〇哩。全國綜計有二六二、七三二方哩，但緬甸 本部即欽山 (Chin Hills) 山地及業經 統治的卡卿 (Kachin) 山區兩部分，僅只一八四、一〇二方哩。擇部 共占六二、三〇五方哩，未設治的區域亦有一六、三二五方哩。

全國最大的湖泊，是在擇部 內的一片水，名為莫兒湖 (Inle Lake)。這裏可以看到很出名的緬甸人 之以腿划船，在湖中心有一種客棧，船家爭着熱烈地把遊客搖到那邊去。這個湖卻不幸地一年縮小一年。它處在一區頗不易到達的地方，我只去過一次，但已弄得車夫很不高興，而且車上的彈簧亦大損壞。在摩干 (Mogaung) 附近，有另一個重要湖泊，稱為英道基湖 (Indawgyi Lake)，許多人都讀不出它的名字，但它實僅有「英」「道」「基」三個音節。有一次，有一位美國 太太竟問我是否這個名字是由帶 字變化而來的！此湖面積約為一百方哩，看上去頗為動人。此外，沿着諸大河河谷，還散處着幾個湖泊，其中有許多是「切斷」湖或曲折湖。在沖積 平原上，有無數的小溪，我們常常很難知邊

是在一條河上，或僅在一條附帶的小溪上。巴森（Bassein）是一個很大的米市，就建築在許多小溪之上，在平原上的許多別的城市，亦是如此。大河中鱷魚甚多，且已經發現鯊魚竄進主要的水道中去。在卡卿、欽及暹各族的森林中，常有大的圍獵，但象如作為勤勉的動物看，則其習慣已在日漸減退。在遼闊的邊區，老虎及狡猾的巨象對於莊稼，大有損害。毒蛇則每年總要咬死許多人。主要犧牲者乃是偶然在田裏或林中踐着這些爬蟲的村農。蚊子在緬甸的討厭，並不比在其他熱帶或半熱帶國家為甚，但它卻是許多瘧疾發高熱的病原，對於緬甸人和非洲人完全一樣。不過在仰光、曼德勒及毛淡棉這些大城內，公共衛生的辦法已曾有效地用來抵制這種疫病。

#### 維多利亞角(Victoria Point)

實際上，全緬甸的海岸線，都是鋸齒形，都是巖岸。在忒那第灣海岸之外，墨吉（Mergui）城的附近就是那美麗的墨吉大羣島。坐船駛通這一羣漂亮島嶼，實令人永憶難忘。某一個朦朧的早晨，當太陽剛爬出水平線，把一層粉紅色塗在羣島上時，我駕船往那裏駛去。島嶼好像有數千，都很迷人，都很碧綠，其形狀則多少都帶點圓錐形。汽船必須仔細地前進，如中途遇霧，便很危險。寂寞的沙灘向着你閃光，大的火山巖巖則注視着一個高興的太陽。據說有一夥海盜，曾一度盤踞於這些島上。這是多光榮的一種退休啊！實是一處世外桃源，有靜靜的波濤我潑着寒冷而響亮的巖石。有些島嶼僅是綠色的細點，有幾個則高聳空際，像驕驕地舒展着掌心；還有些則低伏着，如魔鬼般地注視着它們的獵得物。沒有聲音，沒有茅屋，亦沒有人跡。正像是

剛剛離開上帝時候的一個原始世界，加上一片在滿意的寂寥中動盪着的灰藍色的海。我覺得彷彿我已漫步跨進了菊石與飛龍的時代。真的，如果看見一條生翼的爬蟲躺在一塊白沫護邊的沙灘上，實亦很適合於這個環境呢！

黃昏時分，在我們對於最後一個銀色海岸的島說了再會以後，我們就好像駛入了一片碧玉的海中，因為那種閃閃發光的狀態，實是我一生中所見最美麗的一種。這一處地方以擁蘊富著稱，如在月明風清之時，海上黃昏的引人入勝，實在不可言喻。

在緬甸海岸上最美麗地點之一，便是維多利亞角。它僅僅是一羣茅屋的集合體，但就其軍港而論，則可與雪梨、惠靈頓或西坡相埒。這三個地方我都到過，就其美麗及偉大而言，我認爲只有雪梨纔能使維多利亞角減色。在許多據點上，都有綠色的稜堡保衛着它，背後聳立着棕色的山，而以銀色的線縫合着。一個人住在這個陽光普照的小港內，覺得很安全。它有無數的大出口，都有新月狀的巖石守衛，而其背上則全是蔥籠一片。棕櫚樹迎風搖擺，溪流頗鉅疾行，是季候風的時令到了，湖泊躺在河谷裏閃閃發光，而在山的上面，則飄浮着片片的流雲。但這裏卻有一種使人狂悅的和平，——是一種含蓄美與無罪力量的和平。這裏有一個無線電臺，造在一個青草叢生的山上，還有一間暗紅色的平房，注視着周圍的高地，下面在一塊馬蹄形的沙灘上，則有一帶不能經風雨摧殘的茅屋，它們也許是一串硬殼果，是這樣的棕色和微小。一道細緻的黃色的破浪堤，躺在它旁邊，是多麼幽雅！又是多麼樸素！

一艘沉重的本地木船，橫帆吃飽了順風，發出嘖嘖咕咕的

聲音，慢慢地向着我們駛來，船上載得一批那子滿船人一身棕色皮膚，赤着一雙亂筋屈曲的腿。他們難道是奧德賽(Odysseu)船員的餘緒嗎？或是塞克洛普斯(Cyclops)島來的野蠻信差呢？在這種環境裏，一個人真容易幻想到神道世界。

### 北緬甸

到北緬甸的上部，景象就比較乾燥。在那裏，河流很可貴而湖沼則漸於枯旱；雨，下得極少。所以每值時雨下降，人們便歡呼，小山更拍掌示慶。熾熱太陽的兇焰，是萬物之敵，它食盡了青草，餓死了禾稻。在它的前面，大地戰抖着，森林也生了病。這地方便叫做乾帶，在這裏，耕種是一種艱難的必需，而人類的四肢，則是很少能免於筋疲力盡的。白裏帶黃的沙石，如亡命的野獸般地在烤熱的泥土中探頭外望，甚至森林也爬離到更新鮮與更肥沃的地方去了。山都變得委了，灌木與大樹亦都如此。每值風起，泥沙滿天飛揚，大氣更在渴極的痛苦中顫慄。但這裏也有偉蹟，是一場勇敢的全面奮鬥的偉蹟；水，是生活上最甜密的希望。大地、樹林、村莊和塵霧迷蒙的山陵，都祈求着水，因為它們祈求，所以它們便更尊貴了。同是這地方的貧困，也帶給了它以力量 and 偉蹟，在曼德及普羅姆(Promo)之間各地居住多年的人們說，在起初的厭惡慢慢消逝以後，他們就開始愛它的嚴酷的純潔的野蠻了。這裏沒有愚拙地作偽的餘地，生活都赤裸裸地呈現，毫無隱藏。你可以數出大地瘦瘠背上的嶙峋肋骨。在一塊巖石罅隙中的一朵香花，大家都當作寶貝。當夕陽在平原及森林上披上一件金黃色的大被時，人們的心裏感到了無限的愉快。

## 第五章 緬甸的河流

緬甸的河流，幾乎每一條都有它各自的引人入勝之處。伊洛瓦底江是更重要的，但卻不是頂長的一條。江內通航之處，達數百哩，且流經緬甸國土中最肥沃的部分。緬甸舊日的大都會，幾乎都矗立在它的兩岸，而且在它九百哩的全部水程中，每一個傍河的山上，幾乎必有一個美麗的灰色塔或金色塔。它是緬甸的大道。旅客從仰光坐伊洛瓦底小艦隊公司的舒適汽船上，他可以看到地上的主要神廟而不致流淚。他甚至用不着一頂遮太陽的帽子，除非他是爲的時髦或白晝要上岸。如果他時間充裕的話，他很可以由仰光坐一段火車到普羅姆（一段晚間旅程），再在那裏跳上赴曼德勒及八莫的汽船。如果他的時間更充裕，則他可以坐火車到曼德勒，再由船折返普羅姆，他忘不了這種經驗。也許世界上就沒有更美麗的風景水程了，尤其如果探索到江的上流的話。

伊洛瓦底江的出名，是由於它的險峽。這類險峽共有三個：第一峽在曼德勒路北；第二峽在稅古（Shwego）與八莫之間；第三峽在密支那小城之下約六十哩。在第一峽，我們看到一條大河在狹窄中發怒，而在第二峽及第三峽，則簡直像一匹猛獸，在盛怒中咆哮。伊洛瓦底江誕生於荒野的卡卿山脈。它不得不殺開一條去曼德勒之路，到這裏，它纔由一個兇猛的山神轉變爲

帶幾分英豪與光榮的大河。第三峽的江面全是泡沫。它與滿是巉巖怪石的山嶺奮鬥，極為偉大。只有縮小河身，加緊流速，它纔能逃出了那欹張在兩邊的硬嘴。第二峽比第三峽略為平靜一點。它擋住了江的去路，但終於藐視地讓它從岩石的囚牢裏逃了出來。真的，當旅客行近此峽時，他可以發誓說，只有往空中跳，或往地下鑽，江水纔能找得一條出路。巖石一大堆一大堆地積聚在兩岸。於是一條縫隙出現了，這一定是一個緬甸獨眼神（Folyphemus 按乃希臘神話中塞克洛普斯島之酋長，見於荷馬所著奧德賽一詩中）所劈裂的。第一峽是叢山想把卡卿地方長大的伊洛瓦底江關在家裏的最後一道威嚇。在它與第二峽之間，有許多樹木葱籠的山。彷彿覺得它們的權力已在逐漸消失的樣子，這許多山便聚合攏來作最後的努力。這卻沒有做得好。走上了道的大江已經獲得力量與信心，而在它外面則展開了陽光燦爛的平原，好像一隻纔解放的妖怪，漸漸地安心下來探討偉大的魔力與美麗。

山脈既經戰敗，便退休了。它們在曼德勒洗手不幹，過此以後，緬甸的白而熱的胸膛，便坦然敞開。巖石像瘦瘠的殘骸般聳立着，稻田竹林，兩岸綿延不絕，一望無際，在地平面上，有一串藍色的鋸齒，乃是含怒不言的羣山，遠遠地注視着它們失去了的孽子的航程。阿馬拉普刺（Amarapura）、阿瓦（Ava）、薩加因（Sagaing）都過去了，大江乃急轉向西奔流。這些城市都已老邁、昏暗、疲乏。它們曾看到國王的統治與王公們的公正審判。歷史的進程已使他們厭倦。成爲一個倚刀劍生存的王國首都，並不完全是一件樂事。阿馬拉普刺、薩加因及阿瓦，知道伊洛瓦底江。它們知道它曾經是一條皇家大道，有皇上陛下趾高氣

揚地在其中遨游，也有憂愁的忍受征服者，傲慢與殘酷的人們，在其中來去。這幾個城內，都有許多塔。虔敬神明與皇家持權協調地存在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但芳香仍遺留在軟弱的回憶之中。許多神廟都已破敗、毀圮而貪得無厭的驕陽，復來吞食它們，燒燬它們，到黃昏的時候，棕櫚樹竊竊私語，而這些前輩城市亦在萬籟無聲中暗暗悲泣。在生命中，這裏有一種強烈的不能改易的悲哀——即一個皇家都城現在變成了一個萎謝的棄婦的悲哀。旅行緬甸的人，若不與阿馬拉普刺、薩加因及阿瓦等這些城市同聲一哭，便永遠領略不到她的真精神。

到薩加因與阿瓦的西南，欽德文江流入伊洛瓦底江。它也是一條大溪，發源於北方部落居住的山區，它在陌生害羞的人民中，已漫遊過極長的一段距離，——那些人民相信此山再高一點的某地方，便是死人居住的地方。游客都很喜歡探游此江，它與伊洛瓦底江匯合的姿態，非常高貴。兩條江以大方的步伐，漸漸地走近了，像在親善禮節中的兩個國王一樣。它們握手，接吻，並靜靜地擁抱。這一切都是多動人啊！彷彿兩個大的自然力量已經都同意忘記了過去似的。山巖，現僅只成了淡漠的記憶，但在把仁（Pagan）附近，我們又重新記起了它們，在某一點，且可看到德巴峯在一種神祕的寂寞之中，矗立在那黃色的戰慄的平原之外。它很像一個聖山，蔚藍、遙遠、壯麗。真的，在這裏，緬甸之神便坐在他的眩人的創造物中。

把仁亦是一個過去的都市。它亦曾受皇上的龍袍拂拭過，而它那灰白色阿囊達塔（Ananda Pagoda）的微光，是永遠不會在同憶中磨滅的。它那古老靜肅的街上，擠滿了神聖的所在，每一陣吹拂官江的微風，都帶來了祈禱着的梵唄聲。站在緬

甸古廟前面，靜聽廟內低軟的鐘聲，實是無上的快樂。人類的耳朵，實在永遠不能聽到比這更柔順的旋律。它們的溫雅，也就是它們的偉大。在它們前面，虛榮不過是一件粗野的事情，而人類的勾心鬭角，則是一種污垢！

漸漸地，江寬廣了，也流慢了。自從欽德文江來會以後，它失卻了它那笨拙強悍性的一切痕跡。它現在是更豐滿了，更開曠了，也更滿足了。生活變得更容易，更光明。它的兩岸，更見圓滑。上面的荒地，日見減少，而在地平面上，出現了更蔥蔥的一部分。稻田轉成綠色，村舍間里相望，粗齒的剛(kaing)草，讓出了可耕的土地，所有的粗俗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乃是一片悅目的整齊的、水利富饒的肥土良田。我們已到了普羅姆。不再能見到乾枯的平原了。

普羅姆對於全體緬甸人，都有很深的興趣。在這裏，據說有一位聖王，曾創立過一個偉大的朝代。他是從北方來的一個亡命者，但沒有忘卻他的虔誠，而建造了一個僧院，他率領全家在此修行。但他作了一件罪孽，因此他便在海中溺斃。多年以來，此城是許多善男信女頂禮膜拜的中心，直到它被南方的侵略者攻陷以後。這裏有一個很可愛的寶塔，和種族械鬪及進步的大量證據。現在，則大家都知道這裏是捨船塔火車赴仰光的地方，除非你想一享都昂德運河(Twante Canal)上的航帆清福。但即是在都昂德運河上，我們亦不能逃出歷史，因為錫蘭軍隊奉命來抗拒仁國王，不就在都昂德麼？

從普羅姆到仰光，除了小河，棕櫚樹及米產豐富的村落以外，便沒有別的。這裏是緬甸的穀倉，即在沒有耕種者之處，土壤亦都漲肥。有時候你很難看出河流在那裏終止而陸地在那裏

開始。當五月裏雨水滂沱時，大批土地爲水所掩；你真可以說是  
在一個極大的內地湖中了。這裏，那裏，偶然露出一兩個樹梢，  
或者還有一些受災村落的遺物，對這景緻加上了一點悲劇的色  
彩，但村人淹死的則很少。他們非常熟悉他們的河流。他們像貓  
似地看守着它。當大雨在村中傾盆降落時，他們就組織起來，準  
備逃難。在沿河岸許多地方，他們做了很多東西保護自己。正像  
一切已經到了「老年」的河流一樣，伊洛瓦底江亦有淤積的趨  
向。所以它的兩側，通常要比周圍的地勢高，如果它大規模地混  
濺開來，則其影響便甚深長。村人常常把河的兩岸加高以遏止  
其氾濫的傾向，也許就最後的結果而論，這並不是很聰明的。但  
無論如何，在霖雨時期，此河的每一個記號和凶兆，都由耕田人  
密切地注意着。所以當危險臨頭時，他們很少會束手待斃的。他  
們都是很有耐性的人們。我知道有一家，全家人在半淹水中的一  
個屋頂上默坐了兩天，等着水退——他們從來不相信河水會  
只漲不退的。緬人的村落是一件很嫩弱的東西，假如沒有棕櫚  
樹葉的屏蔽，一陣大風可以使它大受災害。因此一旦洪水氾濫，  
就像掃一束稻草般地把它一掃而光了。結果，損失倒並不如文  
明人所推想的那麼非常。我們在一家普通緬甸茅屋內所看到的，  
不過是一個錫罐和一二隻蘆管編成的籃子。有晚上睡覺用的  
蘆蓆，黏土地面極其清潔，但上等的傢具，都被聰明地省卻不  
用。通常近手處還有一座神龕。這或者僅是幾塊刷白的磚頭，或  
者有很好的形式，和雅緻的圖樣。但在它的周圍，卻擠滿了全村  
子的善男信女。如果這東西被水沖掉，則災難確實已經來了。如  
果它還留着，則人民的損失實在輕如鴻毛。牛和山羊是最普通  
的犧牲者，它們成千成萬地弱斃，但在佛教徒看來，塵世的損

夫，便常是天堂裏的獲得。它使通達納涅槃(Nirvana)之路，平易行，並使「善」事的觸鬚，極易為輪迴轉世者的靈魂所接受。如果沒有這種信念，則在緬甸，不但在雨季，即在其他季節內所發生的事情，亦將使人類的精神，極其痛苦。

## 第六章 西湯河

西湯河並沒有伊洛瓦底江那麼富麗堂皇。她沒有那麼長，亦沒那麼多的水量；但是我卻同樣地喜歡她。她所流過的風景區，同樣迷人，因為野蠻而又愉快。她發源於北緯二十度，在牙美奈(Yamethin)區之東不遠，自此南流，在仰光與毛淡棉為正中間注入瑪打萬灣。她的西面有庇古山脈(Pegu Yomas)，東面則有喀侖及邦朗山脈(Karen and Paunglaung Hills)，東西兩面山中，都有支流下來相會。

西湯河上流，大船不能通航，她是一條帶有某種原始精神的河流。近代的工具還沒有叩她的門，那古老的，靜靜的，單純的緬甸則緊挨着她，和對於信仰的忠心一般。本地的用槳划的小船，沒精打彩地在她的水上發出嘖咕的聲音；粗魯的，皮革棕色的帆，常能趁到西南風，但她卻沒有伊洛瓦底江那樣強壯的體魄。村落疏疏地躺在她的岸傍，它們並不像看守伊洛瓦底江那樣地看守西湯河。人們比較能信任她。她有這樣一種柔軟的友情。但她亦會出賣朋友。有時候她會不可思議地發揮她的破壞勁，即是受過主神鼓勵的醉酒狂戰之士，亦不致如這條極其可愛的緬甸河流那樣，從生命的胸膛，吸取這麼多的鮮血。在一年中的某幾季內，一層潮汐海浪，會一掃數十哩，而殘留下破毀

的家屋與糜爛的莊稼。也許這是因為她注入瑪打雷灣的地方，恰在此灣西北端的中央之故。無論如何，此種偶然的跳躍，已使西湯河成爲一個很活潑的朋友。她有一樣不可估計的特徵，她流過了緬甸最有名的古國之一——庇古。我很肯定地感到在她流到那古老的泰頓城 (Thaton) 附近時，一定覺得心裏有個疙瘩。當泰瑪拉 (Thamala) 與維瑪拉 (Wimala) 被不賢惠的王后逐出泰頓而創立那命定要在緬甸歷史上擔任重要使命的庇古城時，她便已在那裏流着，當一位發怒的阿那奧拉他 (Anorahta) 不顧對方的英勇抵抗，而派遣軍隊取得並劫掠泰頓城時，她亦在那裏流過。在它的河畔，坐着說蒙 (Mun) 語的泰朋 (Talaings) 人，他們的命運，則與已殞滅的以色列人 (Israel) 一般。緬甸的可愛的古老方法，都完了，全都完了，現在，緬甸卻成了無線電的愛好者與勒文海灣 (Lock Leven) 所產鱈魚的批評家！西湯河都知道這一些。無疑她，她有一點沈思苦慮，請看她當秋天的輕風嗚嚶般地在她的林中或沿着寂寥的喀命山脈怒號的時候，當夕陽灣下身來賜給她一個橙黃色的吻的時候，或當一輪高貴而幽靈似的皓月，跨上了她那優雅而光潔的水面時。那時候，她便真是曾經看到諸神毫光的馬末爾 (Mymer) 了。

一個過去時代的殘跡，沿着她的流程，零星散處。這是她所喜愛的一個時代。當泰頓城偉大的時節，西湯河年青而快樂。她在春天跳舞，在冬天唱歌。她心裏很高興，因為這世界是簡單，平安而未科學化。那時沒有飛機來煩擾忠厚的農夫，沒有毒氣來吞食人類骨頭上的肌肉。當戰爭來臨之時，不過是木棍標槍，橫飛一陣，疾病頗使她受苦受難，但古老的草頭醫方，與瓶裝的新藥同樣有效，可是爲了買新藥，你卻得出售一條小牛。且因爲

大部分士醫方，都偏於心理學方面，那麼爲什麼要新藥？又爲什麼要出賣小牛？現在，一切都是匆忙與煩惱。世界大笑，但只笑那神經的命令。最深長的愉快，卻是最沈默的。現在，沒有一個人肯公開照相，除非他或她在微笑着，像一隻在籠中的貓一般。彷彿真正的愉快，是永遠如此粗野的。今天人們把自己衝成數犬塊，以俾將來在市郊公墓中憂鬱地腐爛。所以西湯河的心，是不快的。有一度它曾甜蜜而光明，現在則它有了膽計，還帶一點犬儒主義。當它蹣跚地穿過了接受德拉維達(Dravidian)回憶所超度的陸地而向海流去時，它一定隨身帶着一種對於環境的痛苦欣賞，人們便在此環境之下，坐着並聽着相互的呻吟，它使同古(Toungoo)區的水一起流乾，此區的首府，乃是森林英雄們所喜愛的一個城市。這裏有近代生活的主要娛樂設備，包括一個俱樂部，一個教堂及教育機關等，政府官吏甚多，他們的上司莊嚴地來，莊嚴地去。他們視察計畫進度，一條一條記入簿中。俱樂部和社會各界領袖，都盛宴款待他們。那裏鋪了猩紅的地毯，還組織了一隊本地的足球隊，完全使同古過了一個節日。一切都是慈惠的、可愛的、人道的，但卻有一點瑣碎。然而西湯河卻不跟着它走，要近代化就等於要不光榮。並且同古亦曾一度是偉大的所在，現在就請對這想一想！

庇古城內有一個大塔。這個塔，當西湯河快樂的時代，是很高貴的。但現在卻沒有人再愛庇古了。她曾有過一個王國和一個偉大的名字，從錫蘭來的大使，勇敢地溯孟加拉灣而上，來呈獻貢品於她的腳下。現在她只不過是一個鐵路站，星期日從仰光來的開汽車旅行者，可以在此進午餐而眺覽運河上污泥滿身的舢舨。距此不遠則有低矮而含糊的山脈。它們頗像年老的野

瘦，老而且瘦，但卻仍如在太古時代般碩大無朋，在其主塔的四周，你可以在星期日遇到一打照相機。其中大半來自紐約或費城，想亦有少數，具有幻想的識力。他們不瞭解底古，他們也許知道她現在的塔，是她的老塔在一九三〇年底古大地震時毀壞以後的重修。他們也許還知道經過了多次面紅耳赤的爭論以後，纔決定怎樣重建現在這個塔。有些人認為築塔學上的深觀念，與家譜上的老紀錄一樣神聖。但就在那時候，多數訪問底古的人，亦未能如西湯河那樣看到她的過去。西湯河昨天載運泰瑪拉國王的武士，正如今天載運牙美辛的稻米一般。

底古與西湯河是總角交，它們共同長大。它們曾數過彼此面頰上頻添的皺紋，看見了對方的第一根白髮，大家都吃一驚。轉惡的焦躁，痛刺到心裏。那些庸俗的近代的注視者，他們關於過去的甜蜜財富，知道些什麼呢？他可知道當四旬齋節的月亮滿圓時，村中少女如何受人求婚，成了婦人；他可知道當雨量稀少，收穫歉奮的時候，如何此村賣到彼村；遠在西湯河上的親友，如何在其友善的水面上，將記號送給他們的故居村莊；部落如何沿着她的河岸一帶赤褐色泥土上，分出新部落來；以及宗教儀式的鼓聲，如何在陰鬱的林間與絲綢為面的谷中唱出其衷心？

橡皮地產，鋪展在西湯河畔肥沃的土地上，但其稻田，則幾乎是土地之中的最上品。在流了三百五十哩之後，她在最後入海以前，張開了一個廣大的河口，當雨季的狂風在海灣上怒吼時，它們似乎是在緊張西湯河上的局面，並將海浪遠送上沙積的海岸。多少不謹慎的船舶，已經因此損失，那有名的飛行員史密士（Sir Charles Kingsford Smith）不亦就在這附近一

帶喪生的麼？

## 第七章 薩爾溫江

假如西湯河是靜靜地在崇拜着過去，則薩爾溫江既不膜膺過去，亦不滿意現在。她急流過喀命森林，也與這森林同樣地蠻荒和勇敢，西藏以東的一塊含糊地帶，是薩爾溫江的搖籃，她實在完全是出生在不知名地帶的一個孩子。沒有人能瞭解她，她所做出的事情，甚至在紅色的喀侖人看來，也都不可思議。而他們對於深入大自然遺產的一切，都有一種愛好。

薩爾溫江南流注入瑪打萬灣的東部，航程中有一大段作了暹羅與緬甸的天然國界，她而且是一個嚴峻的衛士。沒有一條看家狗，能比她更不妥協地對付那些膽敢闖入其範圍的人了，她會跳起來，吼一聲，衝過去。她整個兒是一種野蠻的挑戰動物。她流得極快，很少的船舶能在她那白沫泛濺的水上划航，有幾個時期，她竟至奔騰得如虎躍那樣，威脅行旅。她的急湍狂流，真的是很可怕的，它們像是神明在發怒。如果你要找一種自然現象，來解釋某個野生原人的古怪瘋態，那麼薩爾溫江實是最適宜的了。說她在那裏發瘋是毫無問題的。但她的發瘋是一種栩栩如生的瘋態，這種瘋態，並不因其瘋而慚愧。你幾乎可以說，薩爾溫江的發瘋，乃是薩爾溫江的宗教。總之，瘋就是她，她只是瘋的產物，正如光是太陽的產物一樣。也許瘋有一個缺點，即它對於一個自信（也許錯誤地）神志清明的世界，沒有用處。薩爾溫江拒絕工作。她譏笑伊洛瓦底江，卑視西湯河，在她看來，一個是一頭以糖漿餵大的肥牛；另一個則是一個感情豐

富的可憐人，眼淚鼻涕地懷念着過去。爲什麼在你能夠快樂地撒野的時候，要憂鬱地馴服呢？爲什麼在你擁有鮮豔的現在時，要緬懷既往呢？當瘋狂是這樣一種醉人的麻醉劑時，自求神志清明，不就是一條河的主要目標嗎？這便是薩爾溫江的哲學。

沒有人知道她究有多長，究有多大年紀。但推算起來，她比伊洛瓦底江要長些，而其年紀卻正與西湯河相彷彿。在她的面目上，有一個蒙古人的跡印。你當不得不相信她曾向第一個喇嘛歡呼，而行將嘲笑最後一個喇嘛；實在是無法計算的東西！她的整個河身，都躺在叢山之中，她終生在堅硬的山背上奮鬪開道，她愛緬甸人，但她更愛掸人。也許緬甸人太喜歡法國的動詞和英國的代名詞，薩爾溫江卻討厭這類噓語。這便是爲什麼她在掸部高原中奔流時，在太陽下大笑，在月光中跳舞的理由。——一直待她流到紅色喀侖人的村落爲止，在這裏，她便等於回到家裏一樣了。

掸人和喀侖人，都是很天真的人民。他們並不假裝合理化，然後再發明一種哲學來解釋何以他們是不合理的。這便是爲什麼薩爾溫江喜歡他們的緣故。許多已經離開山頂往山谷跑的喀侖人，已經成了基督教徒。薩爾溫江將與這些敗家子斷絕來往。如果上帝作豹吼時候，不如其在獵戶座的光芒中那麼多，那末薩爾溫江便不會有上帝。她甚至不會有大小城市。除了毛淡棉以外，她的兩岸的確沒有城市。她且因此而恨毛淡棉。她用種種態度來表示此種憤恨，但最使人注意的，乃是她的河口，有日見難於航行的趨勢。滾河機器是對她的一種侮辱，它們像是一位皇帝背上的虱子。她以一種完全的憎厭來唾棄它們。

甚至村落也不是薩爾溫江的朋友。它們並不可愛地擠在她

的周圍，像它們擠在西湯河畔一般。真的，薩爾溫江是非常寂寞的。寂寞而自傲。但在她的寂寞與自傲中，卻有着一種偉大而芬芳的美麗。是靜地的美麗。禪部高地並不微笑；它們非常嚴肅。沈思而蓬亂。它們是大自然的清教徒。但是否一塊磨光的石頭，常常是最吸引人的呢？在這些日子，你所看到的偽飾的東西，實在太多了。這會使人生厭的，當然在跳動的人心中，還有些比一個商店老闆的微笑或一個會客室鞠躬更深刻一點的東西。這兩件事情，都可以由一隻企鵝做到，而且還相當熟練。在禪部高原及在高處的紅色喀侖人村落內，古老的巖石在龜裂的泥土間閃着光芒，森林永遠不埋葬它們的死者，而深紅色的絕壁，則蹙着眉頭，深深沈思。當然這裏亦有太陽，但卻不是一個肥碩的調味精美的太陽。它發出的光，乳白色，但這卻是大角野山羊，或其他山羊的乳。村落很少而且零落散處。它們從來想不到彼此撫愛，一種強硬的獨立性格侵入到一切的事物裏。在森林中，大樹與灌木也許靠得很近，但這是爲了爭鬪而不是寬宥，一切事物都服從一條神聖的法則，但這卻是一條既不求恕亦不寬恕的法則。

在這裏，薩爾溫江是很快樂的。她有一隻審美的眼睛，但這種美麗必須要雄偉，強壯而康健。那種婆婆媽媽的影片，是會使她作嘔的。她有信仰，但信仰之中卻有勇氣，在她所有的美學中，都有一種奉爲神聖的戰鬪感。她的周圍長滿了麻栗樹林。它們有一種黑色的神祕，這正是她所喜歡的。這也便是爲什麼她允許人們在她比較馴服的幾條支流上，朵浮那麼多麻栗樹的理由。在一株麻栗樹內，甚至在一株死了的麻栗樹內，都有些那種日長的忍耐心，只有人們在文明方面的愚蠢企圖，纔會把這種

耐性毀棄湮沒。在薩爾溫來，除了怯懦，便無罪孽；除了成功，便無失敗。如果失掉了勇氣，那就是贏得了金錢，它又能對於人或江有些什麼好處？在喀侖狂風怒吼及撣部溪流奔騰之處，一隻圈手椅就像是在江東 (Kiang Tung) 峭巖上的一張電影廣告一樣。喀侖人或薩爾溫江都不能容忍它。

有幾個地方，薩爾溫江在山間的低谷中咆哮，並在翻騰波動的池中打轉，但她卻永不失卻她那暴風雨的心。甚至她的支流亦都很可怕。它們的名字，說明了她們與一個倔強的地區，有極密切的關係，譬如南邦 (Nam Pang)、南登 (Nam Teng)、南包 (Nam Pawn)、南定 (Nam Ting)；南卡 (Nam Hka) 及南新 (Nam Hsim)。這是多麼光榮的一家啊！在每一個名字內，都燦爛着一種大無畏的精神，就是萬里斯渥爾夫她自己亦不會願有一個更不妥協的子孫的！

約在毛淡棉之上六十哩處，薩爾溫江即失去了她的大載麻栗樹，悻悻地流入海中。但她在英國領土內經過了六百五十哩的長而兇險的旅程以後，卻依舊如利劍般地準備着戰鬥。

某一個勁音的季候風的日子，厚厚的雲幕緊壓在天空，我沿着薩爾溫江踏進其墳墓。她很寬廣，已經褪色，她的步伐慢而堅定，她不出聲，不唱歌，亦沒有臨終的遺言；但在她那老年的眼睛中，卻有一種光芒。這可並不是屈服的光線，它是能赴燎原之勢的星星之火。長長的皺紋從無休止的海灣直捲上來，緊蹙了薩爾溫江的眉頭。大雨傾盆，灑遍大地。這是一種嚴肅的死，甚至是一條不馴河流的死。一種溼而灰色的沈默，是大洋鉛色的胸脯，在天空中的一把光劍，一條寂寞無人的海岸。磨齒獸（按為洪積時代所產之哺乳動物——譯者）或已在那裏嚼食。我

的薩爾溫江完了；我覺得無助地站在一個公開墳墓之旁。

## 第八章 緬甸的都會——仰光

仰光是緬甸的首都。關於她，恐怕就只能說這一句話。但如果你當她是一個應該行近的國都而行近她，以求對於緬甸的生活，得到一個綜合的評述，那你是會失望的。她可以是緬甸的首都，但她卻不像曼德勒那樣是真正老牌的緬甸城市。的確，仰光有一件許多顏色的外套，她是在埃及土地上的一位約瑟，我可以保證你，她是一位很動人很前進的約瑟，但卻終只是一個約瑟。她的心與恆河的關係，幾乎與伊洛瓦底江的關係完全一樣。她收容成千的印度人，歐洲人亦在那裏建造無幾茅屋，開設商業公司，並在俱樂部中度其悠閒歲月。她有一個華人區，在那裏，你可以對孫中山先生祈禱，或僅僅修理你的牛乳提桶。沿着其數學上很精確的街道，則行走着日本人、希臘人、阿美尼亞人、猶太人、澳大利亞人、美國人、從巴西來的西班牙人、及從新加坡來的瑪利人（Malis），仰光張開兩臂，歡迎全世界的人。她是好客的靈魂，理想的女東道主，但除了一個為着一切人類的心的，她亦還有一個她自己的心。它與她交談而安慰她，當人類機會來臨的時候，她是她自己，她是仰光而不是田柏都（Timbuctoo），這便是為什麼她要求諒解的待遇之原因。她的世界主義，已經使她略現狡猾，她像是在一塊曲折平原上的肥沃黏土，她常常將其巖石結構的真面目隱藏起來。

也許當一切說過與做過以後，她的確還是喜愛緬甸的。就實際上的意義而言，這是她的家，但她卻並不在緬甸的生活中

生活。她過着一千種生活，而在其間到處閃避的，便是像緬甸那樣微笑着的一個迴避的幽靈。

在這一點內，仰光是很聰明的，因為既是一個很大的海港，她的任務便是為一切人們供給一切物事。在運輸數量上，她的港灣吞吐力正是孟買或加爾各答的勁敵。緬甸產品之中幾有百分之八十，都經過她的雙手。她的地位在仰光河的左岸，除了最大的船隻以外，她可以容納所有的艦艇，只要是摩登的東西，她的碼頭上莫不應有盡有。仰光的港務委員們都是很聰明的人，他們會研究他們的河流，他們亦研究過世界貿易，他們會很聰明地討論這兩個問題。仰光河頗像是伊洛瓦底江的一個養子，頗大有衰敝的危險。如果仰光港務委員隨它去，它即會全淤塞自己而成另一條水道，他們必須經常妥善地加以疏濬，對於他們，潮汐的問題是非常熟稔的事情。在他們的生活中，沒有一天或一個鐘頭，這種煩擾的現象不受到他們熱烈的注意的。從仰光到海上，約為六十哩，這整個的一條水道，都必須靈活地加以注視，還必須隨時製出新的圖表來指導駕駛員及艦長。河床常有變動，泥稜來去無定，所以改製圖樣的工作，永遠不能停息。

設計仰光的人，雖然服過軍役，倒是一個數學家，我想他便是弗蘭塞士尉 (Lieutenant Fraser)。直到康倍爾爵士 (Sir Archibald Campbell) 於一八二四年登陸的時候為止，那地方僅只是由阿郎巴耶王 (King Alangpaya) 在一七五五年所設立的一個小小居留地帶。從那天起，它的未來便得到了保障。待和平恢復以後，它便開始生長，早在敏哩外一個小城敘利安 (Syriam) 居住的商人，渡過屈古而來到仰光。街道都像美，一築地極以數目。河的前部用作了一處根據地，而以蘇爾塔 (Sule

Pagoda) 作為核心。因為兩地相差不過數碼，所以計畫的統一性，就不致於過分緊張。土地一片平坦，唯一的例外乃是在背後由稅大剛塔控制着的青山。

此城依舊保有它原來的模型，有一排長而直的街道，與河道平行而馳，由所謂橫切的街巷聯成一起。巷大多比較狹窄，但在重要地點，便把它們放寬而成爲第一等大街。可是基本的馬路，還是與河道平行的。商人街是一條，達爾好西街 (Dalhousie Street) 是另一條，這兩條街都是商業蒼萃之地，各大公司的總店以及多數工廠的總廠，都在這裏。斯脫朗路 (Strand Road) 是一種複製品，但它與河道最近，所以載運碼頭貨物最多，斯脫朗路也許是仰光最引人的道路之一，這不但因為有那堂皇的海關大廈及警察廳大廈，而且因為在這條街上，我們還可以找到港務委員會辦公廳，郵局及城內最上等的旅館。

如果在仰光要想有一點清冷的微風，那只有到斯脫朗路上去。因為某些奇異的理由，緬甸首都內的一陣微風，常與河道聯在一起，所以的確每一件東西都是冷的。當大雨在季候風時節降臨時，它亦常常受着河潮的煽動。如果仰光接待一片海上飛雲的偶然訪問，則它的過道便是河流。當每一件事物在四月的熱背上鱗裂時，亦得靠河道中的航輪汽艇，把失望的靈魂運到它那廣闊清冷的胸膛。

仰光對面便是瘦瘠的達拉 (Dalla) 村。空想家預言仰光將來一定要造一座橋通到達拉。他們說達拉是仰光擴張的子宮，又說除非造起一座橋，仰光的地價便將可怕地上漲，即使不致上漲，就仰光城所處的地形而言，亦應該有一座通達達拉的橋，正如一條船得有一根龍骨或一隻鼠得有一條軀帶一般。然

而仰光只高與夢想着其通達達拉的路，她也許知道如果她與達拉有橋相通，她亦必須與敘利安有橋相通，這便是非她目前收入所能負擔的。即使就市政上說，它每年只須化上一千萬元盧比，也是如此。

在達拉有一二處碾米廠及伊洛瓦底小艦隊公司的一些造船船塢，但這便包括一切在內了。那裏有一個孤獨的塔和一排無樓茅舍，它們的屋頂三角點每天浴着朝陽。此外還有一條斜板路及一條鱷魚的紀念品——這條魚曾嚼去了一條人腿。但雖有這些輝煌事跡，我們在仰光就是不爬到稅大剛塔上，也可以看到達拉以外的一片綠色稻田，一座橋可以使達拉成長，這句話也許是真的，但即是這種動人的希望，也不能使仰光忘記她在一把緬甸的遮陽傘下，有一顆蘇格蘭的心。

全城人口約近四十萬，它增加得極快，在仰光還有一些人，能夠記得當年商人街乃是一個半森林，而威士忌要賣到兩個盧比一瓶。

因是全國的首都，仰光便有一所政府大廈和一個秘書廳，前者很醜，後者衰老。政府大廈周圍有很廣大的院子，但其建築則極不高明。它是一個缺乏精神的漢本代爾（Chippendale 意為客廳中的一種輕便式傢具——譯者），它只是一個洗淨的鄉村雜貨商，冒充一個爆裂的城市哲學家。秘書廳已在某次大地震中，受損壞。它沒被徹底毀滅，實在更可憐。它是黃色，豐厚而沒有生氣。但仰光希望有一天能從其政府大廈的漢本代爾及其秘書廳的無生氣中釋放出來，她的希望是在她的新政府與她的新憲法之中。她或者不得不等待，但這種釋放是值得等待的。秘書廳的悲劇，就在它距離仰光很吸引人的天主教大教堂並不

甚遠，我常常稱羨這一個神聖建築物的一對塔，它亦有一個河西開的窗及一條精緻雕刻的門口。

但就建築而言，仰光並不豐富，她的貴重財產便是稅大剛塔，這一個金子堆起來的東西，位在一個壯麗的山上，仰光之不能少了它，正與雪梨之不能少其港埠與愛丁堡之不能少其城堡一般。老遠地就看得見它，無論日夜，它都像一種神聖烽火燃發出火光，進河上駛的船隻，都驚於它的精緻與偉大；陸路旅行者則在十五哩外便一鞠躬，向它敬禮；在遙望港灣中的船隻，向它歡呼致敬，好像它是全陸地上最甜蜜的事物一般。

每遇節期，在它周圍擠滿了佛教的信徒，據說有八位菩薩的神聖後裔，長眠在稅大剛塔之下。他們難道不是有名的阿諾阿拉塔王派到錫蘭去的一個有歷史性的遠征軍之全部結果麼？但即使塔底下沒有這些驚人的遺跡，稅大剛塔也還是一個寶貴的東西，僅因為它很美麗這一點，它就很可貴。它的基礎，寬而似球，但它的上層，則漸窄狹小而成爲一個長尖塔形的飾物，其設計與西方的塔頗爲不同。這裏沒有一點希臘的束縛，而寧是一種野蠻的自由。不是外來的東西怎麼能可愛？也許總有一個能容納一切事物的場合，甚至在美術界中，稅大剛塔在仰光，或者很迷人，在維頓郡 (Wigtonshire) 或者就很討厭，但這並不是說仰光錯了，維頓郡是對的。馬球帽固然與明朝相配，卻不能罵西克人在阿米斯特 (Armistar) 戴頭巾，所以我愛稅大剛，便愛她的野蠻。她在她最崇高最純潔之處宣揚信仰。在晚上，當繁星滿天時，她便對人類中最神聖的人歌唱。

距她不遠之處，便是仰光的皇家湖 (Royal Lakes)，湖畔樹蔭濃密，極其引人。綠色的手臂環繞着它們，它們便以同樣狂喜

馳的雅態，在日月之下靜麗。在它們的水中，稅大剛的影子在繁星之間蕩漾，愛她的人們，可以步行或驅車到史坎代爾角（Scandal Point），這是一個湖的上小岬，從這裏可以很方便地望見那偉大的塔。

她勇敢地借着洪水的光芒，像一個神仙的幻像般地從黑暗中崛起，當她的金色身體在水中行動時，水都顫抖，樹木——陰暗，鬼樣的樹木，則翼護她的寶座，星座亦在她的壯麗之前變成灰色，她不再是一種美麗的圖案，而是一個在天堂裏的觀念。在她的前面，一切人類都得低頭，因為如果他們不低頭，他們便不是人類而是野獸。很少的基督教紀念物之中，有這許多謙卑溫順的儀節，亦沒有一件事物，能更純潔地表示其神力與志氣。在那裏，稅大剛塔之內，有人類精神極迫切與本能的祈望，這是宗教在哼着其寂寞的甜蜜歌曲。

然而另外一想，則在她的周圍，人們卻在爲了塵世間的微物而在打架！在她附近，擠滿着雕刻精緻的神座，它們卻已看到了刺刀的光芒和火藥的黑煙。當此城被英國占領時，英國兵就守着稅大剛。我們並不責罵英國人，正如我們不責罵緬甸人一樣。罪惡是所有人類的遺產，在它瞭解全世界上除了善良便無任何價值以前，卑賤一定要盤踞在人類的精神中。

仰光最近曾替自己造了一個市政廳，也許最適宜的稱呼是把她叫做仰光合股公司的住宅區。這是一個很古怪的機關，它處事很公正，而且喜愛仁慈。仰光每年從稅收中撥給它一筆盧比，它便須努力使用途不超過這筆款子，即當苦力需要更多力錢的時候，亦要如此。但有一天，它腦筋裏忽然想起要造一個新的商業區。老商業區是很不優雅的；它像一個美麗的貧民院，人

民說它可以使他們回想到古代。但一個公司的尊嚴，卻不能永遠生活在一個建築的破落戶內，甚至是爲了取悅古代，亦不行。結果，仰光公司便自己造了一個新商業區，但它做工作的時候，卻不像一個整體，而像一個二元體，這便是它的特出之處。它在羅馬的妖法之下開始其新商業區，而在把仁的啓示之下告一結束。沒有人知道爲什麼，但事實便是這樣。如果你考察仰光公司新住宅區的背面，你就可以知道在方式上多變化的，並不是前面，你可以知道背面是很合適的古典式，而前面則是膚淺的緬甸式。有些人鹵莽地說政治插進了這些事情，但當然對於人心的錯誤，並未加以限制。事實上，新市政廳或仰光公司大廈，依舊只是一個老鷹頭加上了一根孔雀尾巴而已。就是這樣，它亦並非是不美麗的。當我忘記了它的老鷹頭時，我就喜歡它的孔雀尾巴；當沒有人使我記起它的孔雀尾巴時，我就喜歡它的老鷹頭。

關於它，還有一種模糊的王權追念，這是一種沒有市儈氣的權力姿態，它那偉大高指的窗戶，形式上極其瑰麗，像護街女隸那樣攀緣在屋頂作裝飾用的辟阿塔茲（Pyatthats），說明除了三角頂以外，還有別的用處。我相信在仰光市政廳內，我們在房屋正面有一種新的記號，它的理想有一點混合。但在它們後面，卻是一種真正瑰偉的調和，是在民族主義口中的一首新歌麼？也許，但卻是其中帶一種普徧曲調的一首歌。

在市政廳前面，便是斐乞方場（Fytche Square）。在這裏，軍樂隊奏樂，兒童嬉戲。在柔軟溫和的黃昏，劇人來訪，上演「布挽」（Pwe）。緬甸的「布挽」是一件很奇異的事情，它有開始而沒有結尾。我知潛有一次在我入睡的時候開始，到我第二天早晨

去辦公的時候還沒有結束。它包括女人跳舞，話劇表演及幽默的說相聲，變化很多，可以組成很長一段時間的娛樂。有幾個笑話很下流，但西方的下流不是東方的下流，反過來說亦是如此。在我們比較可敬的幾部英國電影中，有幾幕可以使一個緬甸人害羞得藏起他的臉，所以緬甸人還是喜歡他們的「布挽」。它的樸素鄉風使他與他的祖先合而為一。他討厭費心裝飾，「布挽」與金幣花同樣簡單，演員很少改換他們的服裝。的確，他們只有很難得地離開那粗野的竹子舞臺，而跳舞的女人亦都假定你是知道全部事情的作偽的。例如當觀眾像是正注視着小丑的時候，他們就並不真正反對互相講幾句私話。也許近代世界上像一個緬甸「布挽」那樣意識到古代的事物，並不甚多。莎士比亞的戲劇必亦曾在這同樣的方式中上演過。一個在空曠地方的原始舞臺，長凳形成了觀眾的界限。坐在凳子上的都是社會領袖，而遠處蹲在地上的，則是普通的民衆。一種簡單而毫未粉飾過的安排，想像便在這安排下面產生了它自己的幻象。現在，我們甚至要製造我們自己的早餐都不能得到允許。

爲略爲表示她並未睡着起見，仰光已自己建造了一大批平房，這些當然可起哥林麥安(Corinthian)的影響，並表示有削減房間及壓小穿堂中部的希望。

她亦已替賽馬神募建了一個寺院，這是一種很輝煌的信仰表示。它的名稱爲基埃卡山(Kyaikasan)，甚至這名字就呼喚着一種奔奔如真的虔誠。我曾親自到過基埃卡山，覺得它很醉人，足以在牽馬時贏得半個克朗，再在啤酒上化去七個及六個克朗。曾有人對我說過，他是東方最精緻的跑馬場之一。一直在我下赴新加坡之前，我相信這句話，但當我回來的時候，我又播

信這句話了。也許在人類的結構中，並無判斷跑馬場的能力。這個問題很複雜，它不像一隻短角牛或一頭黑臉公羊，它甚至不像一隻阿勃亭梗，在這裏，你有傳統及一簇短鬚來指導你，你也許可以在基埃卡山弄得很多錢，夠你環游帝國一週，但說來很奇怪地，你也許更會失去很多錢，夠你環游世界一週。可是我承認我喜歡基埃卡山，它是一種綠色與白色的神聖，草是綠色的，軌道則是白色的。在你把你的錢被進牽馬去以後，你就爬上了金扶梯，我想在基埃卡山的看臺上一定充滿了光榮，它們建造時非常講究，一面要擋住太陽，一面又要讓你看清楚起跑的大門及競賽的成功。場子亦是很美麗的。在一株皂角樹的陰影之下，你可以煢起四·三〇的得勝者，或與都得漢(Tootleham)及布得漢(Bootleham)的布拉薩希(Bunah sahib)討論米價。在冷天的每一個星期六及在雨季的每一個星期六，你可以看到準時的大集合，他們來時有坐小汽車的、坐公共汽車的、坐出租汽車的、坐人力車的、坐馬車的、騎象的、和坐牛車的。我甚至曾看見他們步行而來，但不問他們用什麼方法來，他們是來了，他們都有立刻成爲鉅富的可能，他們都知道沒有別人能知道的事情，深深地在他們陽光普照的心理，他們載着一千種起死回生的祕密。所以在仰光看來，沒有了基埃卡山，生命便只是微末與空洞的東西。仰光的舊跑馬場，對於年輕人及航行者依舊值得一逛，這是伏耳路(Voyle Road)上一樣落後的東西。看臺的大小，不道像一把放大的洋傘，還有一條朽腐的軌道，則圍着一個毛茸茸的公園，但在仰光居住到二十五年以上的人們，在俱樂部中及晚餐時常說，老跑馬場要比新的更能享受。他們說新的太太華麗，你在那裏不能會見每一個人，即便你能會見，你也必須

一舉一動都像法國路易十四時代，會客室中的一隻安娜王后（Queen Anne）椅子一樣。在老跑馬場上，你可以捏捏別人的肩膀，問問是誰選了他的襯衫料，那裏像在自己家裏一樣，人們並不太虛誇，在基埃卡山，則除非你曾在政府大廈吃過兩頓飯，就沒有人對你說話。

在仰光，足球乃是雨季的遊戲。緬甸運動協會，在這裏維持着一個頭等的足球場，常常有盟主賽及錦標杯賽。比賽都很大，爛泥和雨水使它們如此。緬甸鐵路、大學、海關、警察局及至少有一個軍隊裏的團，都組織有球隊。羣衆集合的情形，與當年甄振改革及尼羅（Nero）奏提琴時一般。我沒有看到任何事情可以動搖仰光足球觀衆對於球隊的愛憎。如果她喜歡一個球隊，它就喜歡它；如果它討厭一個球隊，它就討厭它。如果它所心愛的一隊打輸了，比賽的命令並無多大用處；如果心愛的一隊沒有打輸，那命令的用處便大了。平時不致傷害一隻初生蚊子的善良人物，在緬甸運動協會的足球場中，亦會勃然大怒或狂喜逾恆，沒有任何宗教，能像在這裏那樣改變人性的。這是心理學者的一個快樂獵場，及犬儒主義者的神聖山莊，但同時亦管理得很好，也有益處。

離開仰光十四哩，有一個十八孔高爾夫球場，在仰光城內還有一個九孔高爾夫球場，兩地都很好玩。但一個是對於高興的人好玩，而另一個只是對於不高興的人好玩。從聖誕節到聖誕節，每一個週末，高興的人到十八孔的明加拉敦（Mingaladon）去，不高興的人到九孔的普羅姆去。在那裏，克朗的命運便在一玩玩高爾夫球者的懇切而豪快的方式上決定。我在兩個場內都玩過；所以我算得又是高興的，又是不高興的。明加拉敦。

有很美麗的景緻，亦是適宜於打球的地方，它在一個多泥而得畫圖似的村子內，在美學上與運動上都皆使人滿意。當森林及灌木叢在四五月間茂盛時，游一趟明加拉敦大可使精神一振，實是一個很好很有君子豐度的俱樂部。

但對於不高興的人，普羅姆路是無可比擬的。他們於星期日早晨在那裏集合，即使你的俱樂部侍役在上午三時還服侍你，你亦必須在六點三十分時到普羅姆路。那是仙女在高爾夫球發球處跳舞的時刻，在那古老俱樂部木屋可祝福的陰暗處，掛滿了過去普羅姆路玩高爾夫球者的團體照相，你就在那裏大談椰菜及帝王，一直到某人打電話來提醒你，說你會答應與他共進早餐之時為止。於是你便在吃你的茄利雞，並分析那最後的一擊。

在老跑馬場附近有維多利亞女王禧年大廳（Queen Victoria Jubilee Hall），完全是哥德式的建築，常春藤爬滿了它的牆壁，我常常想這種常春藤一定比建築師要來得慈悲，它很肥胖簡單而平凡，但音樂會更在這裏舉行，政治集會及每年的跳舞會亦在此召開，偶然也有話劇的表演，甚至還可聽到有人在這些崇高的拱門之下發表演說；所以一定有許多人，比我更喜歡禧年大廳。

仰光的俱樂部一共有五個，自鹿古俱樂部、琴卡那俱樂部（Gymkhana Club）、船舶俱樂部、金子俱樂部、及游泳俱樂部。如果你要忍受一種惑人的顛狂，你必須至少參加兩個，你當然可以隨意選擇。鹿古俱樂部是奧林比克式的，除非你在鄉裏有一筆可靠而能活動的財產，而在你的律師那裏有一紙權利契據，你就不能進到它。在這裏，人們昏然地吸煙，愾然地喝酒，琴

卡那俱樂部是社交最活躍的一個。在那裏，你可以玩網球、足球、板球戲、彈子戲、或滿牌。它在星期六的晚上及星期一的黃昏跳舞。它有世界上最大的酒櫃，和最甜密的音調。實是天堂之中一個大的新天堂。在那裏，藍色的足球非常藍，玩滾球戲的英雄非常英勇，但這裏也有怒容滿面的人。最老的會員高高地坐在俱樂部酒櫃的高凳上，說舊時的琴卡那還要小，還要舒適，還要更友善。但生活是在改變的，甚至俱樂部也不能永是老樣子，而仰光那可愛的「琴」——甚至玩足球者都這樣親切地稱呼着的——卻繼續使人滿足，祝福人們。

在船舶俱樂部，你並不需要船舶，不錯，會員中有一半都認為捉蟹比烹牡蠣容易，但當然你必須在學府上有興趣於划船。當舉行賽船會時，你必須鼓足勇氣到那裏去。俱樂部的房子是最富於鄉村風味的，它位於皇家湖的邊緣。當你坐在寬廣的陽臺上時，一大片綠玉為岸的湖水，就在你的前面展開。樹木、綠色的林中、空地，及閃光的水，使你的黃昏小飲一直舒服到你的靈魂；當月亮上升到稅大剛山頂上時，赤褐滾圓像說人的臉，你就真可相信神是在他的天上的。在這裏他們也跳舞。在音樂會的晚上，甜密的音樂飄過水面，當喀里多尼亞學會以一切飲料中最可愛的一種來祝福其天神時，仰光船舶俱樂部內便興起了一種非薩生那契（Sassenach）所能剝奪的和平。

仰光還有附郊，關於這些地方，也許沒有什麼新鮮東西，但有一處仰光附郊，卻常使我着迷，那便是凱門亭（Kemmendine）。就是這個名字，已夠引人的了。它有一種諧音的和設計修瓌得度的美。在此附郊內住着一種特別的人民；他們有一種幽默或。他們早年政治代表之中有三人奉做「三劍客」。他們這樣做

着，一面由於他們內心的可愛的善意，一面亦由於有一種欣賞感。緬甸人民有一種很悅人的大儒主義，他們本能地知道最神聖的人造制度便是人造的。他們知道政治也是人造的。他們雖然對於那些爭取形成他們目標的神力者之誠實，從不懷疑，但卻也偶然高興和他們開開玩笑。凱門亭便是這樣，她便「三劍客」有勇氣，能安心，和唐古訶德一樣，拿了長矛出去，與一個毫無武裝精神的世界一決雌雄。凱門亭看他們佩了肩綬帽章，在一把傘這動人的徽號之下，依着他們自己歌曲的調子前進。傘在緬甸極其普遍，不但可以遮陽，而且可以遮雨。凱門亭地方，有時驕陽逼射，有時大雨傾盆，所以在她看來，傘乃是一件最有用的東西，但這並不完全是以傘為地方徽章的原因。凱門亭的主要工業便是造傘業，所以她要使她的「三劍客」身上看出了對於緬甸人民如此親愛的一種工業忠誠之政治生命。

仰光頗以她的大學而自傲。她因為太驕傲了，所以曼德登及毛淡棉等城市，就偶然來提醒她，說她的大學根本不是她的，而是緬甸的。約在十二年以前，仰光大學在五哩外的普羅姆路上，替自己造了一套精美校舍。這一件事情，大部分應歸功於當時總督白特勒爵士 (Sir Harcourt Butler) 在財政方面熱心努力的結果。此大學有兩個學院，即大學學院與捷遜學院 (Judson College)。後者受美國的影響甚大，其名稱即由早年某次壯麗的教會努力而來。從緬甸各地來仰光入此大學攻讀的男女學生人數，日見增多，還有許多地方，表明緬甸人在學術方面，對於她的成勳絕對表示信任。摩登的外貌正在貪婪地被吸收着。緬甸的青年女人，在傳統上是很害羞很謙恭的。但到仰光來的女人，卻很快地趨於運動及擲棍擊球戲；青年男子亦有同樣的「邊

步」。他們組織辯論會辯論康德的倫理學，並準備嘲罵奈茨(Nats)及輪迴的思想。的確，這大學是在創造一個新緬甸。這乃是一個不知道泰頓的緬甸，這是一個完全不相信非肉眼所能見非手指所能觸的一切事情的緬甸，是一個完全附麗於議會兩院及一個民族主義黨綱邊緣所產生口號的緬甸，是一個把和的的咒語認為只是智識階級意志薄弱者的耽溺的緬甸。

仰光大學畢業出來的碩士，已超越本國環境所能吸收之量，這也許並不是獨特的現象。但中等階級失業的問題，已是緬甸一件經常的醜事，緬甸人卻不幸地染上了流行的幻覺，相信一個大學學位，乃是常識的一種美麗的代替品。

越過庇古河，便是敘利安這小城，它半意識地被認為是仰光的一處附郊。但如果在一個敘利安人面前承認這一點，那便很危險，因為敘利安會靜靜地替自己想了很多的專橫。亦有一些理由，她不但有一段嚴肅的歷史，而且還有一個屬於緬甸石油公司的重要煉油廠，即是犬儒主義者亦得承認在人類價值上，石油與歷史的地位是很高的。敘利安的歷史有一次以上的圍困，及至少一次的浴血占領——當時它的一位葡萄牙人總督，被一位勝利的緬甸君主無情地斬首。總督的名字是不列托(de Brito)，好像在某幾方面，他是應得如此結局。據說他是一個殘酷而無情的人。敘利安的煉油廠，是規模很大管理很好的一件事業，使當地大量人民獲得職業。真的，敘利安所做的事太多，所以現在一提到石油，她就忘記了還有一個歷史，至少是幾乎要忘記了。

從仰光望敘利安，你們所能看見的，便只是一灘油桶，它們在太陽中發出銀灰色的光芒。但如果你坐了汽船渡過小河，你

就可以發見一間講大得工藝複雜性，有火光閃閃的鑄爐及冰室。鍋爐與石油有些關係，冰室則與火漆更有關係。雖然我曾從頭至尾整個兒觀察這件事情，但我所能說的卻僅限於此。我曾一度聽我的朋友講述石油的精鍊，他的科學知識很豐富，並且竭力避用高深的術語，但這對於我還是太多了，我回家祈求上帝賜我一個簡單的心。

黃包車靜滿在仰光的街道上，它們有時候比人還要多。但因為是便宜而舒服的代步工具，所以並不嫌多。近代的圖樣已使仰光的黃包車帶了一點雜色，但我喜歡那老式木輪的一種。它們通常造得很精巧，顏色也很靚麗。看它們無聲地沿街徐拉，陽光在它們的輪子上閃耀，實有令人戀念的美麗。黃包車夫都是可憐人，生活很苦。他們通常很易夭折，因為在烈日或大雨之下不斷奔跑，即使對於最強壯的心臟，亦不是良藥。他們沉默，簡單；在熱天穿着最薄的衣服，在雨天戴着古怪的錫帽子，而且幾乎全體不是緬甸人。

## 第九章 曼德勒(瓦城)

也許曼德勒會原諒我沒有把她列為緬甸城市中的第一名。在緬甸，她當然是最緬甸化的城市。毛淡棉太富於泰國人的色彩，而仰光則太富於世界性。曼德勒代表着金剛不壞的緬甸的心。她不能像把仁或甚至阿瓦那樣自詡有那麼多過去的光榮，但兩地的傳統卻都到了她那裏。她是阿諾阿拉塔王光榮的承繼者，亦是梯包王 (King Thebaw) 受辱的目睹者。在一八五七年，明登王 (King Mindon) 把他的國都遷到曼德勒，到一八八五

年，曼德勒城上的皇旗下降，全城壓低頭在苦悶之中。此後它就一直愁眉不展，我從未拜訪過一個比這更心碎的城市。無人能夠安慰她；她的悲哀便屈服在殘酷而不變的陽光中。

她的皇宮是木頭造的，但雕刻極爲精細。在某幾方面，它很失望。它有王權，但只是一個小王在一個小王國裏的王位。空間是太吝嗇了，比例是太有限了。雕刻很膽大而可愛，但卻缺乏變化及壯麗。還有金子的閃光，在強烈的陽光中勇敢地搖曳，但它們卻有一種不調和的吝嗇的暗示。

在皇宮周圍，便擠着城市。近代的觀念，到處都有顯示，但曼德勒卻依舊是一個遺傳的城市。對於她，舊的比新的更可貴，佛教僧徒到處擁擠。在我看來，曼德勒是佛教的強大避難所，當你在她那幽靜得古怪的街道上散步時，你可以聽到塔內頂禮的頌語，黃色僧袍像在一個老花園中的花朵一樣地燦爛。人們都很守禮，言談極其溫順。他們記得愛與純真，乃是人類動機的精華。當太陽像一件神蹟事物般在水平線上顛抖的黃昏，曼德勒便合掌祈禱起來。

從伊洛瓦底江上精美的汽船中，帶來了一個詭譎大世界上。的新聞。這有時候很使曼德勒傷腦筋。它使她在不安之中戰慄一刻；她覺得像在一個隱士的居處，闖入了猛性麥酒的氣味，他漸漸覺察了一張可怕的忽略——忽略了心的需要清潔。我相信曼德勒常常在忍逆着總有一天，她要與這種忽略扭在一起，或者征服它，或者讓它像毀滅一切的洪水般地把她沖掉。它在她的心頭咆哮，一年比一年厲害，仰光<sup>仰光</sup>是她的肉與血，但是她有理由懷疑仰光，太塵俗氣了，太爲了政治而擾攘了。在曼德勒看來，除了那能聽不到壞事，看不見壞事，及不說壞事的一切以外，

就沒有政治。她的聖人熟讀書籍，以祈解說之道可以乾幹而直達。如把沿河苦力需要較高工資這件事情麻煩他們，那是濫評。對於一個純潔的心，較高的工資又算得什麼呢？對於咀嚼一段高塔馬箴言的甜蜜，在衆議院內的一篇演說又算得什麼呢？

曼德勒的寺院極多，它們在她一切的方法上使她芬芳。她堅守它們的教訓制度，認為這是滌清世界罪孽及安慰世上痛苦最上的制度。她也許不能聽言仰光並未把她的兒子都送到大學裏去，但她卻有一種很強的疑心，她怕仰光是在向着毀滅之途走去。近代化像小兒瘡癩性癩癬那樣沿着伊洛瓦底江往北爬。曼德勒能抵抗它麼？恐怕只有當她在其寺院中發掘其信仰的時候。它們沒有教給她一點科學，它們的天文學也與原始的神書集無甚重大差異。但對於一個漫遊的心之健康的畏懼，一顆漫遊的星之正確概念；又是些什麼呢？曼德勒寧願有一種經常的精神，而不願有一個震動的大狗星座。

寶塔崛起在她皇宮的周圍，組成了一個神聖的森林。它們是她的皇家祈禱者，因為曼德勒認為凡不是宗教的事情，便不是皇家的，凡不是皇家的事情，便非宗教的。她有一個約近十四萬九千的人口，其中有百分之七十七是緬甸的佛教徒。關於她的心地之純潔或她的精神之健全，難道這能有更堅強的證據？與這樣一種主義的忠信比較起來，仰光的世界主義或毛淡棉的泰朗主義又算得什麼呢？當一畝青蔥之地變成了一個沙土與石灰石的場子時，它算忠於自己的麼？

曼德勒有大批東方商場，人們從遠近各處來作買賣。你可以在那裏找到從胡公谷 (Hukong Valley) 來的野人；從薩爾溫江上游來的揮人；從東部高原來的卡命人；從西藏邊界來的平

險人；從欽山脈來的漫游者及從阿拉干一直走來的古時克朗人之子孫。真正的緬甸在曼德勒炫耀輝煌。此城也許很傷心，但其東方商場則不然。它們蒸騰着活力，它們因一次有趣的笑話而大笑，因一次良好的交易而跳舞。它們以同等的設備出賣雞蛋及僧尼剃刀。在一個白色而幽靜的晚上，我看見一個中國人在那裏買了一本可蘭經。他爲什麼要買這一本書，用不着我們去操心。問題就是他能夠在曼德勒的東方市場中買到它。在這一點上，曼德勒是世界上最誘人的都市之一。當然它也以材料供給人種學者及民俗學者，在這一方面且使最作偽的旅行者，亦甚驚異。她的東方商場忘記了馬尼坡曾一度淪於緬甸統治之下，所以他們便以分配燕窩湯給從胡塞（Hunnon）來的君子們同樣的甜蜜合理化，將孟加拉的泡泡球賣給馬尼坡人。

在過節的日子，曼德勒就披上了一件偉大的口籠。成羣的善男信女爬上她那神聖的山，而向她那嚴肅的寶塔鞠躬，到處都是生氣勃勃，穿黃袍的僧侶，剃光了頭，拿着黑色的化緣托鉢，雜在穿拖鞋的羣衆中；年高的山居者，皺縮的手中執着拐杖；年青的女郎，蓬着一頭黑色的平切的髮；面貌壯嚴的種田人，起而爲穀價祈禱；野蠻而警醒的野人，想起了他們在那三角形中的村莊；長頸長踝上叮噠着裝飾環釧的妻子，耀眼地穿着模仿西湯河谷「郎衣」的年青勇士。一切都很擾攘，很滑稽，很馴良。一切都承認一種共同的忠誠，即佛的堅強而統一的權力，在仰光亦可以看到類似的場面，但在世界上的任何城市內，蒙古族的佛教從沒有像在曼德勒那樣自由地和快樂地和在自己家裏一樣的。在這裏，它呼吸到它的故鄉空氣，並欣賞其適宜的背景。真的，曼德勒如果失去了佛教，那就很像沒有沙上的瓶

哈拉大沙漠了。佛教與曼德勒是孿生兄弟，它們最洗滌的時刻，便是在午日的早晨，手挽手地沿着塵灰僕僕陽光普照的街道，走向心愛的寶塔去。在頂禮以後，也許還有齋會和笑樂，也許還要飲酒唱歌。但在緬甸，友誼與宗教是親戚，在肉體與精神之間，並無笨拙的分別；甚至在肉體與惡魔之間也沒有。這只是一種留給下幾代發展較多而聰慧不如者的不必需二元論而已。當然曼德勒是太聰明地專心致志於經驗論，以致不能把虔誠從人類的自然本能中分離出來了。沒有人能夠確保她會衡量過那種似能提獲在宗教方面漸能合邏輯者之精神紊亂，但她關於遇見因果報應這一件事卻毫無遺憾，她的嘴角上還掛着微笑。

但在她的大笑後面，卻是一顆破碎的心，她的快樂的波浪，在其存在時是很完整的，但卻常常在同樣憂鬱的岸上紛碎，甚至當她所有周圍的森林，都被剝奪了金幣樹的紅色與赤色時，當邊地商人於八莫擁擠而下及大汽船從仰光載了加里福尼亞的天使語音到她的皇家城下時，她的光榮卻記得這些都是塵土，沒有東西可以醫治曼德勒的心，這是在人類援助能力之外的。在全部時間過程中，它也許會成熟為像把仁或泰山那樣一種靜靜的、憂愁的慈祥。但在目前，它卻是一套去不掉的喪服。當我爬上長石級而到她的山頂寺院時，我便有這種感覺；當苦力在碼頭上互相推擠來抬搬我的行李時，亦是如此，塵土在大街小巷飛揚，拖馬車的馬，垂着尾巴站在街角，花園裏雖然有花怒放，卻像是癡獸嚇呆了的樣子，當黃昏的微風吹來時，它在它的翼上添上了絨紗。

曼德勒的落日是一項紫色的迷人景緻，它廣被大地，使成爲一片巨大裝嵌細工的光榮，並把一種世界所不能給予的偉

大，給予皇宮。乾燥而顛倒的空氣，有一種奇異的折光力量，它並以水平面的光線織成非常美麗的蠻境。

其次我與一位有學問的歐洲人住在一起，他說：「這是在大氣裏面的塵埃，你知道的，即是乾帶」。

也許它果然是塵埃，但曼德勒的日落是值得從遠處旅行去一看的。此外，我所知道也值得爲了好風景而跑一趟的唯一其他地方，便是南非洲的卡路（Karoo）沙漠。

吉濱林（Kipling）的「到曼德勒之路」（Road to Mandalay）是當一個人訪問此憂鬱的緬甸都城時心中一種古怪的半記得的證據。我們思想的模糊，常常便是到達成功之路；這也許便是何以有那末多人民到曼德勒去的理由。他們把它看作是一種神話產物，棲息在一條神聖河流兩岸的辟阿塔茲（Pyattats）之下。它就代表神祕，代表一類蠻荒的不可捉摸性，從這裏又出現了一個王國自殺的奇怪而超自然的戲劇。遠在緬甸的心臟，在一塊土地的邊境，人們遇喪禮時在火山巖石上跳舞；遇婚禮時穿過跳躍的火焰而追逐他們的新婦。是一個神祕而神聖的城，由長而低的奏樂禮拜的浪潮撫慰着，是一段由皇家鮮血塗紅的歷史，是一個年鑑內塗滿了被沒收的虔誠之時代。這些事故騷動了旅行界，很少訪問曼德勒的旅行家，能夠維持在精神焦點的地位。它太深入於理想化的過去了，太近於奇蹟的競賽心了。

我不知道這一切歷史的莊嚴化，是否果真是一種莊嚴化。人類的判斷，是一種異常的不準確。那些住在曼德勒的人說，關於它，沒有一件神祕或奇異的事情。他們抱怨它的木頭房子，它的缺乏衛生設備，及人民在街道上隨地吐痰的可厭習慣。他們

說，牛肉的價值太高，魚的味道則極壞。塵埃從乾燥的荒地滾滾而來，弄髒了他們的湯，他們覺得朝山進香者聲音嘈雜爭論不已，而東方商場則只是一處狹窄與邪僻的歹土。

但當然爲過量準確性所征服的一種判斷，也正與一個浸沉在過量理想主義中的人同等不可靠。我個人覺得曼德勒的吸引力，卻與任何小說中的地方所能希望有的一樣大。旅行家所忘記的，就是這些地方亦必須賺錢活命。甚至在手裏握一柄鎗的一位漂亮王子，亦已失去了他獵師的一半。我曾和一位太太談天，她因爲看見煤在威尼斯卸載而對那地方大失所望！曼德勒必須要賺錢謀生。它所賺的錢，有一大筆由旅行者身上取得，這是真的，但大部分還是由現存的臟腑中挖掘出來的。因此她必須穿上套袴，捲起袖子，當明燈王訪問她的聖地時，她也許做過和見過興奮的事情，但現在，她卻有一個地主等待着地租，和一個嬰孩裂口待食。如果我們行近曼德勒時，我們心中有了這種認識，則我們將會獲得和諧印象的機會，就增加了無數倍。歷史並無特別的創造以制定其悲劇的時刻。她通常選擇最禁衛森嚴的活躍場所。曼德勒的周圍並不富庶和驕奢淫佚，事實卻正恰恰相反。一條荒涼的河與一個準備跳進光榮叢山的村莊，大地多沙，灰黃色而顛抖着，蒙着一層乾渴的皮膚。

曼德勒的雨量，全年只有三十吋，仰光有一百吋，毛淡棉有二百吋。曼德勒距北部山脈的延長線不遠，它們以灰藍的顏色，圍在她的周圍。她的白晝很熱，她的黃昏很冷，她大體上帶有沙漠中的氣候，在十二月及一月，則是出名的要冷得發抖。對於那些喜歡生活的質量上略帶一點遙遠而討厭一種不誠實作偽的神經緊張者，她有一種極強的吸引力。但她卻沒有特別的贈與。

亦無一詞的意義。

她沒有一點建築上的新句。委實算不得什麼，甚至算不得一件裝飾品。我想當局現在暗中把它看作和達夫林要塞 (Fort Dufferin) 一樣。但它卻只有很少的傳奇歷史。寺院曾一度是很有力的教育中心，現在，它們卻在大學的西方化之前黯淡下去了。的確，這便是緬甸僧侶反對英國勢力的主要理由。梯包在其王國陷落以前對於英國的輕視答覆，恐怕受這一點的影響很大。無論如何，曼德勒的可貴，便在於她是最近緬甸歷史的紀錄這一事實。她代表着一個迅速趨於政治沒落期民族的一切緊張、高貴志氣、和衰落。在這裏，我得到她古時教育、社會、及政治制度的一切原素。在曼德勒，宗教的象徵多於任一其他的緬甸城市，除非我們包括把仁這類地方在內，但那是完全死滅的。

在這裏，生活着皇家歷史上最陰謀的宮廷，它居然活得那樣長，乃是一項對於宇宙心中慈悲贖物的證據。也許苛責梯包不公平的，他只是攪奪皇位的最兇惡離虎之一的背上一根毛。只有最強壯而眼光最精明的人才能看穿緬甸最後一代君主周圍非現實的玫瑰色雲障。他也許已真正相信英國人在搶劫野蠻人。事實已經在包圍他的人們的血腥氣手中，變得如此曲折，以致皇家判斷只成爲一種毒的邪僻，它在一個虛偽的世界中工作，它沒有重大事件，沒有穩定的或可靠的勢力；只有英國的代表把事實告訴它，而它則是如此一種冰冷的不愉快的事實，使它寧願殺死君主的謹慎，而不願復活它，所以曼德勒的心是破碎的。

## 第十章 毛淡棉(摩爾門)

我常常覺得毛淡棉是非常被仰光妒忌着的。這也許完全是幻覺，但它隱匿在我的心頭，卻象山腰的一個陰影一般。如詳細地分析起來，亦並不與這種觀念相背。譬如毛淡棉輸出麻栗樹及大米，仰光亦輸出這些，只有更多。毛淡棉有很多碾米廠，仰光亦有，而且更多，毛淡棉想努力成爲一個具有相當重要性的商港，而仰光已經是這樣的一個商港。真的，毛淡棉所懷抱的野心，現在實業部已成功了。而且這並非一種靜止不動的局面，只牽涉到一個賦有普通人性的社會而已。但毛淡棉某一種特性，最受人妒忌的，那便是她的美麗。她是一個有極大風景吸引力的港口。在海中，她有昆盧宮島 (Bilugyun) 的保護，她翩翩如生地棲息在洶湧澎湃的薩訶溫江之畔，如果有人告訴她，她的輸出數量以千計時，仰光的輸出數量便以萬計，因而她不免感到憂傷，那末她若知道她還控制着所有美術愛好者的欣賞時，她一定會感到安慰不少。

那些想使毛淡棉高興的人告訴她兩件事情，第一，仰光是乏味而醜陋的；第二，由毛淡棉向東到葉 (Ye) 的鐵道，立刻將越過國界而至暹羅。第一件事情只有一部分是真的，我想第二件事情也是如此。仰光沒有毛淡棉的美麗風景，這一點是立刻可以得到公認的，但這是不是就等於說仰光是醜陋的，就實度問題。關於以鐵道聯結緬甸及暹羅的前途，我並未得到準確的情報，但如果這個計畫一旦實現，毛淡棉的地位自可大見增高。她

的港口，可更自由地吞吐貨物及旅客，而這便是毛淡棉心中最殷切的期望。她知道她的美麗，亦珍視她的美麗，但她需要貿易。美麗不能賺錢維持淡水的供應，亦不能維持薩爾溫江這海氣水道上的挖泥業。

毛淡棉曾一度想成爲一個造船業中心，她亦有了相當程度的成功。但近代發展阻止了她，現在可以從歐洲帶來一隻新的拖輪或一條內河汽輪，正如一隻象帶一隻五穀鳥，一樣地輕易。因此毛淡棉便放棄了她的造船業。她卻依舊保留着工業的殘跡。在那裏，最老的居民，會暗地給它一段長嘆。它給此城帶來的財富雖少，但至少是說得上的一些東西。如果一艘沿海汽輪在毛淡棉誕生下來，它就使這地方陡增光輝。它使她在世界眼光中的地位增高，並使仰光不致成爲太崇高，太偉大。

到毛淡棉港的銜路，是從南方來的。港務當局非常操勞，因爲有某種不諧和的淤塞傾向。他們設計、籌畫，但魔鬼依然存在。駕駛員必需小心，他們在一個名叫阿姆赫斯特 (Amhurst) 的地方上船，一直工作到該船進碼頭時爲止。我不知道這個魔鬼是不是毛淡棉的惡運。在現在一代人的生命中，它也許還不致來臨，但反抗自然的不斷奮鬥卻只能有一個結果。在仰光也許有同樣麻煩的種子，但仰光有貿易，足以贖資支付疏浚費，毛淡棉卻沒有。如果暹羅來用她作爲海港，她也許才會有；只這才不是祇能一時予毛淡棉以極大安慰的偶然事故。她有一隊汽輪，在薩爾溫江上盡力駛行，這一定可使她大大地感到安慰，也許這即是她唯一純粹的安慰，因爲她的人口，就我所知，是在六萬一千以下，而且不像一個繁榮城市般地增加着的。

在毛淡棉，可以看到極大的森林利益。遠在薩爾溫江上游，

斫伐着並飄浮着麻栗樹。爲這一件工作，需要大批的苦力，他們通常受雇於一名野人手下，在原始的紅卡侖 (Red Karen) 地方之邊緣，形成了非永久性的小村落。在一年的某兩個季節，這些森林中的旅行者，要回到毛淡棉。他們回來是取給養，求休息，還因爲如果他們在森林中耽擱太久，他們便易染上瘧疾，因而便得狂喝混着奎寧的威士忌了。在毛淡棉的俱樂部中，可以找到這些林中人，他們與紳君子不同。我某次曾與一林中人共飲，他告訴我，某個星期日的早晨，他在一條狹道上面對面地碰着了一隻熊，他便等着它走到路邊上，讓他過去。他於是像一隻鴉鵒吞了一條沙丁魚般吞了一杯威士忌及蘇打，然後說道：「如果我走在旁邊，也許也就完了」。

在毛淡棉周圍，也有植橡樹者及錫礦工人。他們亦來此取給養，求休息。當麻栗樹、錫、及橡皮混合在一起的時候，實有像在天堂似的快樂。我從未看到有比一張如此組成的俱樂部桌上更豐富的快樂狂笑的人從桌上站起來，像從煙火冒出來的火焰，它也許不大優雅，但它卻有一種決非不美麗的堅韌骨力。

在毛淡棉，你有高爾夫球可打。老式的高爾夫球場，常常是一種死的陷阱。至少那些躁急地下判斷的人們會如此說的。

我已經提到過阿姆赫斯脫。該地離毛淡棉有數哩之遙，但毛淡棉卻喚它爲近郊。當酷熱天氣的負擔，非毛淡棉的子女們所能抵抗的時候，他們便遷往阿姆赫斯脫去。阿姆赫斯脫是在海上，不時受着微風吹拂，還有一塊愉快的背景。它的海灘並不修飾得很好，但它竭力改進。在東方，一個良好的海灘，是相當稀罕的。再則你如果認真地要在東方找一個海灘，那末你會找到一條鱷魚，而這就很可惜了。那裏有棕櫚樹，粉紅色的落

日，和一個崎嶇的靜寂。這便是某些人甚至從仰光跑到阿姆赫斯脫去的原因。這是一種光榮的變化。你可以坐火車到瑪打萬 (Martaban) 乘輪渡過薩爾溫江，然後由公共汽車來繼續一段舒適的短途旅行。有些人相信阿姆赫斯脫將發展而成為一個極興盛的海濱避暑地，把全緬甸各處善度假日和保養健康的人士，都吸引過來。他們甚至說把暹羅和海峽殖民地的游客都可以吸引過來，——但這不過是對你說，這個時代，也不完全絕跡了幻想的人物而已。

當然，事情做得越多，成就亦越大。在這裏，便有延長鐵路的事業。如果此事實現，則阿姆赫斯脫的希望當亦隨之而增大。但在仰光，善度假日者的念頭卻並不常在阿姆赫斯脫。有些熱情的仕女喜歡近着三達威 (Sandaway) 的某一羅曼蒂克地點；有人喜歡在那遙遠的撣部山叢中的上堡附近；也有些人喜歡選美阿的銅鑄子。所以你是永遠不會瞭解的。阿姆赫斯脫有它的引人入勝之處，但它們卻不是能吸引一切人物的。

毛淡棉的淡水供應，是她的一大麻煩。在這一件事情上，她只顯示了拯救的方法，而毫不能創作。但自來水實在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所有的大城都有它，所有的小城亦都有它；乃至所有的村莊亦不缺少。而自來水的歷史亦平淡無奇，極少變化，你有那些需要它的人；也有一些不需要它的人；有願望此種計畫的人，也有不如此願望的；有考慮合理費用的人，也有不如此考慮的人；所以這是不告訴你一切關於毛淡棉自來水的事情。

或者一提到她的優良學校及精美市場，我便會很興奮的。在這些地方，如果你有一對銳敏的耳朵，你便可以繼續地聽得古老 芒 (Mun) 土話，——這是此古的高尚產品！說芒土話的

人，便是一度統治過全部下南甸的泰朗人 (Talaing)。他們的第一國都是在泰頓 (Taton)，佛教文明，便從泰頓起始北傳至把仁，再傳至武吉塞，所以毛淡棉與泰朗人是心心相印的。她們她的木哨之舌，拼出神聖的菩薩名字。在社會藝術上，他們她的迦馬立 (Gaimaliel)。我不知道在外表上，是否毛淡棉的泰朗化，沒比緬甸比多一點，但她有極大的適應環境能力及富豐的常識，她知道當一塊巖石是一塊巖石的時候，它一定還是一塊巖石，而不是編入一個耶遜 (Jason) 氏金羊毛故事中的妖怪。(譯者註：耶遜在希臘神話中為耶遜 (Jason) 之子，伊奧克新 (Iolcus) 國王貝利亞 (Pelias) 之姪，貝利亞不願他繼承稱帝，乃遣他去求考爾契 (Colchis) 國王厄忒斯 (Aetes) 所設的金羊毛。厄忒斯叫他駕了兩頭噴火的牛耕田，播種毒龍之齒，毀掉武士所舉之鞭，要能做到這些事情，才給他金羊毛。他後來由於美狄亞 (Medea) 之協助，終能成功而歸。)

## 第十一章 塔瓦及米格

關於塔瓦，我所知道的不多，我從未到過那裏，但我卻到過米格。曾在這裏打過高爾夫球。在高爾夫球場周圍長着高高的棕櫚樹及密密的竹林。那正是印度洋季候風帶來了濛濛的時，一切事物都是綠色的、溼潤的、和嚴肅的。流行着一種淡遠的感覺。們也許已是在太平洋中一個尚未被人發現的小島上了。沒有風，沒有太陽，沒有運動，只有一種熱帶的繁榮，一種壯麗而靜肅。這實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個下午。

我記得看着一片徐緩灰色的雲，低着蓬鬆的頭而靜過

的上空，雲是否都是那及徒？或者它們只有一種本能的神聖呢？

我們驅車穿過一個小小叢林，返回到小城中。我的一家木屋商店裏買了修面的肥皂，掌櫃的問我是否他還能幫我做些別的事情，他更是緬甸人一副和氣的代表，水，從幾座綠色的小山上流下到水槽中；一座塔高高地在上面閃閃發光；木屋沿著溝瀆散處着；孩子們在黏土堆砌的狹巷中玩耍，小小的花園在炫耀其生命力的豐滿，在另一方面，則幽靜而憂鬱的海，及我們橫在海上的船，都像一個寓言中的妖精。

棕色、綠色和金色，這是我對於米格的印象。棕色的房子到處散落着，木頭的板壁配着棕色的屋頂，綠色的斜坡與綠色的樹，每一件事物都在生長，每一件事物都很嚴肅，每一件事物都是綠的。金色的寶塔混着灰色而徐徐移動的雲，——奇蹟的，各種形式的，美麗的，被奉為神聖的，金色的塔。

在黃昏的光中，我們看着年輕男女在傍着海岸的空曠地方對對散步，一切都是美麗而愉快的。少女們在黑色的頭髮上，戴了白色的花。男人則穿着各種顏色的「朗衣」(Loungyi)，還帶着手杖，穿拖鞋，走起路來發出絲絲的響聲。大琵琶音都在引人的小溪上飄過，小陽傘，是草原上盛開的花朵，一陣秀麗。微風帶來了談情說愛的喁喁耳語。即是米格，亦有其生命的裝飾。

我曾說過，關於塔瓦，我知道得很少。我們的游船碧藍號(Juno)把她的鼻子伸進了一個海灣，城就築在灣上，卻沒有再進一步。她說因為不值得再進一步，我不知道她說的話，是否是對的，因為我已經聽到了關於塔瓦的許多好處。有人告訴我，在

那裏你可以碰見從澳洲藍山來的人或從奈那郡 (Nairnshire) 高地來的紅髮蘇格蘭人。他到塔瓦來是尋覓錫礦。有些找尋人，有些卻沒有找到；但塔瓦他們買了避風燈與石油引擎。他們用了避風燈來尋覓錫礦，用了石油引擎來使錫能爲人所用。

我認識一個年輕的蘇格蘭人，到塔瓦去擔任一架挖錫機器的工程師，當我與他分手時，他像洛其列 (Loch-gelly) 羊中一隻小羊那樣地馴良，他愛研究，且已經讀了聖經中的廿世紀約翰默示錄。當我第二次遇到他的時候，他已經殺死了十條鱷魚，三隻老虎。他的鼻帶森林棕色，他說生命是光榮的。而生命之所以光榮，乃因為塔瓦是光榮的，錫是光榮的。的確，世上再也沒有像塔瓦那樣不朽的地方，更沒有像錫那樣不朽的事物了。所以你們就存在。假如沒有塔瓦與錫，則你們的宇宙又在那裏？

## 第十二章 邁美阿及卡侬

人們決不能懷疑這件事情，但各國政府都要取幾天假。他們就是在緬甸也要放假。仰光既是緬甸的首都，便有權利要求緬甸的政府。可是這個政府只有仰光受得了時，才留在仰光，在仰光的忍受性有兩個敵人，即酷熱與大雨。在酷熱的天氣，生命減到氣氛那樣輕；在大雨天，則每天鬧着洪水氾濫。政府對於這兩者都不喜歡，但兩者比較起來，它寧願每天洪水氾濫。所以到了二月底邊或三月初頭，政府就整頓行囊，爬上了邁美阿這山城。

這一舉曾引起了若干批下。當時的立法會議尚只是一種政治娛樂的形式時，人民常常站起來，英勇地要求政府留在仰光。他們狂喊在大熱天，有三十五萬人能夠忍住在仰光。爲什麼政府就受不了？政府難道如此怕熱，怕得和被太陽神所追求的女神一樣麼？如果這樣，則緬甸有了這樣一個政府，是不是好鈞？爲了請求一張護照，或設立一家棕櫚酒店的執照而必須跑到邁美阿去，這難道不是整個社會的負擔麼？

但緬甸政府卻依舊年年到邁美阿去。我相信一方面是因爲它在邁美阿已有行轅，一方面是因爲它並不把一切緬甸當家樂事(Horatius)所說的話，都看得很嚴重(按霍氏爲沙氏樂府中哈爾雷特之夜，乘此妥慎演習，此處概指緬甸議員而言——譯者)。這便是爲什麼高高地在曼德勒以東東部的原上的邁美阿在春天很快樂而在冬天則很悲哀的理由。當政府在那裏的時候，她是一個塵世天堂。它的空氣冷而芬芳，樹材綠而新鮮，花是蓬勃地怒放著。在熱天，邁美阿充滿了生命之力。在冷天，她只有蛻伏過冬。在那裏的政府官吏，厭煩於批閱公文，想吟一首動人的如區詩。他們乃組織了全世界上都知道的邁美阿週。在這一週內，要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如果一位代理委員贏得了蛋匙競賽，他的名聲便受到當地每一個人的歌頌。高爾夫球有她的勝利者，網球亦有她的錦標得主。獵鳥者正在其高興的時候，喜愛木製瑪麗野宴的漂亮舞女也是如此。那裏有蒙上的跳舞廳及不蒙面的晚餐，總督大人則在那裏主持他的游園會，並祝福良馬飛躍。真奇，在邁美阿否來，整個大地都繞着金的鏈子，繞到快樂的邁美阿，直到雨下小時官吏走散時爲止。

卡佳便；同了。它沒有政府來祝福它。它有美麗，但並沒有

特殊的特徵，它是完全自足的。邁阿河是真正這河部真。它像喜馬拉雅山中一個占其花，它顯然也缺之一種自強情緒。它的心注意到上校太太，昨天大會樂會中所穿的衣履多，而注意到要得完全優良。樂的鄭重事務者少。

卡堡卻毫不顧得上校太太為一。它有一個俱樂部，一個高爾夫球場，及幾個網球場。但它們卻，是古銅帽子者的獨占品。它們屬於全世界上偉大而自由的民主政治，在它們之內，你可以這阿羅米與空閣，從哥士坦丁與東來的風俗畫畫家，卡堡很高興地帶着亞米亞的氣息。它和你握手，在問你尊姓大名以前，就先告訴你關於它的松樹林及其俱樂部中最高等遊戲牌桌的一切。它真是多麼可愛的一個波米亞人。躺在羅山山脈的谷底，它是松樹林及多巖石的新坡，偷外竟，露出紅色、綠色、和純白色互相輝映。它的房屋，多數是無茅屋，但亦有一個很精緻的新式旅館，那裏是中央最熱的房屋。到由金屋來的葡萄酒部有，我不能想像有比卡堡再為散步處的地方了。人們告訴你，你可以在散步時聽到一隻蛙。也許如此，但我曾整日晝夜地在那裏散步，可是從沒遇到過一隻。

卡堡的俱樂部，是一處很悅人的集會場所。雖然是木頭蓋的，但精神卻異常活潑。你可以在這裏得到緬甸最好的橋戲。卡堡的人民顯然是為了橋戲活着的，它使他們的生命生色。正如金雞花使他們的花園生色一般。我曾在那裏遇到過一些人，他們足足玩了三星期的橋戲，每夜都玩到翌晨兩點鐘。

到俱樂部去的路上，有許多學校，卡堡的確是很宜於送孩子到這裏來的地方，在靜靜的森林中，徘徊着老頭子和老太婆，他們到那裏去尋覓休息的和平，逃避平原上勞苦的熱天氣。

運動在卡佬有一個很輕的心。當緬甸熱及暴天瘟疫在某些地方，譬如仰光與曼德勒流行時，卡佬的高爾夫球場與網球場中，卻都言人滿之患。高爾夫球場只有九個孔，但卻是好的九個孔。我會在此場中打球，直玩到我的兩腿爲風吹日晒起泡時爲止。

從卡佬上去，你可以游覽棠吉 (Taunggyi) 及有名的英澤湖 (Inle Lake)。你也可以出而射獵野物，從小鹿到老虎都有。如果你是一位地質學家，那你的鎚就裏忙個不亦樂乎。一方面鳥兒、樹木、及野草，每年都是讓千百人欣賞讚歎。這裏有一個游泳池，頂出衆的還有一個賽馬場，在賽馬的日子，每一個住在卡佬的人，都有一次騷動。這個地方非常一致，既無聖人，亦無罪人。只有像邁美阿那樣的複雜虛偽才把人們分作可感觸的與不可感觸的兩種。卡佬很相信你，它很少關心你的家系。你已經寫達那裏這一個事實，便是令人尊重的一紙證書，它這裏你伸出了它的兩臂和心。對於卡佬除了設法隱蔽的罪孽，便沒有別的罪孽，除了你不致發表的不名譽以外，便沒有別的不名譽。

有一次我在卡佬有一個很親愛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康勃 (Cumber)，他是一名退休的警官。卡佬的人們很喜愛他，稱他爲「小兔康勃」，以示親愛。這個名詞的來源，也許是因爲他曾採集了大批馴良的兔子之故，他對於這一點是常常自傲的。當你去訪問「小兔康勃」的時候，總要做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即去看那些兔子。他都知道它們的名字，還可以很安詳很愉快地告訴你那些是它們的父親和它們的母親，它們的從表兄弟和它們的伯叔舅母。「小兔」在卡佬是一位有魔力的人物。對於老年人，他

是一種發聲，對於青年人，他是一個榜樣。有些人稱他如卡德之王。他真的是卡德之王，他與每一件事情都有關係，在俱樂部內，他是健全與傳統享受的一個焦點。是他才使我得加入俱樂部會員，是他才在打網子時擊敗了我；是他才使我不致在玩橋戲時失於跟頭而犯牌規，是他才使我在化裝游行中擔任裁判員，是他才在打過高爾夫球及結束網球之時，拼酒而把我擊倒。他的回憶，是值得祝福的！

### 第十三章 普 羅 姆

有半個地方，魔鬼似乎老是坐著等待的，有人使我相信普羅姆便是其中之一。他們對我說它是「瘡疾之家」。當然，我最近它時就有一些疑心不安。我好像把它看作是一個疾病的戰場，上面空氣中縹布着神婢，還有一個肥人公墓，像是一座英靈殿(註)。我好像河道一定流緩而猥僻，山脈一定聳擢可畏，東方商場一定在日神炎炙下橫軋而又為沙漠了。但實際情形恰正相反。那城市發出光芒，在它的眼睛裏會有迷人的一瞥。任何人可以發誓說它從未聽到過瘡疾，它且把天花認成是從尼可巴(Nicobars)來的無稽產物；河道(當然是伊洛瓦底江)像一條驕傲的快樂的朝蛇般地舒卷着，有陽光裏邊和作襯裙；山嶽大而莊嚴地矗立在那裏，像以精雕的王座。而其頂端則為高塔的金色與白色，東方商場吃吃地竊笑着，一直到因為一頭公牛嚼咬了一位富裕回教徒的節日小帽而使它的兩邊感到痛苦時為止。總之，我很欣賞普羅姆。我之所以欣賞它，不但因為它聚住了兩萬七千人口，而且因為它永遠好像是在期望着什麼的。它像是

一個快要過生日的孩子。船隻從仰光及曼德爾來，當它們一到，它們就常常載了一些人或物來。它也許是一直從古梓萊底 (Gugerati) 運來的一頭新乾帶小牛，或者只是一個藝成的江湖流客，來到肉場中玩他的錫笛，但普羅姆是永遠歡迎它們的。苦力們對於古梓萊底小牛的爭吵，正與對於區長本人的爭吵一樣熱烈，他們的確都不是以真心論斷者。當我到達的時候，他們從我隨從手中搶去行囊與雨傘，彷彿我的隨從和他們在一起，便是對於整個道德界的不放。他們即在我尚未抵達的時分，便給了我一輛牛車，而在我尚未去卜居以前，他們為我那裏為我鋪設了地毯和全套傢俱。

我問一個人，為什麼他們要這樣討厭地喧擾？他說：「我們喜歡這樣，我們喜歡主人到來；大批大批的主人——對普羅姆是很好的，先生」。

所以亦在那裏就常受打擾。普羅姆會更你感着無謂而有趣的大紛擾，因為它喜歡這樣，亦因為你的降臨，對於普羅姆是很好的，她還繼續對你抱着期望。如果這不是你的你，那便是另外一個你；不問你是誰，對於普羅姆總是好的。

這便是為什麼她期望着，為什麼她樂於期望的道理。她沒有一個稅真道 (Shwe Tsandau) 聖塔，在山頂上為你而發着靈光麼？你可以很安詳地到那裏去，在一個晴明的日子，如果你帶了一副望眼鏡或望遠鏡，你可以從你的威士忌和蘇打水上來研究它。但即使你沒帶眼鏡，普羅姆也常常可以賣給你一副。在這裏，普羅姆沒有一點勢利架子。為了參加曼德爾航船而坐火車來普羅姆的人們，在這一方面常常很感激的。真的，普羅姆一點都沒有感到勢利。

當火車到達的時候，常常要引起一陣爭吵，當汎滄羅岸的時候亦是如此。但普羅德究竟是生活在爭吵上面的，有些有學問的人，會來告訴她正歷史上的重要點。他們講到神聖的國王與神聖的朝代，甚至再進一步，告訴你她是在一八二五年及一八五二年被英國人占領的。好！這些都「不足道哉」微非末節。普羅德因為太「心」於現在，所以反不如過去為可做了。她既不哀怨，亦不可憐。她有一個機密而重要的市政府，她自一八七四年以來就有了它，她繞着這件事；實，在一種「樂」的經驗論中舞蹈。只要她的市政在稅收方面進行得很謹慎，她在這一件事上便無發言可言。一個人必須去助善黨所「絕」的事麼？但只要市政府在解釋因果報應上說：在物質世界中的存在，便需要物質世界的支助。那末普羅德會告訴它的市政府，東方商場的房租是太高了，而從彈那馬冷上所得的利益則太低。

可是即在那時候，她還是繼續期望，而並不停止論說。她是在乾帶的邊緣，亦在溼帶的疆界上，在這兩個疆界之間，還有比這裏更可服的地方麼？普羅德說，曼德勒是靠神聖來生活的；仰光是靠世俗來生存的，曼德勒乾，仰光溼。為什麼我要顧到是否神聖與世俗，乾或溼的世界，是比較好一點呢？我所關心的，只是在第二條船內是些什麼東西或什麼人，那些人所帶來的東西及將為這些東西付錢的人。

所以普羅德就這樣一天一天繼續下去。不錯，有人死在那裏，但他們卻並不死於瘟疫或瘧疾。正相反地，就我所發覺的而論，他們大多數是「普通地」死去的，所以說普羅德是不健康的這個謠言，其中並無很大和不可更易的真實性。在下雨的時候，溼氣很重，不下雨的時候，則又太亢旱，這個事實也許不能

有助於一個衛生的天堂。但如聖仰光，當熱風自巴常棠小灣 (Pazaundaung Creek) 吹來時，亦要來幾次咳嗽的季節。

在普羅得與仰光之間是一百六十一哩的稻田，但這一帶泥壤的大部分產品，並不運到普羅得來，它走了另外一條路。同時普羅得則在許多條間接道路上看到了緬甸的繁榮。當緬甸是富裕的時候，她便旅行。如果緬甸旅行，她必須經過普羅得。伊洛瓦底河谷是緬甸最重要的一部水，如果王八莫的一卡侖人想要拜訪在嗎叮的一位卡侖人，最容易的道路便是坐航輪經過普羅得。那不如緬甸很富裕，她就要買東西，如果不是因為在伊洛瓦底江上的一條船，那末，曼德或普善阿或遙遠的欽德文河谷將為一個塔鈴或一輛里 (Kem.nandine) 兩車做些什麼呢？當然在伊洛瓦底江上的一條船，乃是普羅得的心臟與靈魂。

在一八六二年，普羅得幾乎全城毀於大火，這卻是普羅得並未料到的一次災難。她只期望好的事情，這便是何以能那樣動人地霧着眼睛及直裊地歡迎你的理由。她希望不會再遭火災，但如果她再受一次火災，號淘哭喊也毫無用處，這決不能修復東方高揚的屋頂或出售潭部、馬鈴薯。只有航船能夠做到這兩點。而且如果你不期望它們，你想船會來嗎？或則如果你不對它們作一番無謂紛擾，你想它們會重來嗎？

(註)北歐神話：通羅「英靈殿」或「名譽宮」，亦譯「陣亡勇士殿」，係奧丁

(Odin) 之宴客殿死勇士靈魂之所。有五、四十扇門，戰士每晨由此門出戰，歸來與諸神共宴，衆神皆即在此服役。(譯者：神神王殿而美麗，美致不一。通常常有九人，奉奧丁神之命，往來戰場上，運出陣亡英靈，而導往英靈殿。)

## 第十四章 其他地方

關於緬甸的其他地方，我所說的不多。其中有幾個太老，有幾個太年輕，還有一兩個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庇古（Pegu）之永留在我記憶中，不但因為仰光以外，我所到過緬甸城市，以這裏的次數為最多；而且因為在那裏所刺激我的歷史想像，甚至比在曼德勒還要深。庇古一度曾是一個王國的都城。而就某幾方面而言，這還是一個偉大的王國。它屬於泰朗人——他們本來的總部是在東南面的泰頓。在它偉大的時代，從錫蘭來了皇家使節，從印度來了華麗的大使。泰頓曾多年是緬甸佛教文化的中心，庇古變成了泰頓的承繼者。它並未承繼泰頓貴重遺產的全部財富，但它所成就卻在泰頓的權力與光輝以上；從庇古曾出發強勁的陸軍東征西討，保衛自己。在那裏坐着一代一代的君主，半個緬甸都對他效忠稱臣。它一度是一個偉大的中心。

現在，它卻是在一條汙濁河道上的一個小城；它的寶塔充滿了傳統的偉大。關於這個地方，還有一種古老的感覺，它就以它建造屋宇及生長樹木的同樣方式，告訴你它曾一度是歷史的舞臺。幾年以前，庇古發生了一次大地震，幾乎粉碎了它的歷史的心，它完全毀壞了它最神聖的塔，整個兒焚毀了它的近代東方市場。那時我在仰光，便去探望在不幸中的我所愛的庇古。她在痛苦中掙扎，她的屋舍躺在瓦礫木堆之中，樹木相互倚靠像是半倒的死人，市街裂成許多寒溼的暗紅色的大洞，寶塔都

在一位佛教聖師之前，丟下粉碎的頭。我不禁爲我的庇古一哭。

她後來復原了。爲她受損害的人民，組織了許多方法，又重建了她的神聖寶塔。但這卻不是老庇古，亦不是老寶塔。所留下的一切，只是她驕傲的空氣，她建造其屋宇及生長其樹木的方法而已。它她注視着她遠山的模糊多影時，憂愁必已潛進了她那奉祀的心。

還有把仁 (Pagan)。我很想以把仁爲題而寫一首詩，但卻不是一首晚歌。她在她那古老死去的心中，所包羅的緬甸歷史，要比所有以筆寫出來的書本爲多。但她卻只是一個幽靈，她的呼吸已經停止了一百多年。這塔密得和她的記憶一樣，但它們亦是幽靈——白的、靜靜的、悲哀的幽靈。其中有一個叫做阿南大塔 (Ananda Pagoda)，這也許便是從來最可愛的幽靈。專家們說它是受了錫蘭的影響之故。我相信他們是對的，因爲把仁在作爲緬甸首都時，有一段很長的時期經常與錫蘭有着友善的往來。阿南大塔係亞齊而塔王 (King Kyans tih) 所建。還有稅古 (Shwetu, 塔及其他)；多有名的塔，都很古老，都受崇敬，都很美麗。有些人喜愛稅古塔及阿南大塔，更甚於阿南大塔，但阿南大塔卻是手所心愛的，它的式樣與仰光的稅古塔不同。它有尖條直達其拱門，這裏亦有一瓦德拉等羅馬或哥特式的啓示，也許這便是它那錫蘭祖系的主要結果。但它卻向上翻騰，我覺得它的精神並不在伊洛瓦底大米船上，亦不在庇古糖業工廠上面的濃煙內。這種顏色，顫動的東西是並不屬於這個世界的，它通過人類思想，達到了比高爾大球場更純潔的空氣。也許在與精神的領域之內，阿格拉 (Agra) 的塔齊馬哈爾 (Taj Mahal) 要偉大

得多，這當然不是更純潔或更甜蜜，在把仁的阿瓦大塔中，比在任何其他我所見過的宗教建築中，都有一種更神聖的熱誠。這種精神便孕現在新婦人的身上。

阿瓦(Ava)是另外一個幽靈，但這卻是一個比較黑暗而不美麗的幽靈。它永遠不象把仁那樣喜愛緬甸，在把仁看來，緬甸是一個獨子，是一個漂亮、美麗而善良的一個沙龍(註一)。在阿瓦看來，他卻是一個頑皮孩子，做著一切可厭的事情。阿瓦覺得在把仁心裏，有時該羨慕緬甸，責任是太大了，影響是太可怕了。把仁卻從不饒恕緬甸，倒是緬甸來饒恕她。這便使何以把仁是在她墳墓裏的理由，亦就是爲什麼把仁是一個白色幽靈而阿瓦卻是一個黑色幽靈的理由。

巴森(Bassén)是一個米城。在那裏，人民即使在想到天的事來時也都想起米來，她是一個江河之上的城，有一個河城為全部貿易及空談，但她卻以稻米市場為生。如果仰光在上面的一百隻籃子內登記了一個安那(按印幣名，值一盧比的十六分之一。——譯者)，巴森便去替太太買一頂新帽子。如果傾向往下，則在其時咖啡比較少，而在早晨新婦者的焦慮比較多。

巴森四圍的土地，都很平坦，可耕而亦遭洪水的氾濫，在季風風時節，它完全披上了一層淡綠色，在乾季，它卻赤裸為暗黃色。現在，它已港埠不象以前那樣忙碌，這便巴森所為心的一點。它已準備饒恕近代世界，但卻並不願饒恕其把大城弄得更大把小城弄得更小的傾向，近代世界已把暹羅的稻穀市場，它已除了緬甸以外幾乎由世界各地運來的米壟佔了它。巴森不能瞭解那一點，至少就是它瞭解了，它已拒絕饒恕它，只就

是爲什麼巴森有一點叛逆性的緣故。如果世界上有一種城市社會主義的話，巴森一定是一名會員。聖伊洛瓦底三角洲上的港灣與河汊，都傾司於淤積的習慣，這便是巴森仇恨的另外一項。它自己的港灣，正日趨於滅亡，至少巴森恐怕如此。如果這一天真的到來，巴森將不得不做那河樣的事情，這便是叛逆精神的另一種基礎！

巴森有一個很好的東西市場。如果穀價上漲，它還可以更好一點。但象現在這樣子，事情亦並不壞。在萊奧有很大的可能性，它的位置在萬噸以下大海汽輪的航程以內，從這裏又有一條年輕而有希望的鐵路通達亨澤夫（Henzel）及列巴丹（Letpaden）。那裏有許多碾米廠來湯姆給失業者。如果聖伊洛瓦底小艇隊公司的航船從仰光來時，你站在河畔，就可以得到當天所有的新聞，說着以一種強壯的智慧敘述着，這種智慧顯然是爲強壯的河上人所特有的。假如你有一個印象，說巴森沒有歷史，則它在一八五二年的第二次緬甸戰爭中，實曾抗禦英國人。它幾乎位在仰光的正西面。

八莫位在平原的邊緣上，至少有很多人是用這樣說的。事實上，它亦沿伊洛瓦底江，南距曼德勒僅三百哩，而周圍則有一個輝煌文明的廣大區域。不錯，那裏當時有以取人頭爲樂的野蠻渥茲（Was）人及信仰靈魂者山居的野人，但聖伊洛瓦底，他，便如在羅馬，所以必須像羅馬人一樣。但八莫是緬甸有趣的城市之一，它有一個森林的心。我相信如果（它能自行其是，它明天就會廢棄文明，而回到快樂的野蠻。在野蠻時，如果一個人在一片玉石上逼你，你就可以割下他頭，或用燧石對他的茅屋放一把火。現在，那邊還有一切法院中無意義的瑣事。第一，你必須

去請警察，他又必須去請教另一個警察，接着便是公文與程序，其繁多足以阻礙伊洛瓦底江的第一道狹窄。然後把你從圍裏喊過去，在半夜裏要你按大姆指印。此後便出現了證人及土人律師——法院也許三個月不開庭，甚至到那時候，縣長或不問是什麼稱呼的地方長官，亦許要傷風或有更重要的事情。在這時候，你和騙你的人都已忘了這一切究竟是怎麼會事。

無疑地，暹羅在遠東的司法，很像一個托爾人 (Thor) 修理着仙女的雙翼，這真是笨拙得可笑。它也許很漂亮而潔淨，但對於堆如山積的糾紛，一點點司法機關又有什麼用呢？它養活了穿長袍的法官，卻養活了貧苦無知的人民。只對自己良心負責的一位地方長官，若能作出迅速而諒解的決議，那倒是好上幾百萬倍的事情。鄉下人旅行了英里，又在一個講院中坐上幾小時，只不過是爲了替土律師煮一頓早飯。

當我們記起亞羅海幾有一千哩，我們就可以瞭解它的遼遠了。它的周圍聳立着北部叢山。在它們的血管內還有野蠻的血液。它們不是我們在庇附近或毛淡棉一帶所發見的馴良山脈。它們帶着野蠻的習性，它們相信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對於它們，感情比理智更爲正常。在它們外表，急流着像原始巨人之血（註二）一樣的伊洛瓦底江，而在它們黑暗四肢的周圍，則籠罩着森林的可怕沉默。

這遼遠的地方是使緬甸旅行者絕跡。通常汽輪並不能走得再遠，即使它們要再上駛，它們亦將經過那險的狹水道。這便是何以瓦莫界上去像是接近野蠻地帶的緣故。就其大小而論，它那八千人口的複雜性，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

厲害，那裏有中國人、暹人、印度人、緬甸人、野人、欽人、潯茲人、馬尼拉人 (Man puris)、吉大港人、及英人。有一度它是曼馬 (Menna) 樞部的首府，後來又曾是一位緬甸 總督的行轅。它的形式頗為模糊，它包括一串莊，沿着河岸像一字長蛇陣地存放着，但其最緊張部分則蔚成非常美麗的分水嶺。

還有許多大河三角洲的中心。關於它們，我不能說些什麼，但它們卻都很相像的。緬甸的三角洲村落，極像孟加拉 省的三角洲村落。它依米為生，而以河流通達各處。瘧疾流行，蚊子極多。在季候風時有洪水氾濫，而在乾季，則水牛會因池地變而消瘦。人們靜靜地在白晝工作，射擊地在晚間入暈，輪船在大灣中往來，舢舨在小港中駛行。沒有好風景，只有沉水與不朽的稻田。村落或者為黑暗所吞食，或者受亮光的壓迫，任何地方都沒有和善或歡樂，只有菩薩。他安慰一切，使一切快樂，他而且這樣做得很好。

(註一) 為聖經上大衛王所寵愛之逆子，見撒母耳後書第十八章。——譯者。

(註二) 北印度神祇與、羅利 (V. Ji)、及凡 Ve、諸神後原始巨人葉武 (Y. mac) 而創造世界，其血、海、肉、地，骨為鐵，首為天，腦為雲。——譯者。

## 第十五章 緬甸的歷史

歷史在緬甸，好像只到了征服者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 的時代為止。在這一套國內的事故之前，只是一種傳奇誇張的集合。但歷史與傳奇都是抵擋不住的，它們都賦有那種緊張心意及激動精神的人的特性。愛情、戰爭、孝順、怨恨、詭計、英勇、野心、虔誠、理想、殘酷，這一切在緬甸的歷史中都有。

在緬甸的傳奇中尤其多。例如有美麗的馬拉聖(Muraye) 故事，馬拉聖是一隻雌鹿的兒子，後來成為阿拉干王。他的出生地是阿拉干北部上古拉堂(Upper Kuladan) 兩岸一個深遠而可愛的森林，有一個姆客(Mro) 族(他們的子孫，依舊可以在這個地方覓得)的武士在森林中打獵，忽然看見路旁有一個嬰孩，在可憐地哭着，於是便把這孩子抱到了該部落的總部，後來長成爲一個威風凜凜相貌堂堂的漂亮小夥子。他的名字還是馬拉聖，與一個部落酋長的女兒結了婚。西靈紀元前二六六六年成爲阿拉干王，他創立這一個朝代，國祚綿延到一八三三年之久。然後叛亂發生，當時的王后及她的兩位公主，努力逃到了交邦當山。恰在同時，被廢棄的太剛(Tagaung) 王坎拉耶其(Kan Rajayyi)，亦亡命逃離到這一處蠻荒的地區。他很年輕而勇敢，但心中卻甚憂鬱，他的兄弟玩弄他，現在則占據了在法律上應該是他的王位。他只在叢山的孤獨中尋覓和平與安慰，人是殘酷的，他切望着自然的安慰，在一處寂寞的高原上，他遇到了阿拉干的王后及其公主。王后給了他安慰，公主給了他愛情。在這星的銀色眼睛下，他們共同宣誓——這三個女人與一個男人，他們在那裏住着，遠離人世的反覆無常。他們有上帝、愛情、及美麗。除此之外，還需要什麼呢？高原並非不肥沃，溪流裏有魚蝦，山中還有許多野生食物。他們造了一個家，並以野花和林中蔓草使它美麗，在晚間，月亮以珍珠般的螢光沐浴他們；在白天，冷風在他們的山居中拂扇他們。

立刻就生下了孩子，快樂染上了一層新的顏色，建築了一個塔，還擴充了這小小的殖民地。棕櫚樹成長了，車蒺藜也結了果實。兩個皇家的信徒增加了數倍；最後，坎拉耶其乃離開他山

上的退休處，回到平原，建立一個新的阿拉干王朝，延續到一七八二年之久。

這個故事的使人迷離之處，即近代的探險已發現了一個山，非常和這傳奇中所說的相像。高原很遠而有震動，並帶着文明人住過的痕跡，所以有一個被周圍所有原始部落前進若干倍的社會，在緬甸歷史的早期住過交邦聲，是毫無問題的。

離開傳奇，回到現實，我們遇到一個故事，在各方面都與那想像的紀年史一樣地引人入勝。現任的緬甸民族，是各種祖先的蒙古族之子孫，泰人或緬人走到了暹羅高原，克明人走到了阿拉干山脈，庇伍 (Pyu) 人走到了普羅姆，蒙人或泰朗人走到了庇古。這些部落最後逐出了或征服了原來的居民——原來居民外表很像黑人，在孟加拉灣內的安達曼羣島上，還可覺得其種族的殘餘。的確，地質學家認為這個羣島一度曾是緬甸本土的一部分。

但後來卻從許多不同的地方來了大批移民，吉大港人跑進了阿拉干，馬尼坡人爬上了上緬甸的叢山，麻打拉斯人渡過險惡的孟加拉灣而到庇古來經商，從馬來亞又來了一批人，卜居在現在稱作忒那塞的地方。

於是那裏便開始了宗教大戰。緬甸的原來居民，似乎有一種原始的拜物教。他們那幼稚的信仰，被比較不幼稚的蒙古人帶來的教條逐出了，但卻並未泯滅了。接着便來了印度的傳教士，帶着婆羅門教的偉大教規。他們住在北方，亦住在較南方的幾區，他們的宗教流布四方。這比起緬甸人的比較拜物教來更為獨裁。對於緬甸人，它提供了一種可以消滅原始恐怖，及去除可怕犧牲的宇宙哲學。緬甸立刻就婆羅門化得和孟加拉化一

鞅了。

但新宗教剛剛立定腳跟，便從西方來了佛教的改革熱誠。它攻擊婆羅門教太複雜，太重形式，太遠離現實。改革派說婆羅門教是一種制度，不是一個宗教。它統制而不祝福，統治而並不超度。佛教是一件甜蜜而神聖的事情。它在鐵的婆羅門教胸脯開花——一朵一朵在一堆渣滓上的花。人們因它的美麗而狂喜，因它的神聖而愉悅，為它的誠懇所壓迫。它以一片偉大純正的能力，驅逐掉一種懶惰的漫不關心，所以緬甸又再度屈服了。她放棄了婆羅門教，採取了佛教。它很配她那溫順而謙卑的心；它也表示出她對於誠懇的切望。

佛教似乎已經稱王登極的地方，乃是仰光東南的泰頓。也有教授和實施佛教的其他地方，但在這裏，它集合了它的主力，而存起了它最富有的紀念物。寶塔在泰頓矗立着，和在一個神臺前的祈禱者一般。偉大菩薩的教訓，有人研究而加以系統化。泰頓新虔誠的第一項衝動，似乎已從南印度的移民而來了。

但是佛教的信仰在印度失敗並派遣傳教士到緬甸來亦使它失敗時，緬甸拒絕了。她已經改變了兩次，她不想再變了。佛教比婆羅門教更加近於她的心。它比較少複雜，比較純潔。婆羅門教的無窮神道是很混亂的，還有在研究方面的可怕要求，頗使人心煩。所以緬甸堅守她的佛教。泰頓從國王起到苦力止都是神聖的。它的頭禮是在日出與日落的時候。

印度對於緬甸的影響，常常是很大的。在兩國之間有兩條主要的交通線：北路是陸道，南路是水道。到達緬甸北部的影響，與到達其南部的不同：前者是純粹印度的，後者則大多是德拉維達的。當佛教在印度教的印度死去時，靈感與文化的北方

來源便凍結了。但德拉維達的印度繼續以佛教信仰的書籍遺跡供給南部緬甸。因此，泰頓才變成了緬甸宗教中最豐富的據點。

我們無須關心插在創立泰頓與建立蒙族首都庇古之間的那一大堆神話，只須說傳統信託了當時泰頓國王的兩個兒子。他們曾與他們的母后爭吵，乃出門到一個新的城市去尋覓和平與獨立。在這裏，一種新的忠忱似乎已經在成長，最後庇古便成了國都。

但在庇古完全從泰頓奪取蒙族王國內的地方光榮之前，卻發生了一件畫時代的事情。它的主角乃是偉大的阿諾阿拉塔王，他已在把仁建立了一個強大的王國。佛教在北方已經漸趨腐敗，它被古老婆羅門教在印度北部的崛起所戕害，已經屈服於生動而野蠻的迷信。小馬或龍的崇拜，極其流行。這一種可怕宗教的僧侶，稱為阿里(Ari)。對於一條在三卡叢(Samkassa)的可怕大龍，必須循例供奉犧牲。如果沒有這些犧牲，可怕的天災便將降臨，的確，它有時便因為沒有犧牲而來了。如果事實是這樣，則假若不作犧牲，洪水氾濫將更如何地緊張？這條龍對於阿諾阿拉塔王國內人民的恐怖，正如寓言中的人面獅身神對於古代的底比斯(Thebes)一樣。阿諾阿拉塔乃決心要改革。他需要一種純化的佛教。但在緬甸北部，佛教的教條大多已受騷障與腐化，以致關於它們的性質，阿諾阿拉塔本人也知道得很少或甚至根本不知道。他是一個賦有遠超其時代的本能的人。他是緬甸的查理大帝。也許沒有辦法證明他的祈求一種更純潔與少強暴的信仰，乃是完全倫理的；但它們卻同樣值得稱頌。他需要一個更光明的緬甸；一個並非為黑暗及假設恐怖——此種

## 緬甸的歷史

恐怖卻被邪惡而無道德的僧侶們擴大了——之奴役的緬甸，但應該怎麼樣做呢？阿諾阿拉塔卻說不出來。

某天，有一個偉大的教師到了把仁，他是一直從秦頓來的。國王便立刻派人請他。他不即從那神聖之城，從那認識和尊敬菩薩的城市來麼？教師服從了國王的召喚，並將那光明宗教的主義，解釋給他聽。這便是把緬甸從小馬崇拜中救了出來。阿諾阿拉塔很快就瞭解了秦頓宗教的美麗及高尚的教義。當時當地就決定使他的國都成為佛教的中心。他食而不遺，食得原稿，食得寶塔。他是一個性子很急的人，準備攀上天堂覓取有關於他新信仰的一切。他寫了一封信給秦頓王馬努哈（Manuha），要求應該給他一份佛經（Tripitaka）。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一個頗有些批評性的要求，但它卻代表着一個做事情決不半途而廢者的熱誠。然而馬努哈不智地傲慢加以拒絕。如果他能夠機應變，那末在緬甸歷史上就一定有一根不同的線索了。

阿諾阿拉塔的忿怒，無法消滅。他乃徵募陸軍，沿着伊洛瓦底江向南開。馬努哈王的軍事力量，已因底古成立後國內所引起的分裂而削弱，但他卻決定抵抗。他把自己及其信徒關在秦頓城內，抵抗長期圍困。但食糧漸漸缺乏，最後，佛教文化的寶庫——秦頓便陷落了。馬努哈被敵人帶去做了塔奴，而他的國都則被劫掠一空。每一件事物，只要略為與菩薩有關的，便都移到了把仁。秦頓僅遺為劫後的殘跡，永遠不再生偉大了。

這一切都發生在十一世紀，阿諾阿拉塔則於一〇五四年建都於把仁。

但秦頓的浩劫，並不是那勇敢而熱誠的阿諾阿拉塔代表佛教所採擇的唯一軍事冒險。他走進中國尋覓一顆聖牙。如果他

沒有取得那真正的牙，他也把幾乎有同等價值的東西帶回到把仁，那是一個以直接與聖齒接觸來超度的一個金像。他的渴求遺跡，像受了利棒槌擊一樣苦痛。他派人到錫蘭去要另一個聖齒，但該島的當局有一種幽默感，也有很多智慧。他們並不想讓他們的聖齒走開，同時他們也知道阿諾阿拉塔的力量與猛烈的性格。所以他們就把他們所謂從聖齒發生出來的神祕生長送給了他！阿諾阿拉塔並不很高興，但這終究是第二樣最好的東西，尤其因為錫蘭保證此項神祕的生長，實際上與聖齒毫無二致！

阿諾阿拉塔繼續擴充和發揚其國家，寶塔的建造，異常迅速，只要他能得到遺跡，他便立刻建造，把仁在美麗與驕傲之中成長起來。她的街上響着勝利武士的萬歲聲，祈禱及儀式，由一批受過超度的僧侶來領導舉行，從泰頓奪來的財富，裝飾着王宮及神聖的通路。把仁的輝煌日子已經開始了。

但阿諾阿拉塔終於不免一死，把他的王位留給了朝代的繼承者。其中包括敬神的齊塔 (Kyanzitha, 一〇八四——一一二)，建立了那可愛的阿南大塔，還有鐵洛、洛 (Htilon, 1110, 一一一〇——一三四) 及恰瓦 (Kyawa, 一二三四——一五〇)。但衰落已經開始，把仁的王位似乎已經失去了它的活力及它的純正——當它在一二八七年被中人推翻的時候。

此後，揮族諸王便在緬甸統治了將近兩個半世紀，即自一二八七年至一五三一年。這是一個極其混亂變遷的時代，緬甸被分化所削弱，為殘酷所嚇倒。國王旋起旋落，國家支離破碎，小戰頻仍，謀殺的案件與日俱增，陰謀都在暗中策畫着。暹人、泰朗人、及緬甸人，不斷地發生衝突。沒有人能獲得全部的神祕，卻每人都還想試一試。各個王國在庇古、阿瓦、同古、及阿羅

拾起了好殺的頭。阿諾阿拉塔的宗教熱忱，已變成了一種覓取權力的紅爪貪慾。

但在庇古，隨着一位鐵血人拉耶且里 (Rajadarit, 一三八五——一四二三) 之後，卻出現了一度慈悲的休息。這會被描寫為庇古的黃金時代。它給下緬甸或泰朗緬甸一個喘息的空間，在此期間，仰光的稅大剛塔兩次增高和增富。

到一五三一年，從阿古來了一下踉蹌的打擊，庇古朝廷乃被推翻，緬甸的國王再該按上王座。其後便是一個光明的發展時期，塔平稅底王 (King Tabinshwehti) 及其名聞遐邇的小舅子巴因囊將軍 (General Bayinnaung) 以劫掠羅緬，占領瑪打萬。他們又向阿拉干進兵，取得庇古，甚至有進攻暹羅的勇氣，塔平稅底又能把小小的撣族國王逐出緬甸，由是證實了他在阿瓦的聲極，毫無問題。

他死去以後，巴因囊便繼登王位。他是一位勇敢而擾民的君主。他完全以軍事技術的力量，統治着每一碼緬甸的疆土，唯阿拉干符除外，他的威聲傳播到遠方。當他從錫蘭覓得一位新娘時，她就迅速地帶了一顆聖齒東來了。所以巴因囊已經成功了阿諾阿拉塔所失敗的事業。這是否就是那位把仁君主在三百年前如此深深地妒忌着的一顆聖齒，當然不知道，但巴因囊的光榮，卻並不在如此創設的一個朝代中能得長久。

他的兒子南大巴因 (Nandabayin) 並不具有他父親的防禦本能，乃被暗殺。接着是十六年的全國大亂，緬甸又再度被瓜分成許多小王國。

解放來自阿諾克貝命 (Anaukpetlum) 的浴血的寶劍。他像一陣改革的旋風，在一六〇五年與一六二八年間，不但在下緬

甸清除了一切阿瓦的敵人，而且在他自己的人民中，逐漸灌入了他的權力的一種神聖恐怖。他洗劫緬甸，並把它的葡萄牙總督不耐托吊起來，在一根竿子上痛苦地死去。

不幸的是在阿蘭克貝倫以後的幾位君王，都很脆弱，緬甸亦就漸漸地回復到微弱和恥辱之中。國家兩次被中國的明朝及清朝的士兵所蹂躪，五次被北方的馬尼拉人所踐踏。阿瓦的權威更變慘白，幾至隕滅。泰朝人再度變為強而有力。他們擄下了緬甸所有的裝飾品，在庇古設立了他們自己的國王。他們甚至以蹂躪鄰近的村落來威脅阿瓦本身。真的，當一位撣 (Shwelo) 的頭目阿朗巴耶 (Alangaya, 一七五二——一六〇) 創立了後來證明是緬甸諸王的最後朝代時，他們是在達成統治的大道上了。他是緬甸的拿波倫。在八年之內，他把阿瓦從一個貧民改成了一個王子。當他登位稱王的時候，幾乎沒有一線真正的緬甸權力遺留在這塊土上。泰朝人到處至高無上。他的個性帶點犧牲，似乎有一種不可抵抗的超人力量。在他手下，士兵都受到鼓勵，他們僅僅為了高興忍受而忍受一切。既是阿朗巴耶的信徒，他們就不再是卑下和被克服的村夫，他們是尊貴而犧牲的英雄。泰朝的武士們怎麼樣也不能奈何他們——甚至當他們用「琴加砲」(小口徑砲)來對付他們的時候。

阿朗巴耶是一個著名的獵人，立刻得到了天神的本性，奈茨祝福他，宗教也祝福他。緬甸以法國看待聖女貞德那樣的尊敬看待他。在他和在她身上一樣，有着權力的源泉和為一般俗人所不知的靈感。在庇古的泰朝國王，組織了一個龐大的力量來征服這個森林叛徒。但他的將軍都只中看而不中用。無論如何，他們都不是阿朗巴耶的敵手。他不但擊敗了南方的侵略者，

而且征服了他們，奪占他們的首都，向敏利進兵。仰光向他低頭，馬里坡人在他的征服攻勢之前逃逸。他不能休息，沒有一把寶劍在他手裏，他就不快樂，沒有一個拿致命對於他的馬鞍之厭倦。有阿郎巴耶厭倦他的戰事更甚的。當沒有別的地方可供征服時，他便轉而向暹羅。在那裏，許多被恨秦胡人曾跑去避難，他想開暹羅首都。若緬向索得這大而英勇的鄰居之統治權。

但在阿郎巴耶心中的暴風雨，終將永遠寧靜了。正在洛洛暹羅國都時，他病了，乃下令退卻。這是一個曹那科退卻的陰影。暹羅人雖然已被擊敗，卻依舊很強，且並非不知緬甸陸軍的困難。他們無休止地擾亂退卻中的侵略者。他們既已沮喪，又深深地牽記到他們君王的健康。緬甸人乃迅速退回薩爾溫江，因為病和敵人的小股伏兵，死傷慘重。他們爭吵着穿過了森林與山谷，心中有一種含苦的感覺。

在去薩爾溫江的半途中，他們的國王死了。這彷彿在緬甸割斷了一根大動脈。靈感離開了人們的心，首都穿起了縹緲。在四十六歲的年紀，阿郎巴耶死了，另外還能有像他這樣的人麼？

立刻就發現沒有這樣的人，阿郎巴耶的兒子只在位三年。然後他的兄弟奧七烏欣 (Hsinbyushin, 一七六三——一七六六) 即位，再以阿瓦為首都。他很喜歡帶些俘虜，當他攻陷馬尼坡時，他帶了數千回去。他能夠占領暹羅國都阿育梯亞 (Ayutthia)，似乎具有很大的軍事天才。他的兒子新古 (Singu) 被人暗殺，王位乃歸於偉人阿郎巴耶之子波道巴耶 (Bodawpaya, 一七八二至一八一九)，他遺傳了他父親的某些天才，但卻一點不能繼承他父親的智慧。在他的統治期內，阿馬拉普拉建為國都，阿拉被

他征服。殘酷乃是波道巴耶很顯著的性格。他開始制定許多法案，後來引起與英國的紛歧，而且不能與時代的增長的人道相應。他從阿拉干取得了受祝禱的馬哈牟尼菩薩 (Mahamuni Buddha)，現在即是在曼德勒的阿拉干塔。他擴充其王國遠於其最大的歷史比例，但卻遺下了一筆要多年贖賣緬甸的血的遺產。

到一八一九年，他的孫子巴幾道 (Bagyidaw) 繼位，一直統治到一八三七年。他再惹怒英國；至一八二四年，第一次緬甸戰爭即以延大布 (Yandabu) 的和約結束。依此和約，巴幾道放棄了阿拉干、祿那塞麟、阿薩密、及馬尼坡。無疑地，巴幾道先是很悲哀，後來便發瘋。

他的王位由他的兄弟塔拉瓦第 (Tharawadi, 一八三七—四六) 繼承，在他統治期間，泰朗人發動了最後一次叛變。他們被暴君的兇殘鎮壓住了。暹人亦向塔拉瓦第進攻，他們的努力卻完全徒然。他擊退並屠殺敵人，直至緬甸民心變得厭倦時為止。塔拉瓦第在暴行中游泳，也發瘋了。繼他而統治的，乃是他的兒子把仁明 (Pagan Min, 一八四六—五三)。

但他比較好一點，他勒索和行動毫不尊敬婦女的貞潔。對在仰光的英國船隻，徵收苛捐雜稅，第二次緬甸戰爭，乃在一八五二年開始。結果是英國併吞庇古。怒於他們國王的失敗，緬甸人廢置了把仁明，而立他的兄弟明登明 (Mindon, Min) 為王。他統治到一八七八年為止，是一個敬禱而規避得古怪的君主。他有一種皇家獨占的氣息，這便常常侵入到英商務條約的精神——即使不是字面的話。在行政改革方面有嚴厲而勇敢的企圖，但甚至在對法緬兩國的交易上，國王亦缺乏果斷。他能締結

一個協定，但常常覺得它難於履行其條款。

他的死亡留下了一個千瘡百孔的緬甸，在明證明呼吸他最後一口氣之前，競爭的諸王子即被逮捕，這似乎多半是受了梯包擁護者的煽動，梯包曾與阿勒南大 (Alenanda) 的女王蘇必亞拉 (Supyalat) 結婚。在一八七六年，梯包成爲國王。兩年以後，諸王子即被屠殺，從一開始就很顯然的，新朝廷一定不利於英國的利益。梯包受了一個不智而能力古怪的王后之大影響，宮廷內塞滿了外國人，當然不悅於英國已與緬甸及東方一般地所締結的協定，陰謀於是醞釀，梯包倚着它們繁榮，英國的代表祕密地受愚弄，公開地被侮辱，他們簽訂了一個協定，准許法國將來造一條鐵路通曼德勒，在伊洛瓦底江上有一支小商船隊，英國的孟買緬甸貿易公司，被控違反契約而罰款二十三萬盧比，當在一八八五年送了一件哀的美敦書給梯包時，一切事情已經變得不可能了。他也許已有一種危險的預戒，因爲他並不缺乏機敏的天資。但他那時候的宮廷，卻是世界上最偏邪的一個，它滿肚子懷着對於英國人的怨恨。英國人已把緬甸縮成了一小塊。梯包的王后在這種輕蔑之下很痛心，她不能饒恕。什麼是邪惡？邪惡在不同的時代不也有不同的名詞麼？誰是跑徧世界糾正邪惡和推廣貿易的英國人？緬甸有商業的需要，但卻不是英國的商業。

所以她那可憐的受欺的丈夫，便發了一個熱昏的宣言，號召一切緬甸人把英國蠻子逐出他們的海岸，一個人幾乎可以在這個武裝號召中聽到皇家的顫抖。這乃是緬甸君主最後所作的一次召喚。

滾倫德加斯特爵士 (Sir Harry Prendergast) 領導英部

驟開曼德勤，梯包無疑地因為受獄而大驚，只好屈降，他被俘而送往印度。緬甸王國的英勇而狂暴的賽更，就此結束了。

## 第十六章 佛教——緬甸的宗教

要解釋佛教，是一件很難的工作。我懷疑是否全世界上還有更艱重的工作。真的，任何宗教，都很難以知識的詞句敘述出來，因為它主要乃是一件精神的事情。佛教在它最必需的幾方面，是不能想像的，它是一種靈魂的態度，在一個人能接近佛教之前，他必須先讀東方思想的精神，並學習全不科學化的困難科學。如果我們以為人類永不會在希臘人告訴他們以前發問為什麼，那就是我們欺騙自己。一切希臘人所做的，只是在某種傳統內發問為什麼。我們所謂黑暗時代，與雅典一樣成問題，與羅馬一樣勇敢地冒險。但它們卻在不同的方式上關於不同的事情發問為什麼。如果人們所能問及為什麼的事情，只是一顆星的重量，或一個藥劑的成分，那末我們的確便與希臘及羅馬有關係了。在這些日子裏，人們已經太慣於以他的腦筋發問為什麼，所以他已忘了如何以他的靈魂來做這件事情。我們驕傲地宣稱人類有應用他一切權力及主宰他自己命運的自由，但人類所擁有的最大尊與，卻像一隻舊鞋踏在他的精神塵倉的底上。

近代的推理很少在乳的泡沫與政治的厭惡主義之上的，但當這一點做得到時，那就很夠誠實地承認人類之有別於一塊泥土的唯一證明，便是他有一個靈魂。說這一句話，我的意思並不是要省掉某些事務，而是要利用某些事物。近代人應用其靈

魂，正如一個考茨渥爾特(Cotswald)農人利用早晨見客禱子一般，我們很少人知道什麼是我們的靈魂，更不知道什麼是它們的任務。我們抱怨生命的空虛，抱怨其艱難困苦與不受迷的性質，但是一個智慧與甜密的無窮來源，總自我們博得自最後一年蘋果皮那樣多的注意力。

佛教是問有了靈魂爲什麼的第一個主義，和一切東方哲學一樣，它宣稱人們沒有其他可信託的詢問方法。如果他有心發問，則他應該只關心外表，在歐洲的實驗室中，帶進了比嘲笑一個埃及墳墓更多的廢物。我們暗中摸索，七撞八撞，乃關於某些除非作爲欺騙便不能存在的事情，得出了很謹慎的結論。也許從來沒有一個時代，人們如此一致地在一個熱烈反對欺騙的運動中如此欺騙自己的。

東方的哲學常常要比西方的哲學聰明。它曾避免較豐富的科學的欺騙。在它看來，科學是叛逆巨頭。它知道感覺的限制，但除了最狡猾的出賣方式，限制又是些什麼呢？除了整個真實以外，便沒有一事真實，在這句話內也許有點真實性，但當然沒有一件事，會比欺騙的虛偽對於欺騙更虛偽的了。就東方思想說來，那便是我們所誇張的科學，他沒有在什麼地方領導我們。如果它的工具可證明的是非現實，它又怎麼能領導我們呢？佛教是東方思想的產兒，因此它的看近代思想與近代推理，與看人子及人足一樣。人類的手足是靈魂的束縛者，近代思想與推理，乃是它的鎖鍊。所以佛教的主要目的，是領導人們遠離思想及推理，並不是使他們無思想與不合理，而乃是使他們超思想及超理性。

佛教的基礎，與印度教的基礎一樣，乃是因果說的理想。世

界和生命，都是現實的否認。他們之與現實，猶如黑暗之與光明，一切活着的人，都只是潛伏的光明，而其狀態乃是光明的反面。他們祈求逃出黑暗，即係他們是屬於光明的證明。所以生命不是真的，它是一種非本土的狀態，是一種等於痛苦與憂愁的禁錮，活着的人，是一種支離狀態的現實，只要它還是破碎的時候，一件支離的事物能快活嗎？生命是欺騙的創造品。只有被騙的人，才會受生命之鍊的束縛，當人民逃出他的欺騙時，他就立刻逃出了他的生命。生命與欺騙，是在同一衝突中的不一致。那就是為什麼佛教是一種逃出生命的主義之故。只有不一致才留在衝突中。除非人民能調和他自己，他就只有回到那同樣衝突的制度。衝突因衝突而存在，生命依一種求生的慾望而活着。欺騙的世界，因為人民沒有逃出欺騙而存在，所以要覓取真實而非欺騙，就要變成值得真實而不能得欺騙，所以要變成值得真實，乃是佛教的中心思想。這不僅是一個善良及超脫塵世的問題，這還是一個瞭解善良及和距離與空間合一一樣地與超脫塵世合一的問題。因為生命是現實的反面，所以唯一真正的搜尋現實，便是反對生命。但要與生命的反面合一，我們必須先瞭解生命的反面是什麼。

我們西方人說生命的反面是死亡。如果以此為解釋，那就太模糊了。我們不能解釋我們所不瞭解的事情。西方關於死的混亂，起於它對於生命的忽視。如果生命僅是脈搏跳動及血液循環的一種結果，則需要瞭解它的一切，只是一種觸覺和發現化學變化的力量。所以在沼澤中的一隻蛙，要比人類更得天賦。但生命不僅是一種物質力量的組織，它有一種非科學所能發現非智慧所能解釋的本性。僅就其外觀而言，生命的反面也許是、

死亡，但卻不是就它的真正主要的性格而言。關於生命的真正性格，東方是不大會受欺的，所以就更能估計死亡的真性格了。對於佛教，死亡不是一種終止，而是一個開始。如果生命不是現實的寄託，則逃出生命一定便是一種快樂的征服。它一定等於奴役的結束與自由的開始，由於某些無價值事物的死亡，而誕生了某些有價值的事物。

西方宗教亦說到同樣的事情，即使它並不常常指此而言。但東方與西方之間的差別，卻以當它們似乎一致的時候最為顯著。西方的天堂是一種奇遇。它是作為一種服從的報酬而呈獻出來的東西，正如亞當的肋骨及誘惑之蛇一樣的特殊創造品。佛教並不拒斥惡事，但卻瞭解善事，並不遠避虛偽，而要成為真實的一部分。佛教沒有天堂，沒有奇遇來結束一個尊貴而光輝的戲劇，它是現實的現實主義。人變成了真實，他並不取得它，所以死對於佛教，乃是一種成功。它是一項完全勝利的完全紀錄，正如對於偉大詩藝的一首偉大的詩一般。關於死，毫無一點神奇之處。它是法律的結果，亦同樣是大海的波浪或高山的主幹。它所代表的唯一毀滅，便是虛偽的毀滅。對於佛教，沒有死，而只有死的死，沒有幻滅，而只有虛偽的幻滅。沒有終止，而只有無窮的開始。

與此種觀念相反，西方只是一個原始的經驗主義者。它向最有精神的鼓勵，乞求永久的生命。一個精神的原因祈求一種物質的效果！佛教便不歸此類大錯。它所根據的靈魂邏輯，有一種更純正的內容及更清楚的三段論法。對於它，死亡並非只是另一種生活。它是在其不完全以外的完全，快樂從它的反面生出來，真實戰勝了虛偽。

一個人如何能逃出依生命爲生的生命呢？佛教的整個活動面便與此有關：它的工作並不如想像的那末容易。輪迴必是它的制度之一部分。生命既係依生命爲生，則並不拒斥生命的生命，本身必須輪迴轉世。真實拒斥它，猶如「否」拒斥「是」一般。在虛偽中出賣的靈魂，當經無數的再世而依舊存在，直到它以一種對於真實的瞭解而解脫其己身時爲止。行動的法則，在物質世界中決不能比在精神世界中更堅定地建立起來。智慧的全部目的，是在一個人的靈魂中廓清一切生命糾紛。齷齪。這些糾紛，佛教便稱爲因果報應。一個人所得的因果報應愈少，他距離生活的解脫亦就愈近了。也許在事實上，因果報應便近於我們的罪孽，但它卻更大而更深，對於我們，罪惡是一種與基督教義相反的行爲或思想，對於一個佛教徒，它是一項與真實相反的安排。佛教徒很聰明，假定造物者在宇宙中有一些能在一度罪孽生活之後產生一片白版的東西。那也許與法則相矛盾，是上帝反對他自己的一種證據，如果法則不尊重自己，我們又如何能尊重法律呢？所以佛教徒堅持對於道德的法則要絕對服從。只有由於此項服從，我們才能終止幾世因果報應。

但對於道德法則的絕對服從，並不僅如我們在西方尊重民法那樣一種外表的遵循。它要求在內心也同樣地真誠。真的，對於佛教徒，法律在心中比在頭上更爲重要地不可少。若無一個清明的動機，便不會有純潔的行爲。佛教把心與金子連在一起，所以知道由它而來的一切，都是美麗的。但要開鑿這種內心的優雅，可並不容易。它需要時間及一種無窮的忍耐。我們地球上的巖層，經過了數萬萬年才能形成，一吋的石灰石，乃是一年代的手藝，所以佛教徒拒斥人可以在獨身生活中替自己贖罪的恩。

想，他也許需要一百萬，他也許需要一百以下，但只有在非凡的例外中，心才能在五十年中與金子聯成一起。在這一點上，佛教比基督教更近於自然，它堅持自然法則要以它自己的方法做它自己的工作。每當一個人讓世界的毒素滲進了他的心中，他就已減退了清脫的進程，每一項物質本能的衝突，亦得加在這上頭，而每一項清脫進程中的得失，則與每一項勝負的道德價值成正比例。

這便是東方對於科學道德的最高貢獻。只有我們在西方的人，在這些事情上才專重經驗。我們以可憐的無知死守着非科學的方法。東方道德觀念之與西方相反，正如秩序與混亂相反一般。

不錯，基督重視動機而不重視動機的結果，重視精神而不重視字面，但對於我們在西方的大多數人，耶穌被釘於十字架之像，卻有極其偉大的意義。對於我們，基督是人類的救主，這不僅因為他的生，而且因為他的死。他是上帝之子，被派下凡，以他的流血來摧毀罪惡的力量。我不能否認這樣一種觀念的美麗，我也不能否認它的真實，因為我相信終極的真實是在人類能力範圍之外的，但我要爭辯的，即對此種奇蹟而言，東方的拒絕離開法律，乃是與原始觀念主義相反的謹慎觀察。

菩薩不是極端派，這便是他何以脫離他那時的婆羅門教之原因。他約比基督早生七百年，他得出結論，即關於為擊敗轉世所必需的印度教思想，有某種誤會之罪。有一種誤解，即是肉體的可怖腐爛。印度！關於道德律的科學化，正與菩薩一樣。但它卻許可透過那種心純正的捷徑，而心地純正則為擊敗因果報應所必需。它許可人們相信他們能自他們取消因果報應，正與

他們能從他們骨節上撕下肌肉來一樣。而願以後考的人們事實上確有如此。他們使自己受苦，以俾塵俗之慾不得在過程中死去。爲了同樣的理由，還尋求着神奇的力量。菩薩必須在這種可怕的虔誠方式及一種肉體的而不是精神的無情苦見之間決定。他對於兩者都不選取；他的教訓是一種聰明的中庸之道。苦行並不投他所好，窮求肉慾亦不能投他所好。他選擇了一條折衷的路，科學的道德生活之路，與極端制慾主義及極端快樂主義都不同。這條折衷的路，係以八條教義爲根據，即：正當的信仰，正當的決心，正當的言論，正當的行動，正當的生活，正當的努力，正當的思想，正當的專念。堅定地遵從中庸之道，則生命及其一切痛苦，都加以克服。真正的佛教徒，必須認爲轉世的慾望是對於因果報應的一種寺許。

基督的山上垂訓，是給基督教的，菩薩在印度貝那爾 (Benares) 對千位苦修者的啓示，是給佛教的。在那次啓示中，菩薩說：「出生是痛苦，老年是痛苦，死亡是痛苦，與非愛人結合是痛苦，不達到個人的慾望亦是痛苦」。

所以，對於佛教徒，生命真只是一個痛苦的因。唯一取得快樂的方法，便是殺死心中的虛偽，慢慢地、耐心地、科學地，以遵守只一人之心能夠突破亦只有人的心能夠創制的法則來殺死它。的確，對於菩薩，如果沒有一種內心的精神，則外表的法則就等於零。但必須說出一個，因為菩薩無具體的東西，我們就不能很完善地達到抽象的東西。簡短地說來，菩薩的道德典範如下：(一)不殺生；(二)不取別人的財產；(三)遠離女人之妻；(四)不說謊；(五)戒煙酒。

但這「戒煙酒」，「不爲」，對於一個心與金子相靠的人是不必

要的。他本能地知道那些慾望是善的，那些行爲是惡的。善對於他 就如調和對於音樂家，是他意識中一個不死滅的因素。

許多人得出的結論，說菩薩滅絕一切慾望，這是錯的。他所滅絕的，是滅絕虛偽的或邪惡的慾望，便是並非真正現實的對於世界與生命的慾望，但卻鼓勵一種逃出生命的慾望。

人們慢慢地逃出舊世，一種善良的生活一隻一隻地釋放了它的四肢。菩薩在這種解脫中盡分了四個階段。第一是解脫一種信仰。許小我乃是整個真我，而不僅是其被囚的與殘缺的一段。第二是征服疑慮，或如基督徒中說的，取得信仰。我可以說這便是一種信念的來臨，不信菩薩已經選擇了到達所望目的的正常道途。第三是逃出一種觀念。說如禮節及莊嚴的搖旗這類外表行爲，對於優雅的養成亦有所貢獻。第四是解脫肉慾。也許這是一切佛教道德成就中最困難的一點。人是一個動物，只有當他不再有動物的慾望時，他才不是動物。已經克服了內心肉慾的佛教徒，與天使便只有一種名義上的分別了。菩薩的第五樣塵世附屬物，是壞心眼，克服了這一點，便帶來了一種甜蜜的普救說，所謂壞心眼，偉大的教師並不僅指憤怒或妒忌的表示，而且還指一種表明仍舊知道自己不能與其更偉大更真實的自我相吻合的靈魂之特殊感覺。當此項勝利已經達到時，靈魂便已踏進了所謂「神聖或阿拉哈 (Arhats) 之路」。此外便只有兩個戰鬥，還待奮鬥的了。

這兩才都與對於我所謂靈魂民族主義的慾望有關。所謂靈魂民族主義，即是那種預防對於每一件富裕金色物事——佛教的中心精神——完全屈服的靈魂態度。一個戰爭是對抗在形式世界中的對於靈魂民法主義之慾望。另一個戰，是對抗在一個

事實上既非一個世界亦非一個國家（死後）的世界或國家中的靈魂民族主義。

在我看來，最後一孔戰爭就說明了菩薩常常想避免的東西，即當它想紀載某些超越理性的一個推理文件之荒謬。當靈魂雖在形式世界中能散佈一種分立存在的慾望而在精神世界中不能如此時，一個人簡直不敢想像對於靈魂會發生些什麼。難道這是在創造與非創造間徘徊，像那些不可破壞者的破壞性促使其毀滅以前既非生命亦非無生命的東西一樣麼？或則它真個在不可知的涯岸上組成了與其不可知者有關的小小一點不可知性，像一滴拒絕停止為一滴的水也許與其餘的海洋有關一樣麼？

但這些事情，都在一切通達非物質的制度中，而一切制度之中，只有佛教是最自由的。

也許還有更嚴厲地批評佛教不該意圖達成一項塵俗的效果的（如果這在字面上不是一種矛盾的話），那就是它並不夠消喜愛一句口號的那一部分人類性格。換句話說，它並不訴諸於民衆。這還不夠「人類的」，它的道德領悟力太純粹太高尚了，人不能達到他們——除非他已不再是人，他們把生滅成爲一種靜默的閃爍。

這裏無須辯論的，這也許便是我們能應用到生命上的唯一有效的純化，並且似乎如某些近代改革所做的一樣，覓求某些在超度中即不復存在的某些事物之超度，頗如把東西丟到海底去磨乾一樣；立即與我們有關的，乃是沒有了它那鄙陋的證據，則宗教除了在他旗幟之下集合少數精選的靈魂而外，就很少能有更多的成功。假如我們要替它要求一種共同的虔誠，並

在它的廣織之下束縛；靈的熱忱，則我們便益嬰如在證卷及建築美麗中所表現的那類宗教的詩意。這便是何以近代佛教在緬甸及錫蘭能夠如此風行的原因。它的風行是它虛偽的一對徽章。近代佛教有它的禮儀與它的寶塔。在佛教中，禮儀的學者與寶塔的欣賞者，多於佛教徒。這便是佛教的悲劇，這也是一切宗教的悲劇。並不能說出普通語言的善良，命定着必賴看不見它存在，但它不能與人並存。它俘虜人而不是人類。在中世紀一統歐洲的東西，不是宗教而是基督教義。這兩者的不同，正如古代佛教與近代佛教一般。菩薩的道德教條，把生命滅成爲巖石與砂礫。它是無情的餓死，但它卻是餓死那些不純潔者。在最完全的生活中，也有許多廢物，但人類環境的諷刺，即是若無廢物便不能有生活。用以達到其邏輯結論的理性，只能靠不再是理性而活着。完全的善良即是完全的死亡，因爲生活不就是善良的否定嗎？爲了生活的一切宗教，一切制度與一切人物，必須是不純潔的。只有努力反抗生命，我們才能達成神聖。只有當我們已經把每一項生命的渣滓從我們意識中拋棄時，我們才能要素成功。那些勞力使塵世成就與宗教進步協調的人，都是欺騙他們自己與別人的。在生活與神聖之間，決不能有妥協。一個是黑，另一個是白，一個是緊縮，另一個是擴張。妥協就等於與者一起死滅。

當我聽到它說我們能在地球上「被洗者」時，我常常感到一種內心的扭曲。正如俗說詩一般，我們同時可以成爲一塊巖石和一陣南風。那些相信人類進步的人，因爲這個理由，便是住在狂喜黑暗中的人。地球只有一類前進，那便是向死亡前進，我們怎麼能在一種就是前進毒藥總媒介物中的前進呢？

一點都不錯，如其死亡是唯一的神聖，則一種生活的緊張化就僅至一種非神聖的緊張化，如我們頭髮縮生活一樣，它決不遺棄它自己的性格。它是在阿斯德（Asgard）的一個惡魔神，信任了他更危害了其餘的神。安逸、優雅、閒暇、自由、統治、商業，一切都是空虛，是同一熱情的不同象徵。所以在這些事情上的一切進步，都是一種與惡魔潛手的進步，一種真正遠離真、善、美的進步。

基督的教訓說出了它未表明的一點，即只有當他死的時候，一個人才能受超度。所以最真實的事實，便是某些東西必須留在地球上腐敗自己。一切我們的教堂與宗教機關，即使它們不是腐敗他人者，本身亦都是腐敗的。它們愈是繁榮愈是進步，它們所包含予它們以靈感的一般神聖性就愈少。在我們內心，有一種生命只能使得更迂曲、獸性。我的現在和過去完全一樣，生命只有當它自己變化時，才來改變我們。一個人不能比非能融化及依舊是冰更好，更能生活。

但如果說因為地上的善便是天上的惡，所以應加以毀滅，這便是一個可怕的不義之行。如果教會是一個小惡魔，它就比非教會少壞一點，所以應該加以援助和稱譽。只要在一個屠殺非廢物與運動屠殺非運動那樣無情的世界中必須是廢物，它與一切類似的制度便是鄙陋的，所以小壞蛋一定要面對大壞蛋，而地上的聖人到天上必是一個罪人。

## 第十七章 緬甸的人民

緬甸是一個新緬甸，但只在政治與經濟上說來是如此。在

種族上，她依舊是老緬甸。我曾在前面說明緬甸人民的種源，他們是蒙古種內各族的血兒，雖然我最同情於那與北方緬甸人共享統治權甚久而現在幾乎絕種的泰朝人，我卻對於此種族的各細支，深深地關心。他們那種優越的素質，是一種對煩惱的聰明拒絕。如果緬甸的精神能夠覆蓋大地，那它將傳布怎樣一種變化？我們熱昏的西方人，需要一種予民們以一種比例感的藥。我們煩惱、發怒、和苦悶，緬甸煩惱得很少，發怒得更少，苦悶簡直沒有。我曾遇到一個緬甸人，他的才力是一種在成就上的集中。他拒絕在生命上堆積並不屬於它的東西，甚至在最崇高的負責地位，他亦決不忘記一種信仰，即人類的存在，大部分是一輛空車。

但若說緬甸人懶惰，卻是一個大錯。懶惰是一件狹窄而積極的事情，它包含一種工作的怨恨。但怨恨只限於我們所謂工作的東西，並使一切所有者的行為與行動賦有生氣。一個懶惰的人，很難得有什麼哲學，除了「工作是一件壞事，是些不愉快與拒絕的東西。在那些怨水與恨四圍情壁的苦因影響者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同樣的現象在一種不同的形式中出現。這種態度是生理的，它們多半是腺缺陷的結果。有些人之只好懶惰，正如他們只好有兩條腿與一對肩膀一樣。

緬甸人的拒絕煩惱，倒並不是腺缺陷的緣故。這是由種族經驗的動力在他內心培育出來的。無非他知道它與否。這是一種哲學，是一種寬廣交錯的哲學，既非一種逃避不愉快的借口，亦非一種一個人因為不喜歡它而刺進生命的矛。緬甸有一種龐大宗教遺傳，我曾在另一章裏努力描述那種遺傳。但是緬甸人成為現在這樣子的，不是佛教，而是他自己。人類還沒有發

現能說明就心理的動物論他該是個什麼的那些因素。一切緬甸人所能做的，就是說出現在的就是現在的他，因為過去的他，亦便是現在的他。

種族更是一個有結果的遠祖，但在人類氣質上，卻比在種族史上更多，那裏有神祕的環境的總動力。在赤道上的一個人，其思想與在北極圈內的人必不相同。他的需要亦不相同，這是真的。但他對於宇宙的整個接近，卻有一種特質，把一個太陽神給了一個斯坎的那維亞人，他便可以把他變成一個沙爾（註）。給他一個宙斯神，他便可以給他一對大鴉而稱他為主神。這些不僅是適應而已，它們預示着深刻而可解釋的紛歧。它們說明一個北方人在沒有太陽時，就不能用與南方人相同的眼睛來看一切事物。他們關於同一件事情，得出了不同的結論，為什麼這應該如此，卻從未得到解釋。將來也永遠不會。不問我們熱忱的聲格與我們迷信的特質是些什麼，自然總是統治一切。她是最高獨裁者，她使我們成爲現在這樣子。而我們現在這樣子便形成了靈魂與智慧的最高造詣。

緬甸人之所以成爲他現在這樣子，是因爲一種他決不能失掉的環境遺傳。那種環境遺傳曾在池內心組成了一種幾乎無意識的哲學，就這略爲有了點關係。一個人在死的時候，可以富或窮，可以偉大或卑下，可以光榮或下流，但他卻終不能逃出生命的呻吟。它們隨着他走進偉大，走進光榮，幸福不論在一叢灌木，磅或一座碉堡裏，是一樣的甜蜜，至多它只是在一片無盡粘土中的一粒雲母石，爲了名譽的孩氣而擦損他的神經，只是一種播弄成爲愚笨的方法。幸福很微渺，但它的花朵卻是在最靜謐樹林中破土選的。人沒有做成任何事情。他的驕傲的藝術及輝

遠的帝國都只須回到海裏去的波浪。最高的人類智慧，通常乃是最深的複雜無知。努力是徒然正與戰車與太陽賽跑或一個氣囊網想捉捕星辰的徒然一樣。讓幸福在它願意的地方燦爛吧。不要追逐它，它的翅膀比你的雙腿要快、簡單、沉靜而謙恭。當你能笑的時候便笑。幸福奇似一陣漂泊的風般地來臨，沒有人能夠控制它。在林中等待的花兒，接受着最純粹的吻。美味的狂喜降臨於那聰明得不去尋覓它們的人。

這便是緬甸人對於生活的態度。他拒絕奮鬥；他僅只等待。在等待的時候，如果他能笑，他便笑。我從沒遇到比緬甸人的笑更可愛的東西，它並不閃閃火星就算了事，它簡直熾發紅光。它的豐富可使你快樂好幾天。它像放鬆了一切束縛和緊握。你在它裏面覺得出我們人類狀態的主要善意。在生命的緊張與呻吟之外，已來了一些仁愛與安慰的東西。一些非由奮鬥贏得及為一切野心所不識的東西。這類笑聲，在西方是很少聽得到的。西方因為太忙於得到笑，反而不能笑；太忙於創造幸福，反而不能幸福。我常常想西方追求某些從它自己衣襟上擺下來的東西，是很可憐的。如果西方不是如此嚴肅，那就很有趣了。緬甸人是一個對於生命善事較真實與較聰明的收藏着。西方堆砌起了方法，但很少能得到目的。東方不用方法，而目的的自然降臨，正如美麗之降臨於一朵花一般。

我承認西方亦笑，甚至當它自己照相的時候亦笑，彷彿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一樣。但西方的笑乃是一種引出眼淚的笑。它只是一種神經反應的集合；在它內部，沒有特質，沒有富裕，沒有世系，它只如一把花園噴水壺對於一個噴泉一般。一貧乏虛偽，不愉快東西。我寧願緬甸人的笑，正如我寧願緬甸

人的哲學一樣。人所誤覺之一，便是好像他是在或統些什麼事情。當他在造金字塔或鑽鑿卡卡那克（Karnak）寺院的時候，他如此想着。當羅馬把她的「羅馬平安」（Pax Romana）從喀泰羅尼亞（Catalonia）傳布到愛丁堡時，他如此想着。當由殉國皇帝血液中流出了人類自由的光輝泉源時，他如此想着。當在工業革命時代擊潰一大塊醜惡時，他如此想着。當他安插獨裁者與君主政治而以文明的名義把它們壓得發紅時，他還是如此想着。但他依舊是那同樣微弱、盲目、而迷惘的生物，將來他也會永遠如此。一個摩天高塔，決不能把他擢升為天使。他的方法是錯的，他的態度是笨的。

但，如非人在達成一種錯誤，那他越達到了我們所謂濁世的情況。不做事情就不是東西，從野蠻世界遺留下來的，這野蠻因為它不肯做什麼事情，它拒絕離開愚人的智慧，亦不肯聽進聰明人的愚笨。是一種快樂的黑暗或一種悲歡的光明。這便是人的選擇。西方已經選了後者，緬甸人民卻選了前者。

還有比這更有力地有利於緬甸的東西麼？如果生命是偉大的愚人者與最高的暴君，那為什麼還要為了富或貧而煩惱呢？

所以緬甸並不煩惱，因為她不煩惱。所以她能笑得如陽光發笑一般。

緬甸人喜愛幽默。他不是一個才子，他甚至不是一個幽默家，但幽默笑的事情，立刻會跑進他的心中。在他心裏，決無諷刺，這便是何以他的大笑能如此荒謬的原因。的確，這是一種由天真蒸提出來的神聖，他以一對仙女的眼睛來看生活，毫不疑心壞人——直到它出現時為止。但當它一出現，他便要殺掉它。

在他的個性中，這裏有一個古怪的矛盾。緬甸的犯罪統計，恐怕是全世界最高的。有一個時期，政府自己曾密切注意這個問題，但沒有得到很良好的結果，如果緬甸人認為他自己受了侮辱，他就用他的「達」（一種短劍或尖刀）來拼命報復。在一家棕櫚酒店內的一句流言或在一個寶塔石級上偶爾塗鴉，會即刻引起暗殺。

我常常對於緬甸方面這種從天真幽默到野蠻復仇的近乎神奇變化，感到迷惑。我的解釋，乃是不猜疑的心，當發現心口不符或有意時，比猜疑的心還要易於受驚動。最柔脆的植物，是在冰霜中最萎縮的。因為緬甸人的笑是如此純潔，所以它對於一切想欺弄它、破壞它，便都以發狂的情緒來報復。

也許一用「講」的原因來說明偶然的影響是徒然的。有些事情的產生相合法，但去存「卻並無嚴格的法律批准。緬甸人私制自己脾氣上的弱點，便是這類事情。因為如此，這就更增添了他的優美。在討論人們，越地毫無虛飾，只是玻璃櫃子裏的裁削時計。人：心的機噐，在作偽的時候就更迷惑了。

但近代生活已經影响着緬甸人，它會這樣，那是不可避免的。英國人的理想是頑固的西方方式，他們是徹頭徹尾的經驗主義者。這乃「因為他們是英國人而不僅是西方人之故。英國之決不能成為緬甸，正與緬甸之決不能成為英國的理由完全一樣。每一個已都處在不同靈感帶上。一個尋覓大笑而找它不到，另一個不找它而發現，最豐富的笑。英國由於它與緬甸的政治經濟聯繫，已經使緬甸減少等待的傾向，增加工作的傾向。現在看緬甸正滋長着一種笑起來比把仁偉大時節少開心一點的精神。這便因為緬甸已經獲得了英國的野狐。英國是真。

正有力的，緬甸卻一向是真正遲鈍的。英國曾告訴緬甸，一個製茶家的主要目的是讚美上帝及付煤氣帳。緬甸說，她沒有上帝，亦不要煤氣，但是徒然。能力比遲鈍為強，且更能使人信服。在印象較淺的緬甸人心中，也許有一種觀念，說愚笨要比聰明更強亦更能使人信服，但這卻無能預防不可避免的事情。緬甸要求更自由的憲法及更獨立的地位這一事實，表明她已對英國的能力屈服，她已信了英國人的話，她可以沒有上帝，但她即將有煤氣。

她即將依她自己的方法有煤氣，那是當然的，在過去緬甸抵抗英國，已經無效。但在未來英國要抵抗緬甸，亦將同等地無效。她將走她自己的路。把一塊寶石擺在一個山的心中，把另一塊擺在海底，每塊都將以不同的方法以保存。西方的物質主義，已經由英國給了緬甸，但若希望她像英國人使用它那樣地使用它，那就等於希望孔雀的行為和雄獅一般。

在過去，緬甸以利劍維持其存在。這常常是一把熱辣而殺人不見血的利劍。這一事實，似乎頗與緬甸所不煩惱的事情相矛盾，即她寧願等待而不工作。實則不然。此國是一個寶塔叢林，如果你跑到把仁，你在那裏可以看到非任何具有同樣資源的其他國家所能匹敵之建築輝煌。緬甸工作的，她亦曾奮鬥。但她工作與奮鬥時，知道兩者都得不到永久價值的一頁顛卦。財富與勝利，都是汗穢而壯麗。除非流布佛教，都是只值得深深羞愧的不合理。一個聖人也要吃飯，這乃是緬甸要工作與奮鬥的藉口，一種認為生命是惡事而逃避出生命的佛教；對於堅實一致就是一個外人——如果它獎勵或保護那件壞事的話，但存在既是罪惡，我們如要存在便必須犯罪。

教育在緬甸並不普及，全體人民只約百分之十二是識字的。現在努力作許多補救的辦法，新政府也極熱心要提高人民的精神與物質環境。但都需要錢，在國家能開發已身以前，它必須在暗中牢守教育的理想。

老K的教育制度是宗教的，它只限於佛教寺院，西方理想已經毀壞了緬甸人對於K制度的信心，他現在尋求——如果真的尋求時——一種以希臘精神為根據的教育。的確，緬甸現在的情形，很像西方在文藝復興時代所達到的一般，中古主義已瀕於死亡，它呻吟着，但極微弱。宗教的權力已經減小，僧侶已不再被敬奉為真理之僕，寺院的存在，幾乎完全只成為文化宗教演進的漂亮證據而已。

許多人對於緬甸這一件事甚表遺憾。我自己也很惋惜它，倒並不因為它是壞的，而是因為它是空的。同樣的事情亦曾在西方發生過，宗教的精神決不能與科學的精神並存。宗教改革殺死了教堂，因為它打開教堂大門以容文藝復興。西方的努力亦在殺死佛教，因為傳播到東方的便是文藝復興。緬甸面對着關於英國的問題，正是昔日英國面對着希臘的問題。宗教信仰是在科學的探詢之前消隕。為什麼？因為具有偉大的一點已不再是一點。宗教之不是科學的，正與詩不是一磅砒礬鹽一樣。一個是由信任所尋求與贏得的啓示，另一個是由不信任並得到印證的結論。佛教的法則比起大多數別的宗教來（真的，如果它是一個宗教），要算是比較科學的，但它們卻只能在心中領悟，而不能在實驗室中試探。

宗教是一種害羞的事情。在不信任之前，它便要像美麗在野蠻之前一樣逃遁。科學要求一個清明的腦筋，宗教卻要一

個清淨的心。一個是一塊石頭，另一個是一陣芬芳。所以兩者必須永遠分離。要想調和它們是白費力氣。這正如想一位仙女與一個海盜成婚一樣，兩者是永遠反對。宗教必須運用超現實的價值，科學必須運用非超現實的價值，我不禁想着沒有再比一個人內心驕傲更可悲的事情。希臘人的目的亦呈現亞西方人的目的，是使生心純潔和完整。但我們怎麼能使那些一被弄得純潔和完整便不能存在的事情完整而純潔呢？

所以緬甸人面對着一個不定的未來。他知道如何「離塵俗」，英荷曾使他變得塵俗。和他自己一樣。他已被捲入文藝復興中，正如一根稻草在他的雨季洪水中一般。他會依着年序的推進而變得宗教、多科學化嗎？或者他會回到道德律的甜蜜胸懷而讓文藝復興作出它自己的天譴嗎？沒有人能夠預言，因為英荷與緬甸都是命運的奴隸。

【註】巴德（巴德）巴德（Bade）為奧丁神及弗立格神（Frigg）之子，象徵光明、和平、美、雄辯、及智慧。奧丁神在歐神話中為諸神之主，卻主神，象徵智慧、詩詞、及戰爭，又為死者及音樂之神，系一滿頭軟杖之獨目人。

## 第十八章 教育

緬甸是很可以她的教育自傲的。在這一點上，她走在印度的前面，也許還是東方最文明的國家之一。理由一定在於，她那輝煌而現已失落的寺院制度，依此制度，每一個主要的村寨都設一個希那其羌（僧侶組織）並附設一個書院。一切緬甸的男孩，都得進這書院。其中的教育水準若與現代的觀念相

化，也許並不很高，但它對於國家的需要卻甚有用而適當。整個組織都是宗教的，學生在讀書時必須剃髮，穿初學者的青僧衣。孩子們的是數學及文學初階，以及人生深奧的意義和它對佛教的關係。

當然很多得仗賴僧院主持人員的誠心與人格。但這種制度的穩定而清潔的勢力，則毫無問題。它更緬甸人又可靠、虔誠。他便緬甸和他的宗教合成一起，正如很少數別的人一樣。在心智上與精神上，他是一個佛教徒。佛教已經使他變為他當時那個樣子，並保他以後成個什麼樣兒。共同的感謝他在生活的每一方面與它相連。當戰爭為害地方，「希那·羌」是很少受到干涉的。國王尊重它們，好像它們擁有比國王還要高的靈感。

現在我們常要嘲笑僧侶術略的鋪張，我們蔑棄它是迷信的機噐。同時緬甸的希那其羌學生，則在他「遨遊穿着神聖的法服以前，必須達到很高的心理征服；他們的訓練，幾乎嚴格得可憎。它也許還比不上印度迦因（Jain）僧所受的訓練，但其純化的效果一定是很大的。除非一個人願意在一種很異的感覺中朽爛肉體，他就不踏進佛教的門。

一切人類的制度，多多少少腐化的，所以不能說佛僧侶乃是一個例外。它的理性的最高峯，卻值得普僧稱頌的，而在緬甸史的許多時期內，它們亦儘理性可能要求那樣近於完全實現了。

今天西方教育已經把希那其羌滅縮而僅成爲遺跡。它們教訓的質，尤其在宇宙觀上，決非近代科學所能寬容。若加上一點小小的改良，我就想不出一個為國家和平與統一的足

有力的本國制度了。不錯，它是宗教的。在東方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宗教的，但它卻在緬甸的心房，它是人民自己的，他們覺得它的親熱，正如他們燒火的黑煙或他們森林的綠色一般。它成爲他們村落中所不可少和活着的東西，不僅僅是耕地的組織。西方（在緬甸由英國爲代表）不會去接觸宗教，它使它遠離每一件事物，甚至永離它自己。緬甸的近代教育，完全沒有宗教的目的，因此它與牡蠣的價格一樣地世俗。兒童正被送到他們永遠聽不到八條教義的地方去，他們所學習的唯一事情，乃是如何加分數和拼寫在桑西巴爾的地名，這樣一種制度是完全違背緬甸傳統的，必定會在人民對於整個世界的態度上，引起可怕的變化。只有不想像的英國人才能走得這樣遠，只有緬甸人心地善良的共感，才能使它如此易於接受。

緬甸的前途，便是其教育的前途，如果她在這種還未成熟的傳統中繼續把星宿從星宿的創造者身上拉開來，她將只能變作一個變了質的一個不列克斯頓（Brixton）或在東方太陽下面的一個乞爾敦漢（Cheltenham）。

雖然緬甸的初級教育頗爲發達，它在高級教育方面卻一無多大成就。也許這大多是因爲經濟的關係，但亦有一部分種族的理由。緬甸是一個未開發的國家，當她的兒童應該下田助耕或在乾季車水時，不能把他們送進學校。而她亦有她自己的常識特質，她不相信一個人懂了索福克爾斯（Sophocles）便有種出更好的稻田；或者欣賞了加羅林琴（Carolingian）的復活便能是高紡織的技術。無論如何，緬甸 她的孩子在很早的年紀時就取出學校，以後就很少再送進去了。結果，緬甸人民大多受過一點淺薄的教育，但很少是真正受過教育的。

在一九二〇年，英國人替緬甸在仰光建立了一個教授和寄宿的大學。它有兩個文學院，在馬德赫還有一個預科學院。一九二九年添設醫學院，一九三一年添設師範學院。兩者都仰光大學的一部分。在仰光近郊（英西，Insein），又成立了一個技術研究所及一獸醫院。而在平曼德的森林學校及在曼勒的農學院與研究院，亦在積極開始工作。實際上仰光大學，現在有文學、科學、法律、教育、經濟、工程、及醫學等科。

大學控制着高教育，而非英文和英的學校，則都在政府管理之下。純粹緬甸的學校，則為當地團體所辦。在一九三五年，緬甸立案的各級學校共有七、一七九所。數目之未能激增，完全因為缺乏款子。亦有許多未立案的學塾已被撤銷。而其教育工作仍繼續的。其中大多與宗教運動有關，例如阿加汗的許多學校，專為某些回教徒的子女而設，其教學程度，卻高得驚人。

現在，這些未立案的學塾約共有一八、四〇〇所。可容學生二一四、〇〇〇人。在一九三五年各級立案學校內，學生人數，為五一六、一四一人。同年在高初級小學內的有四四二、六四七人，在初級中學校裏有五二、〇二七人，在高級中學裏有一三、四五三人。在大學專科學校裏有一、九五四人。

近年因為厲行節約，政府亦予各受國家協助學校的津貼，已大為減少。但政府的政策仍極同情的，並可預料，只要財政情形許可，教育的推進便將立刻受到一致的獎勵。

教育司在行政上設司長一人，另有公共訓育監一人協助，依老的憲法，這位訓育監須由印度的教育部請來。

因為緬甸已可自己負責管理財政，所以教育便有美麗的進

步希望，亦有這種希望的可能，近代的緬甸與古代緬甸一樣地非常尊重她。我不敢她將我們西方人所希望的途徑表出其尊敬，但我敢她會永遠記于她以希那其羌的精神是不可思議的。

## 第十九章 農 業

緬甸對於米產的虔誠，自然就顯出她是一個農業國家，雖然她的人民並不全倚米爲生，卻只有百分之十六在此項實業以外過活的，在曼德勃一帶的乾區，胡麻、棉花、硬殼果、粟、和各種豆類，都業生着。但耕種的標準卻與生活程度一樣低下。所用的土原的器械，土壤得不到少的肥料，甚至可能成爲一種致因素的田場肥料，亦多半被作燃料用了。

穀物的輸運，在一個大批上地都只專種一項穀物的國家內，當然很困難。結果生便並不張，大概估計下每人約合半噸米。總計全國每年生產七百萬噸米，輸出三百萬噸以上。種植區約三分之二是稻田。

在緬甸農業中不用馬耕，大部分田莊和道路的工作，都由黃牛及水牛來做。黃牛，乾帶很薄，它們忍受熱帶環繞的能力，使它們工作得好。它們是很耐心而受的生活，兩肩微駝，較瘦。它們平均比英黃牛小，性情亦較和，雖然也許乃是它們受其主人溫順待遇的果；若認爲緬甸性情殘酷，那就完全錯了。他們許會用他們的途來付以輕微的煩惱，但他卻一和善的心，而且他動物，真的，就已開發的英，亦很難證明有比在未開發緬甸之高的人類待遇動物之

標準。

在溼帶，因為一年中有大部分時間，田地都浸在水中，所以就普遍地使用水牛。它們是另外一種形式；它們既不可愛，亦不好看。顏色和塵灰那樣黑，它們有長而大的角，在嘴的周圍則有一叢流涎，鬚，大而垂下的肚子和大而醜陋的頭。它們的脾氣很怪，有時候它們忽然極不喜歡人類，誰要是倒霉，在那時行近它們，它們便要來挑釁。它們愛水，特別是髒而泥濘的水；在大熱天，會非常高興地在裏面打滾。於是它們一般地像一條有了生命的泥岸，從這種操練中出現，它們那醜而稀的鬚便帶着狂喜而充涎。

在東方的田莊動物之間，有一種很愉快的友情，一頭在食草的黃牛或水牛，很少它的背上不坐着一隻相當大的鳥。這隻鳥是渴欲咬嚼黃牛或水牛肉體上的蒼蠅與蟲豸之敵，所以這種友情倒有一個合作的基礎。

在緬甸，英國當局，在農業上所做的事情，沒有在印度多，但亦仍很可觀。在乾帶，最切需的是水。那裏有許多廢地，如果雨量自由些，便能生產好穀物。在灌溉區域中，英國的關係才獲得了很大的信任。在乾帶，現在已灌溉的田幾達一百五十萬畝。在英國接收緬甸以前，所有的一點灌溉都只是最原始的一類。在緬甸，王時代，在明布(Minbu)區及吉西(Kyauksi)區各有一條灌溉渠，但它們都已連年未濬，當然也古老得過望，這些現在已都重修整了。

一九〇二年，曼德勒河開放，長四十哩，有支渠十四條。四年以後，又成了二十七哩長的稅運河，使緬甸產不淺。而一九〇四年所開始的叢渠，其水更普及到一個更大的區

域。

但假如世界米價得到一個滿意的狀態，則緬甸依舊還有很多田地，可以有利地加以耕種，官方統計說明在緬甸約有五千萬畝的地，可以列作可耕發田。就產米而論，最佳的田地是沿伊洛瓦底江、欽德交江、及西河一帶，但煙草、水果、及蔬菜和已經提過的乾帶穀物，則長在某些別的地方。

米(或稻)占據一一、〇〇〇、〇〇〇畝以上，胡麻約一、〇〇〇、〇〇〇畝，粟八五〇、〇〇〇畝，棉花四五〇、〇〇〇畝。

牲畜很可憐，亦未開發，但在仰光、曼德勒、及毛淡棉附近，牛奶業很興盛。牛奶產品的質地，卻常常是很差的。在生產或分配時，常常忽視衛生的方法，即使他們知道也是如此。在緬甸某處有一個食物藥品法，但是如果嚴格地執行起來，恐怕全人口的一半就要沒有牛乳吃。

鄉下較窮的百姓，向紳士們買取牛乳，紳士們頭上都頂一大桶乳。這隻大桶常常沒有蓋，你如果記得緬甸既是一個乾渴，又是一個溼潤，而她的街道，亦並不常能使細菌絕跡，那末其染污的百分比，一定很可觀。

但這還不是頂壞的。賣牛乳的人，當然希望避免浪費，當他的大桶裝滿了時，即使他有天大的本領，牛乳亦不免要溢出來，賣乳者為克服這種困難，通常便從牛欄上扯下一兩把稻草來，散混在牛乳中！

緬甸的森林都受政府管理，這是因為胡亂干涉林地已經使國家肥沃地受損失的結果。保留森林的區域，總在三萬一千方哩以上，政府有專司，設農業司長一人負責管理，麻栗樹是最經

濟的木材。

道路很少，雖然比起幾年以前，已經很不少，農業將因良好交通的發展而大得利益。總計約有六千哩鐵路，八千哩公路，在其新憲法之下，緬甸在開闢落後區域以適於農業發展這一點上，必能有長足的進展。

對於提高緬甸原料生產品之生產及質地的標準，正在加緊努力。但顯然已經成功了很好的工作，政府的計畫卻仍受阻於財力而無法開展，直到國家的工業能支持它時為止，不必希望一個更有野心的計畫。

## 第二十章 緬甸的新憲法

緬甸的新憲法，來自她與印度在政治上的分立。與印度的憲法大致相同，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緬甸所得的自由比印度多，則印度受了侮辱；如果緬甸所得的自由比印度少，則緬甸受了壓迫。說緬甸並不關心這一句話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她現在嘲笑塵世的前例，認為人類草率的裝飾品，乃是惡劣無物。她很摩登，足以看到裝假，有時候倒是求真的最好辦法。印度與英國共同使緬甸成爲一個近代兒童，它們已經有了出乎意外的成功。一個告訴她做一個極端主義者，另一個告訴她做一個物質主義者，她兩個都不聽，但同樣是一個近代的兒童。因此她要求一個以儘量低賤的基礎爲本之新憲法。印度政府法案給她一個衆議院，有民選議員一百三十二人，還有一個參議院，參議員三十六人中，半數由下院選舉，半數由總督選任。政府由在下院獲得最多數議席的政黨或政黨聯合組成，政府各部門實際上由

受人民的控制。僅有的幾個例外是外交、國防、例外區（如緬那等）、教會事務及鑄幣。這些事情都保留為經營的特權。關於財政，總督亦有一種特殊的責任。雖然下院完全負責預算，如果它通過了一條總督認為有損印幣信用的法律，他就可以否決它。但當緬甸人漸漸吸收好政府的主要事情而決不缺乏常識時，那就不希望總督一定要在這一點上用他的特權了。

新憲法中最悅人的特徵之一，即緬甸現在是完全負責她的財政政策。當未分出印度時，她被迫把她從鹽稅、關稅及所得稅各方面的收入，依印度的財政支配而送到德里的中央政府去。因此她便被剝奪了發展的良好工具，而在執行其行政機關時，只好用那些從田賦及塔塔美達稅（Tathameda）方面所得來的錢。在過去十年之內，外債多少是不大滿意的，所以地上的收入已經相當的少。現在，緬甸雖然必須保衛自己，而且失去印度更少了一個她可以依有利條款借錢的財源，但每年的收入都是她的。要使它調整自己而適合新環境，也許需要一些時候，但大家希望她將邁進一個新的發展世紀，以一種健全而開明的財政政策來吸收資本振興工業。

關於從印度移進勞工來，新緬甸政府已受有很大的壓力。不錯，在這一方面必需與印度總督談合。但賦予緬甸政府的重要權力，已經在印度人心中引起了某種不快。據說緬甸也許要拒絕雇用任何印度人，而使緬甸完全為緬甸人的。當我們記得在緬甸有一百萬以上的印度人時，這地位就有它的危險性了。但很幸運的，兩個多年來一直是商務上的老夥伴。印度買緬甸的米，緬甸買印度的煤與雜貨，此外還雇用大量的印度勞工，因此便有了永久協定的基礎。如果緬甸拒絕雇用印度勞工，印度

便可以拒買緬甸米來答覆，扁已經把自己具體化爲一個協定。這和協定的目的。雖然只是「渡過」待分治的失調影響消逝之時到來，也許就能成爲多少帶點永久性的安排。

但在緬甸始終有着一種肯定的信仰。認爲印度人在緬甸工業上的掌握已經很強，強到不能沉靜地忍受。而在新議會中，必然會由較不負責的分子引起波瀾。

這種黑暗的期待，也許因爲一九三〇年可怖的緬甸暴動之記憶而更加強了。那時印度部竭力的罷工是帶點種族性的。城內縱容着屠殺和「打劫」，某些曾經「替罷工」的緬甸工人，因「當罷工突然得到解決時」被「雇」因而怨恨。由於「境內異常屈辱」，每一方（緬甸人和印度人）都認爲他方在圖剝奪自己受雇碼頭上的權利。於是，一個小小碼頭上的糾紛，便擴充爲一切緬甸人與一切印度人間的全城衝突。這件事情已引起了各階層對於種族的成見。在各種格鬥中，磚頭、「達」竿杖乃至偶然連手槍都用到，死傷極大。警察和軍隊一齊出動。商店閉門。營業很難維持。因「怕工人離開他的家」恢復秩序亦很緩慢。因爲政府不願意使用武器。成隊赤膊的人民徘徊街頭覓尋仇人，運輸爲之不通，突然在大道上發現死傷的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最後警察才奉命開火，糾紛便息了下來。成立了一個「和平組織」。此後緬甸人與印度人之間的關係，除了一次例外，便都是很和平的。但無疑也「印度」侵略」問題，仍很嚴重。某些貿易譬如裁縫、建築等等，幾乎完全在印度人手裏。而印度「利益」者還有很多緬甸土地，這一事實並未緩了局勢。也許這種時局的發生，多半是緬甸自己的不好，緬甸人都很浪費而不事企業。

這大多是宗教傾向的結果，但它也是一種種族特性：一般緬甸人都有一種很悅人的好幽默，但卻缺乏有關職業上進的熱心，當然他正在改變中。有這許多新世界運動躍進了他的意識，他亦不能不如此。那危險就在於他對於印度人態度之日趨強硬的事實中。

當然由於分治的結果，緬甸在財政上大受印度的援助，她已必須接受許多國家必需品如緬甸鐵路、秘書廳，乃至猶如一大公司那樣的整個政府機構。此種援助的範圍，需要仔細的調查，為此目的而設的法庭，於一九三五年提出報告，說依三厘半的利息，緬甸應該每年付給印度兩千多萬盧比，繼續四十五年，償清本息。於是便有人發動與，來反抗這個解決辦法，說這對於緬甸不公平。但那些提議卻終被全無默然地接受了。當然這一種不快的必需是在預料之中的，許多人曾認為這筆錢還要多些。

關於因分治而撥給緬甸的財政利益，有一種古怪的不安定，似乎已侵入了政界。在三個月之內，數目從每年三千萬盧比暴升到每年幾十萬，但大家希望它能彌補國家每年欠印度的債款，但在新朝代的初期，金錢將是緬甸政府的主要困難，很可能因為這個理由，總督或已雇了一位財政專家。這位專家並無干涉政府財政政策之權，他對於總督的服務將僅是顧問性質的。

准許分治與新憲法的自由特徵，已經在政務上提高了緊張的興趣，特別是在大英的緬甸青年中。全國成長着一種對於知識與責任的熱望，研究歐洲政治，考察政黨主義，熱心地閱讀關於政治哲學的書籍。古怪、極端主義，已隨處都很顯明，但

一般的輿論卻依舊神智清明。作為國教的佛教，已經受了一種特別的可貴性，教育到處有人要求，一種更光明的鄉村生活，已經高放在改革家的志氣中。

但卻並無一般的瘋狂。當極端派領袖巴卯博士要求全國擁護他的新衣塔 (Sin Yetha) 政策時，他的黨卻微弱地被拒退轉來。所以新衣塔政策，便是使每一個耕農，都有機會向國家銀行低利貸款而買得田地，完全獨立，五年制免費強迫教育，及其他光明的想像。在另一方面，宇巴北的黨，因為主張比較溫和的政策，所以在競選時得到熱烈的歡迎。但顯然並不能讓一個毫無一點新理想表示的政黨得勝。這一類政黨便是由季爵士 (Sir Joseph Mg Gyi) 為代表的一黨，它掛着忠於既存觀念的舊旗幟，於是完全失敗，甚至它的領袖亦不能在衆議院中得到一席。

所以，當緬甸保持着一個健全的政治頭腦時，她對於新的一天出現，是並非動於中的。

## 第二十一章 掸 部

掸部，遠處在紅色的山中，它們是英屬緬甸不可分的一部分，但在行政上的統系卻不同。在新憲法之下，民主政治輪不到它們，衆議院與參議院的法令，都只限於這塊迷人區域以西和以南的一帶。依通用的意義講，掸部從來不曾民主過。在舊日朝廷下，它們只有與緬甸總督的交步，而不是與緬甸政府的來往。不第，掸部諸王曾一度亂制緬甸，但他們是以寶劍來統治的。他們的人民並不希望亦很少尊重那些呼籲自由而後又把它丟到

後園上腐爛者的混合推理。

揮或泰，係緬甸人從同一的種族混合而來。但他們在山中的悠久歲月已使他們更害羞而少虛偽，這亦已使他們對於自己更忠實。在平原上的緬甸人，不但必須保衛他的豐富產業，而且還得與他人共享它。在肥沃土地上的人民是很少會寂寞的。他們和嚼着大骨頭的小狗一樣。征服它們的引誘實在太大了。平原上的緬甸人必須與阿拉伯人、泰人、中國人、馬尼坡人、暹人乃至暹羅人共享它。訪問了阿瓦或把或比或普羅之後，你就可以遇到一千種關於侵略及征服的史。所以平原上的緬甸人正和在化學上變了質的原物一樣。雖然還是緬甸人，他卻像在菩薩開光或婆羅門精化之前從外山脈衝甸下來的種族很相似，正如西方啤酒之類以東方棕澗一發。他們已在演化的，力下改變自己。其程度不下於他。自己的伊洛瓦底之改變海岸線。他們的歷史上滿是戰爭。

在揮方面，這就不用了。他已養育出一種大膽的精神，真的，非常勇敢。所以他打下西湯和伊洛瓦底而把兩個流域都征服了。但他從未被迫像緬甸人被與他人共享平原那樣與他人共享他的山地。在揮部高原，生活是赤裸而艱難，它並不鏽了精神或腐了心。揮人從未因為馬打的水而長肥了，亦未因為巴森的河灣而嚐到好處。自他離開中國西南以來，他終只呼吸着同樣稀薄的空氣。甚至當他在阿瓦披上一件王袍，他亦把它放在一個架子上；這架子所負的骸骨正和肌肉一樣多。當然這並不是證明他沒有變，揮部諸山已經他成為合宜的與心野的薩爾溫之同儕者，這就是很夠的變化了。但雖然門人已經變了，他卻沒有再變。薩爾溫已經守着他要真實。緬甸會

是庇古，然後是把仁。它的歌曾為西湯而唱，亦曾為伊洛底瓦而唱。揮人卻「未遺棄過聖成，亦很少對薩爾溫江不忠實。他們曾被逐：緬甸，但「未被逐出揮部高原」所以它們之與緬甸正如約但諸山與以色列人，是一種清冽而新鮮的標記，使人記得事情愈是變亂，便愈不變。

揮部是一些半獨立領土的集團，由其自己的「掃巴」(Sawbas)或酋長統治。統治的權力頗與印度的王公相類。但亦有與印度各邦不同的。即它們乃是英國的屬地。一九二二年實行聯邦計畫。該計畫結成聯邦的領土撥歸緬甸總督統治，而其行政權則由「掃巴」會議管理，該會議設普籍專員一人。政府財政一部分取「揮部」的酋長，一部分來自緬甸政府。該區畫分為普部管理，但在緬甸之外，還有一二個揮部那是屬於中的。「掃巴」是本邦民刑稅收各部門的首腦，所以保有他的嚴與重要性。但他的自由範圍，只限於英當局給他的任命狀，或撒那(Sasad)中所許的。

揮部這一區形狀為三形，它的底邊是緬甸的低地。它的頂點則在伊洛底瓦上。它的東邊是深陷的薩爾溫。那裏麻栗樹林，還有甘蔗、米、硬殼果、煙草，及馬鈴薯。的確，揮部馬鈴薯乃是一緬甸餐桌上的珍品。高原的平均高度約在二千呎與三千呎之間。但它有高處高峯突起到八千呎。在地理上，它諸山脈與橫斷層組成的一片丘陵，中間夾着特別平坦的砂墩。那裏的森林和草地，都異常美麗。雨量因為高度不同，到處不一。在富饒的綠色山谷，約為六十吋，在較高與較冷的山上，達到一百吋。在緬甸平原上很涼爽，在揮部諸山中就很寒冷。從十二月到三月初，它能結實地結冰。

擇人愛他的山，因為他愛它們，所以不想與任何人打架。我們這時候可以不管如果誰要來從他手裏奪去他所愛的山時，將會發生些什麼事，但應該一提的即擇或泰族，有一度曾達到幾能統治東方的勢力。它把一支征派的劍刺進了阿薩密，又使欽德文河谷成爲一塊泰人殖民地。擇部諸王傍着伊洛瓦底江統治一切，某些暹羅的部落，只好仰泰族高山如望君主寶座一般。

但平原來改變他們，正如改變緬甸人一樣地激烈。約瑟在埃及忘記了他的同胞，他變得自私而奢多。綠色的牧場和靜靜的水使他成爲一個惹而複雜的生物，他忘卻了拂運猛楞(Monglon)野梨或吹折西苞酸蘋果樹的山風。所以他必須回到它們那裏，沒有它們，他便如沒有歌詞的音調。他沒有能力同時一次又擇而又不是擇人，我並不爲這一點而責備他。生命是殘酷的。它在我們面前晃盪着偉大，當我們進而攫取它時，它卻給我們兩隻長的耳朵與分裂的蹄。在欽德文附近的擇人，與在薩爾溫江附近擇人相似，正如水仙花與仙掌相似一樣。

早在他們的歷史上，擇人就表示出團結的能力。猛毛郎(Mong Mao Long)王朝使自己強盛而在現下疆土以北的稅里(Shweli)受到崇敬。它的首都北新維(North Shenwi)以北的塞蘭(Selan)，考古家在那裏找到一串古代碉堡時，高興得跳起舞來。擇人的權力與威信，似曾以可瞭解的改變而成長遍布，直到在把仁王座上出現了阿諾阿拉塔王爲止，對於他，就是中國的皇帝亦無可奈何。他擊退了擇人，假如他們有一個聖齒或一本善書而不許他拿去，他還將打擊得更兇，但卻並無征服。如果擇君主一時成爲把二的藩屬，那就只是一個例外統治着

的宗教暴行使他如此。只要宗教暴行及其國外統治者踏進埃羅，擇人又還其本來面目了。

他們亦有他們的仇恨。當把仁在十三世紀化為灰燼時，擇人便是參加擊碎其城牆的一種人。其後事情便開始不對了。腐敗與不睦，像一陣癘疾的霧一樣從欽查文江與伊洛瓦底江中興起。無論如何，擇人已經失去了在南北地的控制權，而一種麻痺則襲擊着它自己的人民。一區起來反對另一區，好像一個熱癢的家庭起來反對它自己一樣。擇都高原的疆界起了皺紋，公國與小王國，和野櫻桃那樣普遍；嵐（Loi Leng）大山從九千呎高處咆哮着它對於阿的權力，但卻無效。泰人的心已經跳動。它怕自己比死更厲害。在一切，蠻破碎的土地上，沒有理性，人和人的集合，都只如當一座火山爆發時的野獸。他們根據原始的本能，擠在一些地方，其唯一的介紹是親密。兄弟不信任兄弟，鬪爭在驚惶中四散；甚至權力亦在其本身的陰影中分枝。

所以這便是給到把仁報仇的機會了。擇都並未被征服，但它的人民卻征服了他們自己。在十七世紀開始時，他們頸項上有緬甸人的枷鎖；他們看起來像是很痛苦，泰人的傲慢卻向巴因的皮鞭低頭。

當英人取過上緬甸時，它發現擇都尚在對曼的君王稱臣，但卻由他們的酋長或「掃巴」統治，於是在英國皇上之下，似繼續這種相似的安排。

這樣，擇人確曾試過，但是失敗了。他們從史羅馬偉大及希臘復興的同樣出發嘗試，但因為沒有人能征服他們自己墮落的短時間而失敗了。

但不爲擇入典型的，即他什麼也不介意。他森林中的樹木，在他們的日下是，葱而堅強，但死亡則在破碎的枝節及無力的莖中永臨。爲什麼不這樣到幸、的歷史呢？我們不都是一個父親——大到我們看不見的父親之兒女嗎？當有苞其水使它毀滅時，紅鶯會哀鳴嗎？或當一朵紫羅蘭花，就任其腳上被汗鹿的蹄蹤踐殘，大竹會呻吟嗎？生命也許要受傷或死亡，但人卻在微笑中大笑。他是善意幽默的清華，站定腳根，廓清心也，他不妒忌任何人，卻不託任何人。對於他，破碎而習疊的高原諸山，都很可愛而美麗。他曾在其長巖的樹木中擁入夜小時，低吟一首塔歌，或注視一沐野楊梅樹的蔭，點頭。他的周圍都是富源，礦產。他的漸新世巖石中發光，在南要 (Nam Yao) 谷中，也許藏着石炭，而玫瑰紅的電氣，則在孟郎 (Monglong) 追着日落，揮，什麼都不注意。他的節儉的三餐，他的塔大，野紫蘿蘭甜密了他的林，而退色的星星，像寶石般，飾他的天空，風在平原樹林中發着紅光，而太陽則將它的白乳傾下洋谷 (Yawnghwe Valley)。這些便是他的富源，他的神聖靈訣。他笑，因爲他知道他的得意是沒有人偷得掉的，它和他心頭祕密一樣地安全。別的人驅走得意而把一片野心的日，罩上日光上，揮人卻不如此。他對於價值有一種更清楚，看法，所以即是當他比最窮的人還窮的時候，他亦比最富的人還富。

他偶然也走向偉大的塔，他走向那裏去，因爲那是節期，並且因爲他喜歡也這一類。包交 (Buwgao) 的美道塔 (Mwedow Pa'oda) 或在南新維猛亨 (Mongheng) 神廟。山上，你可以找他。他已在苦羅面前許過願，而現在則與曾見過南門 (Mamhkan) 白虎塔的人共享「達爾」和米。他在開談中非而高

舞，那是已歷過有趣事情或見過奇怪地方的人們之靜而愉快的閒談。有一個坎特勃雷的廟神信徒，有過一半這樣巧巧式的（Chauceresque），他願意步行十哩路去聽一個故事，結尾去看一齣戲，法的第四十次吞一條俄國毒蛇，而毫不帶一點虛假。

有幾個「掃巴」養着阿拉伯小馬。對於許多擲人，這些雅緻的動物，乃是一種新輪迴的「奈茨」（精神）。他們看它們踱下一個高谷，非常高興，好像菩薩送它們來，別取悅他的人民一般。爲什麼不吞食虛假的東西雖不智，但還不如喝飲有害的東西。

這便是爲什麼我討厭想到擲人已有變化的緣故。根據緬甸新憲法，他們依舊和以前一樣地與總督有關，而不是與虛偽的民主政治有關，但影響卻在徐徐而來。機器時代也許會偷上荒野的高山隘（Gokteik Pass）或渡過多夢的老孟河而帶壞了我的擲人。它甚至會毒害了我的薩爾溫江，而使她，野紫羅蘭盈盈含淚，沒有擲人的單純大笑，薩爾溫江的有力跳躍，世界真的便要成爲卑賤，它將似一段以前長，雜菊的煤屑路。

## 第二十二章 節 期

當然不能說一般緬甸人不知道爲什麼他會成爲他現在這樣子。他受他處分，正如他接受季風大雨或滯吹巴森的海灣大風一樣，大，很有力地訴之於他。甚至在憂愁之下，他亦有適宜的場合大哭一場，他並不能比櫻草花抵抗春，更有力地抵抗大笑。這便是爲什麼他是如此可愛的理由，在他心中並無邏輯，他並不問自己把輕釋給他的感情，是不是合理的。有時候

他知道在笑的方面要合理，那就和在考贊(Kaughtswe)方面求合理一樣地荒謬。這兩者都是享樂的太道，但當你以一種純心智的態度來應付它們時，它們就失蹤了。

所以緬甸人就去過塔節或朋友家裏享受他自己。對於他，菩薩亦是一個人，即使他已得到了神性。佛教本身是一種法律，它說對於世界要漠不關心，但當對世界推理時，你就不能對它漠不關心。除了漠不關心的一種歡樂方式而外，笑又是什麼？此外，緬甸人並未完全被「發展」吞食，以致把宗教看出具有比洞察小小邪僻更純潔的眼睛之物。罪惡亦有其可愛處，它常常有它的用途。它有時不把你趕出去與因果說作戰麼——特別如果你已經爲你良心的彈性而落後走前了一步的時候？

緬甸人很親善。他不相信天然的本能應在冷血中屠殺。它們與他共處如此長久，所以它們已成爲全家的一分子。當然那裏亦有菩薩的法律，寒冷的天氣和庇占山脈，或兩邊河的軟皮沉思，亦在那裏。但一個人不必跳進一條道德律，只和跳進一條河一樣。有了這，很舒服，那是當然，也許還是必須的。但對於這些事情而發瘋的人，一定有一個奇怪的頭腦。可不是一個人所愛而對它講一個有趣故事的頭腦。緬甸人喜歡使每一件事情都成爲人類的，甚至當這樣做法是悖謬的時候。一種附於奈茨翼翅的佛教，永不能奪獲他的心。他喜歡它和他跳舞、唱歌、大笑，和歡樂。當然是完全不合邏輯的，但只有在死亡中，一切事情才都是合邏輯的。

一個塔節是一件很盛大的舉動。在這裏，緬甸人對於光及娛樂的愛好，最完全地表現出來了。若你爲它們與希臘人常舉行的酒神祭一樣，那就完全錯了。在酒神祭時，甚至奧勿斯(註)

亦可被撕成色雷斯碎片，一個緬甸的塔會，是一切光明、歡笑、和運動。年青的花花公子穿着可驚的「郎衣」，年青的姑娘披着綵織的斗篷，兒童在一種快樂的背囊中打呵欠，父母圍踴了一個圈子擺龍門陣，老年人在陽光中滿足地微醉地吸着煙。沒有限制，沒有愚蠢的習俗，完全是人類的天性、誠摯、忠實而愉快。

周圍滿是食物攤和賣玩具的，他們做生意聲音非常嘈雜。但每一件東西都踹在地上，沒有一件是有組織的。一個賣甘蔗的人，在背上擱着他的商品，有技術的紳士們，在你等待的時候烘焙雞蛋糕，而在你的眼睛看着他們的「廚房」從跨在他們肩頭的竹櫃上吊下來之前，燒熟雞腿。

每一個人都有着精神所提示的事情，甚至僧侶的儀式亦是隨時開始，隨時結束。那裏沒有兩方的命令，亦無惱人的守約性。生命在一種柔軟、羊毛般的漠不關心之中流過。人類的精神跳躍着，因為跳舞是它的遺傳，倒不因為它是一種歸作巡節用的演習。

小小的快樂亦很重視，並不丟掉娛人的事情。作爲一齣禁止，局面只許娛樂它自己。在風吹落葉時的一陣狗吠，可以引起寶塔周圍的大笑跳躍；以她本人雪筋煙燒着她鼻子的一個女人，會在五十碼之內愉快地露出每一個牙齒。

這裏當然亦有音樂家，也許還有一些玩蛇的人，但一個緬甸的羣衆，並不需要在享受上再加上這些，太陽是在他的心中，那就是很夠的快樂了。

緬甸女人都把頭髮捲起來，在頭上的硬紙版旁繞成一圈，這種習慣，使她們有一種特別引入的面貌。因為某些神祕的理由，頭髮常常漆黑，常常發光。有人告訴我，如果生下來的緬甸

女孩兒，頭髮不漆黑，她的父母便要跳江自殺。這也許有點過甚其詞，但我實在從沒有看到一頭不漆黑的頭髮。亦有人告訴我，女人常用一種特別的油，使她們的頭髮發光，但當然就我而論，這件事情是依舊莫明其妙的。不過在過節時，女人都在頭髮上添飾了灰黃色的金鏈花，或巴道樹花，穿了精綉的絲抹胸，有花飾的「郎衣」及美麗時髦的天鵝絨拖鞋，那時候她們就非常動人非常活潑了。她們常常拿了色澤鮮豔的遮陽傘，走路時發出輕輕的並非不合音律的的答聲（由於她們的拖鞋而來）。在平時，她們害羞而保守，到過節時便可看到她們一切光輝在美麗和愉悅。一般地說來，緬甸的女人要比男人更務實際。她們比較關心於家務的需要，而少因善薩愛一個笑話這種思想的狂喜。所以，當人們很不高興地看著這種不顧死活的權宜之計時，她們還常常工作，在商業上，她們很精明，很勤苦，但因為身材總嫌太小一點，所以沒有完全受到崇敬。男人和女人都帶着一點蒙古種的相貌，但並無中國人或日本人那樣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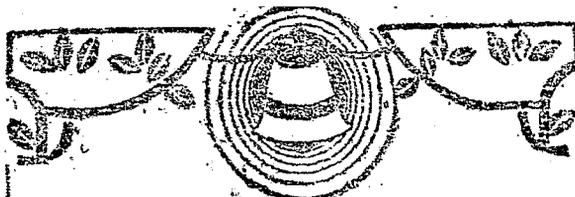
男人的衣服很簡單。一件襯衫，一件束腰外衣，一件「郎衣」，還有一塊像大手帕的東西，裹在他的頭上，這便是一個緬甸人所需的一切了。一般的緬甸人大多穿拖鞋，但貴通世故的紳士，則必須穿英國的皮鞋和英國的襪子。常常亦用日本鞋襪，但一般緬甸人信任其較高，正如他信任菩薩一樣，還信任帶來明日早餐的和善環境。

男人和女人都喜歡抽雪茄煙。雪茄煙有許多等級，都有人吸。但緬甸人知道他的品級，並用一種美道克（Medoc）藝術批評家的巧妙和技術來加以選擇。

窮人並沒有正式的奢侈中有一點落後。他們所用雪茄煙的

品質，也許沒有富人所吸的高，但其大小及辛辣，卻遠超過我在地球上所看見的任何香煙，在詩壇上與報紙上為緬甸的窮人哭喊，那是完全錯了。我很少在任何地方，能看到在享受中的人們，有比一個人和他的妻子在緬甸塔節中更安詳的。兩人都很老，兩人都很窮。我準備打賭他們拿不出第二個銅幣來與僅有的一個銅幣打出響聲。但每個人都有一大根雪茄，把愉悅的煙霧一陣陣噴入熱而快樂的空氣中。一個游樂早晨的狂喜，從來沒有一半這樣甜蜜的。

(註)奧勿斯(Orpheus)為古典神話中音樂之鼻祖，原為古希臘奧林匹斯，其琴聲之妙，足以感動禽獸木石。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New Burma

新 緬 甸

全一册 定價國幣二元  
（外埠郵加運費四角）

主	著	者	陳	民	耿
譯	述	者	沈		銜
原	著	者	W. J. Grant		
發	行	人	高	明	強
印	刷	所	正	中	審
發	行	所	正	中	審
					(1776)

沈銜

（2.00）·木

2/1—0.15

23/5/33

該局之教

重慶市

安慶路第六三九號警署

7  
752777



本局用本局自造  
之「正中」紙印刷

2.00

